

THE

追尋神

GOD CHASERS

我心緊緊跟隨祢

" My Soul Follows Hard After Thee "



湯米·田尼 著
Tommy Tenney

THE

追尋神

我心緊緊跟隨祢

" My Soul Follows Hard After Thee "



湯米·田尼 著

Tommy Tenney

聯合推薦

這本書在你的心裡會點起一支生命的火把，使你渴慕得著神的同在，湯米·田尼打開他的心率直的呼求，願基督的身體和他們的救主能進入一個新的關係裡，我必須警告你，這是一本危險的書，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舒服，也滿意於現況，不想改變，就不必打開這本書！

翟辛蒂／代禱將領共同創辦人

追尋神不是一連串的小衝刺，而是長距離的奮鬥。湯米·田尼按著一個誠實的門徒態度，專一地追尋神，最後被神聖潔的同在得著，湯米從此不再和以前一樣，我們讀他的書，和留心做「追尋神」的人也會有相同的經歷。

珍·翰森／華盛頓，愛德蒙茲 國際婦女發光團契

偶爾在基督徒書店的書架上會出現一本有潛力殺傷其讀者的書。《追尋神》這本書不是寫給心意不定的人，而是為願在追尋神的過程中讓老我死去的人而寫。湯米·田尼是如此不斷地在尋求神的同在中治死老我的人。這是一本改變生命的書！

肯·高特／英國，巽得蘭 復興在即

湯米·田尼寫的這本書將會影響你的生命，我完全認同他的信息。它呼求我們離開平凡、教條，或不積極、遠離主的生活，做個真實追尋神的人，天天奮鬥，在奔向神和抓住祂的同在中得力。歷代以來，被神使用的男人、女人，雖然他們的背景文化都不同，但神賜他們相同的熱心來認識祂，與祂同行。多年前，因為了解這真理，我的基督徒生活和事奉有了絕對的改變，如果你渴望你的生命能活在一個新的屬靈境界，如果你想使自己從膚淺的基督徒例行工作中脫離出來，在神同在的榮耀和能力中奔向祂，那麼這本書是為你而寫的。

克勞迪奧·福蘭德佐／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 萬王之王教會牧師

你是追尋神的人嗎？還是祂在找尋你？在《追尋神》這本書中，湯米給那些覺得自己不夠委身於基督或覺得自己無法幫助他人的人，提供很多的觀點與幫助。這本書舉出聖經中及現代的男女英雄來幫助每位讀者掌握他們的未來。我們活在重要的時代，充滿了傳福音的機會。只有那些追尋神、神的話、神的靈的人，才能掌握未來。我們不是觀看歷史，便是創造歷史。湯米·田尼的書可幫助我們在家裡、辦公室或社區創造一些歷史，有些人則可能把它擴大到全國或國際的事奉中。

裘洛·郭的士／演講家、作家、廣播家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約四23）湯米·田尼是聖靈的傳道人，是神能力的見證人。當你和他一起熱心追尋神明顯的同在時，你的熱淚會不自覺流下，你也會跟著他一同飢渴。 魏包博／魏包博國際事工暨迎聖出版創辦人

如果你是在尋找靈恩的刺激，或是一帖立即見效的良藥，你不會在這本書中找到這些。但如果你領會書中的題材，抓到湯米的精神，並且尋求神的面，你就會被最後的結果震撼。你將看見湯米·田尼在《追尋神》中出現。他把今天的「教會系統」定義為「徒有宗教形式，裡面卻是空的」，他說：「你可以是神的兒女，但是卻有可能得不到祂的喜悅。」你要立時在悔改中呼求神，定意在你的生活中尋求祂的喜愛。這本書最大的成就是：如果你讀它，花心思在其上，你會生發飢渴的心，而這飢渴會助你走向完成榮耀的路。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們飢渴必得飽足，被公義，被神所充滿，讀這本書吧！讓你自己成為一個神的追尋者！

查爾斯·葛林／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 信心教會牧師

這本書是每一個基督徒領袖或要做領袖的人必讀的一本書，它說明了神在二十一世紀要領導教會的方向。改變必須是從現在開始，先後次序必須按屬靈的次序來安排。新的世紀，需要有新的計畫。神必須是我們全部生活的中心、絕對的主宰，我們必須尊祂為王。

湯米·田尼抓到了神的心意、計畫和旨意。他明白神渴望與人們有親密的關係，藉此祂可將能力給予那些尊祂為王的人。如果把這本書實踐在生活中，它將為這世上所有的教會帶來個人和全體的復興，千萬人要因而得救。

以馬內利·坎納崔西／加州，聖荷西
基督徒福音團契主任牧師、使徒

有人說在絕望的日子裡需要使用極端的方法。但這樣的日子不是為那些以休閒散步的態度尋求神的人而有的。《追尋神》這本書是絕望日子中的良方。雅各在雅博渡口並沒有時間去築一座橋，相反的，他要在半夜渡河，在追尋神中摸索著自己的路。他在雅博渡口的摔跤，不但改變了他的名字，也永遠地改變了他。我們所活的時代是一方面可能習慣地享受著教會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卻迫切地想要有一個改變一生與神相會的經歷。這樣的歷程和認知必須是個人的，這本書給你一個正確的方向，我稱讚我的孩子湯米，這本書正是這世代的需要。

T·F·田尼

湯米在這本書中所寫的，也是他每天所活出來的。他不只是把他的心表達在《追尋神》這本書中，神的心也透過這個人表達了出來。湯米在實際的生活中，是一個真誠追尋神的人。願讀這本書的人心被感動產生飢渴，願他們為神的愛所淹沒，是過去所沒有的。

巴特·皮爾斯／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磐石教會主任牧師

在恩膏的後面，還有另一個廣大的空間，當亞倫被膏為祭司時，他立即轉身進入神的同在，有七天之久。恩膏預備他，進入榮耀的領域。

這是我感到今天神要帶領祂的百姓走的方向，近來教會的教導多半注重在恩膏上。現在則轉向祂同在的榮耀。

當你讀《追尋神》這本書時，它觸及你內心深處。你發現你自己被引到了那個廣大的空間，是基督呼召我們進去的——在布幔之後，進入祂顯然的同在。

理查·賀德／德州，休士頓 基督徒禮拜堂主任牧師

如果有人要先告訴我如何尋找神、認識神、討神喜歡、享受神、被祂改變，我希望這人是熱心、追求、生活中滿有果子的人。我在湯米·田尼身上找到了這些。我感謝主，他在《追尋神》這本書中給我們一個真實的藍圖。

祈安／加州，帕莎迪那 豐收磐石教會主任牧師

湯米·田尼的見證和寫作可以立即激勵你的禱告生活——我就是這樣。有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有循環性，他們同時經歷了豐富的恩膏及對神極度的飢渴。《追尋神》這本書將向你挑戰，要你成為他們的一員。如果你敢用開放的心讀這本書，它將改變你的生命。

史聖杰／阿根廷，拉布拉他
天國之門教會主任牧師

湯米·田尼是我一生的朋友，當神觸及他，他的事奉、生活和個性都被改變。如果你不想有這千禧年的改變，就放下這本書吧！我保證你沒有讀過像這樣的一本書。如果你沒有把書放下，你將會成為一個追求神真正同在的人。

史蒂芬·穆謝／印第安那州
葛利非斯 家庭基督教中心牧師

我第一次遇見湯米·田尼是在四年前德州比奧曼的一個牧師聚會上。那時他非常渴慕神——我認得他臉上的表情，那表情也是幾個月前我去多倫多時所有的。我們兩人一齊禱告，然後分享，兩年之後才見了第二次面，當我再見到他時，他已尋到了神，是非常深刻的。只要聽他講道，我們靈魂深處就有被他吸引的地方，好像我們立即就在他所追求的神的同在裡。這本書會激動你的最深處，也讓你想起，當初

爲什麼如此愛祂。

約瑟夫·卡林頓／賓州，匹茲堡 永約教會牧師

我讀湯米的這本書已有一段時間。我獨自在房間裡，但我在顫抖，被一股想要認識祂的渴望抓住。我和湯米做朋友已有一陣子，我可以見證他對主的飢渴，我被他對神同在的熱心所挑戰。湯米的生命對我而言是生命改變的經歷。我會見到神的榮耀，祂今天正在我們中間運行。讀這本書！慢慢地讀，成爲一個追尋神的人！

唐·芬圖／田納西州，納許維爾 艾蒙教會牧師

這是一本描寫因認識神而會經歷到奇妙歷程的絕妙好書。《追尋神》這本書是令人興奮的、緊張的，又是令人不安但有挑戰性的一本書。湯米在懇求我成爲極度渴望、意志堅定的追尋者上是毫無保留的。

哈泰德／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泉市 新生命教會主任牧師

經由聖經的例子及個人的見證，湯米·田尼闡明了每一個真正敬拜主的人最深的痛苦就是渴望神自己顯然的同在。一個跟神維持平凡關係的人是不會如此的，我們必須要更多地被神的靈所擁有。

賴立·史多可斯帝爾／伯大尼世界禱告中心牧師

我向每一位傳福音的人挑戰，花兩天時間，帶著這本書到神的面前來，讓這本書在你心裡產生呼喊——不是為最近屬靈的消退，而是為了神自己。湯米·田尼在此針對今天教會最重要的需要：一個新鮮的神的同在降臨。讀這本吧！也把它傳下去！

大衛·拉文赫兒／《For God's Sake Grow up》作者

這本湯米·田尼所寫的書，對教會真是一本有感情又有激勵的信息。它的主题很簡單：就是我們能尋求神的面和祂的榮耀。他用不同的方法、經文、實例等，企圖打開我們的眼睛來看他所看到的：一個活在聖靈同在的生命，一個有轉變能力的生命，一個討祂喜悅的生命。他所看到的就是耶穌彌賽亞，為什麼我們要拒絕或接受比應許還少的東西呢？這些應許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

但以理·賈斯特／Tikkun事工主任

事實上，這本書讀起來像是作者在爐邊與我們談心一樣，是如此地親近、真實、溫暖。只要是渴望與耶穌有親密關係的人，他的心一定會受感動。這本書非常容易讀，讀起來好像就是在聽他講道一樣，我毫無保留地推薦這本書，不只給那些渴望更多經歷耶穌過於基督教的人，也給那些尋神過於事奉的人。

陳仲輝／北美愛修更新會主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復興，但是只有神能帶來復興。雖然我們不能安排或製造復興，但是我們可以按聖經的方法悔改，過聖潔的生活，常常等候復興的來到。湯米·田尼的《追尋神》這本書不只是一本復興的入門書籍，它也逼我們以復興為目標來追求神，所有渴望、等待復興發生在我們這時代的人，都必須讀這本書。

劉富理／洛杉磯 台福教會主任牧師

世世代代以來，人們按著傳統或職責來事奉神，但是在每個世代裡，都有一些人不滿足於僅僅「需要」一個神，他們心中生出一個對神的飢渴和缺乏，進而把他們的生命投資在「追尋祂」上面，他們是少數追尋神的人。他們尋找一個以心靈與誠實來敬拜祂、事奉祂的地方。湯米·田尼是一個例子，他繞過了「需要一個神」的階段，成為全心全意「要」神的人。他的生活表明他是這樣的人。我非常贊同湯米所著《追尋神》這本書，我相信它是這世紀最有能力的書籍之一，它會把真正的門徒從跟隨者和崇拜者中分別出來。

金斯利·弗萊徹／北卡羅萊納州
研究三角公園 生命社區教會主任牧師



獻辭

我將這本書獻給我摯愛的家人：與我結褵超過二十年的妻子金妮（Jeannie），以及我的三位女兒蒂芬尼（Tiffany）、娜達沙（Natasha）和安吉亞（Andrea），她們是我在地上的生命之光，給予我許多的鼓舞。謝謝你們願把老爸借出。

我也將這本書獻給各地追尋神的人——追尋祂同在的人。本書是為渴慕神的他們而寫。也許已有分析性學者對此主題做過註釋、解說，但我的目的是要以較對話式的語調、方式和結構來寫，如此才較能刺激那些想「體驗並看見神真美好」的人的胃口。

聯合推薦 / i

前言 / 1

- 第1章 幾乎得著 / 5
快跑跟隨 —— 詩篇六十三篇8節
- 第2章 沒有靈糧 / 27
空架與麵包屑
- 第3章 神的豐盛 / 49
重現神的同在
- 第4章 得見神面 / 69
神同在的祕道
- 第5章 進或是出 / 91
與神相會的機會
- 第6章 操練聖潔 / 111
從恩膏到榮耀

CONTENTS

- | | | |
|------|---------|------|
| 第7章 | 舊事重演 | ／135 |
| | 主阿！賜下恩雨 | |
| 第8章 | 同在目的 | ／149 |
| | 聖潔的反射 | |
| 第9章 | 放下自己 | ／163 |
| | 神榮耀的開始 | |
| 第10章 | 追尋榮耀 | ／185 |
| | 治死老我 | |

前言

前言

追尋祂的人

只要神存在，就有祂的追尋者。歷史上充斥著這些追尋者的故事，我的只是其中之一，這類的故事就像一張地圖指引我們走向至聖者，或是指引我們到一個走向天堂的入口。

神的追尋者是超越時空與文化的，他們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來自不同的時代……從遊牧生活的亞伯拉罕到不善於言辭的摩西，再到牧羊童子大衛，時間在行進，人名也不斷地湧現：珍妮·古昂女士、伊凡·羅伯、阿蘇薩街成名的威廉·西摩，一直到現今。確實，只有歷史能告訴我們所有神的追尋者，我們無法一一提名，但是他們都在那裡。你也是其中一個嗎？神正等待被那些渴慕得著祂的人所得著。

神的追尋者有很多共通點。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會只對人人皆知、塵封的真道有興趣，他們會繼續追逐嶄新「神全能的同在」，有時他們的追求讓教會驚訝，但通常他們會引導

教會從枯乾之地進入祂同在的豐富中。假如你是神的追尋者，你不會只滿足於簡單地跟隨祂的蹤跡，你會跟隨祂的腳蹤，直到進入祂的同在。

神的真理與啓示之間的不同是很簡單的。真理是過去神所完成的事；啓示是神的現在。真理是神的足跡、祂的路徑、祂的道路，但是它究竟導向何方呢？它引導我們走向祂。或許大多數的人滿足於知道神曾走過的，但真正神的追尋者，是不會只滿足於研究神的蹤跡或祂的各種真理而已，他們要認識祂，他們要知道祂現在在哪裡，以及祂正在做什麼。

可悲的是，今天大部分的教會就像出名的偵探，手拿放大鏡研究神曾做過的事。當然，狩獵者能藉著動物的足跡判斷許多事，他能判斷牠們行動的方向，知道牠們離開某地多久、牠們有多重、是何種性別……等等。不幸的是，今日的教會花費難以數計的時間和精力去爭執神曾經走過哪些地方、那時祂的重量、甚至祂的性別，但對真正神的追尋者而言，這些事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努力奔跑在這條真理的道路上，直到他們抵達啓示的終極——祂現今之所在。

神的追尋者可能會對一些塵封的真理感到興奮，甚至也會因研究神過去的同在有多少、距今有多遠而感到刺激，但

那些只是問題罷了。一個真實的追尋者是不會只滿足於「過去」的真理，他要「現在」的真理；神的追尋者不要只從腐朽的書頁中研究神已成就的事，他們更渴慕想得知神正在做什麼。

現在的眞道與過去的有極大的不同。^(註1)我恐怕大部分教會所研究的都是已有的眞道，我們對於現在的眞道懂得並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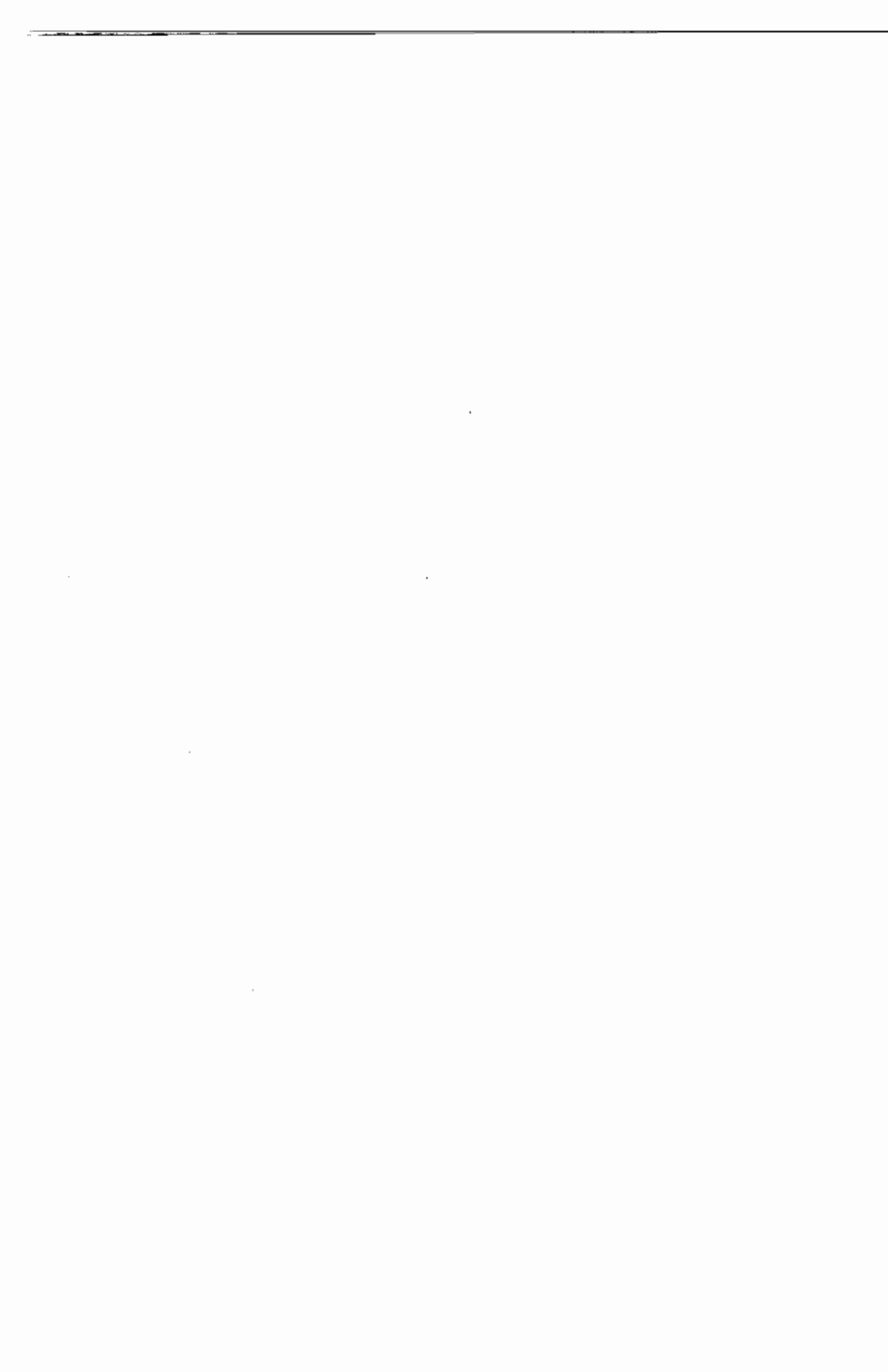
假如你想辨識一個眞正的神的追尋者，你可想像一隻大聲喘息、吠叫，因興奮而不斷搖尾顫抖的狗。只要讓這群追尋神的人感受神就在近處的氣氛，看看究竟會發生何事？如同聖經說：「水氣能使許多事發生。」^(註2)正如小徑上的獵犬，當他們接近獵物時會顯出極大的興奮，此刻他們的獵物就是祂的同在。

我所能說的是，我是一位神的追尋者，還有許許多多曾遇見過神的人，爲何你不來加入這個行列呢？

我們只想與祂在一起！

附註：

1. 參閱彼得後書一章12節。
2. 參閱約伯記十四章9節。



第1章

幾乎得著

快跑跟隨——詩篇六十三篇8節

我們以為自己知道神在何處。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祂的喜好，甚至確信自己知道祂厭惡的事。

我們研讀神的話和祂過往給眾教會充滿慈愛的信，以至於我們當中有些人逕自以為自己「完全」了解神，但如今全球像你我一樣的人正開始聽見，神在寂靜的夜晚不斷地、持續地向他們說話：

「我不問你究竟知道我多少？我要問你，你真認識我嗎？你真的要我嗎？」

我也曾自以為認識祂。有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在傳道事工上已經達到一個所謂「成功」的地步，畢竟，我曾在一些北美極大的教會講道；我也與一些神的重要僕人參與一些全球性的佈道工作；我多次進入俄羅斯幫助建立了許多教會；我「為神」做了許多的事，因為我以為那是我應該做

的。

但在一個秋天的主日早晨，有一些事發生了。它徹底地改變了一切，使我所有傳道的成就、信譽和成果都變成岌岌可危。一位與我相交很深，目前在德州休士頓一間教會牧會的朋友，請我去他的教會講道，我有種「命運」在等著我的感覺。在他來電話之前，我內心深處一種飢渴正在醞釀，這種感覺久久不已，在我所有的成就之下，一種痛苦的空虛正在加劇，我正處在某種令人挫折的驚恐、一種命定的屬靈沮喪中。當他來電話時，我感覺到某種從神而來的事正等著我；當時所知有限，不知我們竟正在向神的約會邁進。

我是第四代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第三代的資深傳道人，但我坦白告訴你，我厭煩教會，我像大多數人一樣想辦法誘使自己每週來崇拜。人們不願來，也是因他們對教會厭煩。另一方面，大多數開車經過我們教會，住在教會尖塔附近的，或屬於這社區的人可能也厭煩教會，但他們卻渴慕神。

不實的廣告

當人們佩帶水晶項鍊，一天投下數百元的鈔票俯伏聆聽

宗師之言，甚至每年花數千萬的錢來請靈媒，他們渴望聽到的是一些超乎他們能力所及的話語，一些他們在今日教會聽不到的信息。歸根究底，人們厭煩教會是因為教會所能做的遠比「書上」所廣告的少得太多了。人們要接觸一個更高的能力！他們的飢渴迫使他們走向教會以外的各種媒體，他們在肉體中尋求，試圖餵養靈裡的吶喊與乾渴。

可笑的是，身為傳道人的我，竟與那些從未認識耶穌的人一樣在這種痛苦中掙扎。我無法滿足於僅只知道有關耶穌的一切，正如你可能知道所有關於總統、皇家、名流等事，你知道他們食物的嗜好、地址、結婚與否，但知道有關他們的一切並不代表你與他們有親密的關係，也不表示你與他們有交情。在資訊的時代，口傳的閒話趣聞或紙上文字來往的，人與人相傳的，都可能從漠不相識的人口中聽到。你會否無意中聽到某兩個人對話，談及某名流最近遇到的災難，或所經歷的成就，你可能會認為他們認識那個人，但實際上他們知道的只是有關那個人的一些已發生的事實而已。教會許久以來所談論的都只是神的諸項事蹟，我們談技巧，但卻不會談「祂」。這就是真認識某人與知道有關他的事中間的差異。總統、皇家、名流——我可能多少知道有關他們的事，但我並不認識他們，假如我要親自與他們謀面，必須有人向

我引介他們，因為僅只知道有關某人的消息，並不同於你們有親密的交情。

知道有關神的知識是不夠的，教會中到處充斥能贏得聖經知識競賽的人，但他們卻不「認識」祂。我恐怕我們當中有些人已被許多事混淆、偏離，而從興旺走向貧乏的光景，並且我們成為自以為是又不成長的團體，一切隨從「我們的」需求，我們的願望為主，至於聖靈所要的則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我們不謹慎小心，我們可能藉著舒適的牧師、舒適的教堂建築、舒適的朋友圈，發展成「舒適的異端」。我們忘記了數以千計受傷、飢渴、垂危的人們每天正從我們舒適的教會中流逝。我無法想像假如我們任憑他們走向滅亡，卻不企圖向他們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那麼祂在各各他實在是白流了許多的寶血。這種思想使我無法過所謂「舒適的」生活。

我相信必然有比舒適生活更豐盛的。我深切渴慕與神相遇（是那種內室的親密）。

我從德州朋友的教會講道回來後的第一個星期三，牧師來電話，當時我正站在廚房，他說：「湯米，我們相識已多年，我不知道我會否邀請同一個人接連著兩個星期來我們教會講道……但是你是否願意下個主日再回來我們當中講道？」

我答應了。我們能感受到神正要做某些事。是否追求者反過來被神追逐呢？我們是否將要領悟到我們所追逐的是什麼呢？^(註1)

第二個主日更是熱切，主日崇拜後沒有人想要離開教會。

我的牧師朋友問我：「我們該怎麼辦？」

我說：「我們可以在週一晚上舉行禱告會，別無他計。讓我們評量人們的飢渴再看看會有什麼事發生。」四百人出席參加禱告會，我們所做的只是尋求神的面，一些事確實正在進行，在休士頓城的上空，天堂正在開啓，飢渴的人哭求尋索神的同在。

我回家後，朋友週三又來電話，說：「湯米，你主日能否再來？」我從他那出自肺腑之言的語調中，知道其實他不是對「我」的回去講道有興趣，他與我所想要的是神。他是一位追尋神的人，我們都正在竭力追求中，他的教會在我內心點燃飢渴的火焰，他們也正準備追尋神，我們都有一種即將「抓住神」的感受。

那是一個有趣的詞藻，是不是？「抓住祂」，真的，它是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們無法抓住祂，誠如東無法抓住西一樣。我們彼此是如此地遙遠，就像我和女兒玩追逐遊戲一

般。經常，當她從學校放學回來，我們會玩一會兒父女追逐的遊戲，當她想法抓我時，我甚至不太需要挪動笨重的身體，只要閃這邊，閃那邊，她就無法碰到我，因為一個六歲小孩是無法抓住大人的。但遊戲的目的並不在此，因為數分鐘之後，她撒嬌地說：「喔，爸爸！」就在那時刻她抓住我的心，而不是我的身體，然後我反過來追她，我捉到她，抱住她，親她，在草地上玩耍。被追逐者反成了追逐者。所以我們能抓住祂嗎？不可能的！但我們能抓住祂的心。大衛做到了。假如我們抓住神的心，祂便反過來追逐我們，這是追尋神者最美的事。你追求的雖是「不可能的」，但你卻知道那是「可能的」。

你幾乎不能呼吸

休士頓的信徒主日崇拜有兩堂，第一堂八點半，第二堂十一點。當我第三週回去時，在旅館裡，我感受到一股極艱深、沈重的聖靈膏抹，我真切地流淚且顫抖。

第二天早晨，我們進入教會準備八點半的崇拜，以為仍如往常般見到早堂崇拜懶散困倦的信徒，但當我走進聖堂，在前排坐下時，神的同在已經在那地方深沈得連空氣都濃郁

起來，你幾乎無法呼吸。

負責音樂的弟兄姊妹掙扎著想要繼續他們的事奉，但他們的眼淚汨汨流下，影響視線，音樂愈發難以持續彈奏，最後，神的同在強烈到他們無法繼續彈唱，領導音樂崇拜的人在鍵盤前流淚哭泣。

假如在一生中我曾作過一個好的決定，那就是在那一天了。我從不會那麼接近於「抓住」神，我絕不停止，所以我對我太太珍妮說：「妳去繼續領我們朝向祂。」珍妮有帶領會眾進入神同在的恩膏，她靜靜走向前，繼續帶動向神的敬拜和事奉。沒有什麼花招，就是那樣地單純，在那一刻，那是唯一最適切的回應。

整個氣氛令我想起以賽亞書第六章，是我曾讀過的，卻從不敢奢想會親自經歷到的。在那段時刻神的榮耀充滿聖殿。我從不了解神的榮耀充滿全殿的情景，我曾感受過神降臨某些地方，我曾感受過神的行進，但這次在休士頓是神全然地將自己充滿全殿。它就像新娘的拖裙，在新娘進入會中時，她的整個拖裙也跟著進入一般。神在那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祂完全豐盛的榮光卻一直在充滿，直到誠如以賽亞第六章所說的充滿全殿。當時空氣彷彿稀薄得令人無法呼吸，似乎缺氧，啜泣之聲劃過全室，就在此時，牧師轉向我，問

我說：

「湯米，你準備好進入講道了嗎？」

「牧師，我正害怕步上講臺，因為我感受到神正要行奇事。」

當我說此話時，我已淚流滿面。我不是怕神把我擊倒或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我只是不願打擾或驚動這寶貴的神榮光充滿全殿的時刻。長久以來人類只容許聖靈控制到「某一程度」，無論何時超越我們的「舒適的範圍」，或有一點「失去我們能控制的範疇」，我們便會速拉韁繩（聖經稱它為「消滅聖靈的感動」，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9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多次在會幕的幔前停住。

我的牧師朋友說：「我覺得該讀歷代志下第七章14節，我有一句從神來的話語。」

我淚流滿面地點頭同意，並說：「去！去！」

我的朋友並非一個外向的人，實質上，他是一個內斂的人，所以，當他起身走向講臺時，顯然地可看出他正在發抖。就在那時，我感到有事即將發生，我從前排直走到聖堂的後面，站在音響室旁邊，我知道神要行某些事，只是不知會在何處？我在前排，它可能會在我身後或旁邊發生，我極度想抓住祂，所以當牧師走向講臺說話的同時，我起身在眾

目睽睽之下走向音響室，因我要親眼目睹所發生的一切。我不敢確定它會發生在講壇，但我知道有事即將發生。「神啊，我要親睹祢所做的事！」

我的牧師朋友步上講臺^(註2)的中間，打開聖經，安靜地讀出歷代志下七章14節：

這稱爲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然後，他闔上聖經，以顫抖的手抓住講臺的邊緣說：「神對我們所說的話是：停止追求祢的福祉，單要追求祢，我們不要再追求祢的手，乃要尋求祢的面。」

那時，我聽到如打雷的回聲貫穿整棟建築物，牧師被向後推出約十呎，正好把他和講臺分開。當他被向後擲出時，講臺向前倒，前面所插美麗的盆花掉落地上，但講臺在打到地面時，已裂爲兩半，彷彿被雷擊一般。就在那時，神臨在的戰兢恐懼充滿會場。

人們開始流淚哭號

我迅速地從會堂後面走向麥克風前說：「如果你們不曾

留意到，我要告訴你們，神正在這裡；牧師沒事（牧師倒地兩個半小時後方能起身，雖已過兩個半小時，但仍需招待的弟兄扶著他，當時只有他輕微顫抖的雙手可看出他仍有氣息），他不會有事的。」

當這一切發生時，招待人員立刻跑向前察驗牧師的情況，並拾起裂分為二的講臺，其他的人根本沒去理會裂為兩半的講臺，因為我們都全神貫注在天堂的綻開。神的臨在襲擊那地方彷彿某種炸彈一般爆開。人們開始流淚哭號，我說：「假如你尚未到達你應該達到的地步，這是向神重新調整的好時刻。」我不曾見到如此的講臺呼召，它簡直是十足的騷動。人們紛擁向前，不等走道清淨，有人爬過座椅，商業界人士摘下領帶，他們疊成一堆，向神懺悔之聲和諧悅耳。只要想到那一刻，我就不禁背脊發寒。我不曉得這次的呼召竟然是當天七次呼召的第一次。

當十一點的主日崇拜開始，沒有人離開會場，人們仍面伏於地，當時幾乎沒有任何音樂彈奏，但崇拜卻是激切且難以抑制。成人們跳著芭蕾舞，小孩子們也在認罪悔改，人們跪著、站著、俯伏著，大部分都在祂的同在裡。神的同在與能力是如此強烈，以致人們開始覺悟受洗的必要性。我看見人們在認罪懺悔後，一個個地經歷神的同在與榮耀，好像祂

就在近處。接著他們要求受洗，我正在兩難中，看見牧師仍躺在地上，一些達官貴人走向我說：「我必須受洗，告訴我該怎麼做？」他們以往是在未得救行列中，現在因著親身遇見神的同在被激勵。那天沒有講道與真正的詩歌，只有祂的靈在運行。

兩個半小時過去了，牧師當時只能搖動手指，向長執們示意將他攙扶到他的辦公室。同時，這群人不斷地詢問我（或是任何他們能問的人）他們能否受洗？身為教會的受邀傳道人，我不願行使權柄去要求任何人為這些人施洗，所以我派人去牧師辦公室，請示牧師是否願授權交辦施洗事宜。

我一次接一次地呼召，數以百計的人來到臺前，愈來愈多的人來要求施洗。我留意我差去牧師辦公室的人都沒有來回覆，最後，我差資深的助理牧師去並告訴他：「請告訴牧師他對施洗的事要如何處理，我差去請示的人沒有一個人回來答覆我。」這人探頭進牧師辦公室，震驚地看見牧師仍在主前臥倒在地，每一位我所差去的人也都在神前流淚悔改。他很快地回來告訴我所見的景象，並說道：「我可以去問他，但假如我走進那個辦公室，我可能也回不來了。」

我們為人們施洗長達數小時

我聳聳肩同意助理牧師的看法，說道：「我想為他們施洗應該沒問題！」於是我們為人們施洗作為他們在神前悔罪的表徵，結果我們花了數小時的時間來為大群的人們完成施洗的儀式，愈來愈多的人擁入，因為早堂崇拜的人還在，車子在教會外面停得到處都是，教會旁邊有一個大球場也都停滿了車子。

當人們開車進停車場時，他們已感受到強烈的神的同在，有些人便開始難以控制的流淚。他們發現自己開進停車處或草地上，卻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人走出汽車卻蹣跚搖擺地幾乎無法走過停車場，有些人走進教堂就倒在門內的地板上，招待人員必須把這些無法自主的人們拖離門邊拉到走道上，以避免堵住進口，其他的人試著盡力走到走道的半途就躺下了，有些人走到玄關就俯伏在地認罪悔改。

有些人能走進會堂，但大多數人都顧不得找座位，他們直接走向聖壇，無論他們做什麼或走多遠，很短的時間內，他們便開始流淚悔改，誠如我前面所說的，根本沒有任何的講道，也沒有音樂。只有一件事在那一天發生，就是神的臨在彰顯。當那時你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像以賽亞一般，當他

看見主高居寶座時，他從內心深處哭號著說：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賽六5）

你看，當先知以賽亞——神的僕人見到神的榮光時，他本是心思意念正直的人，如今卻顯得骯髒污穢。他以為他認識神，但實際上他對神的認識太少了！那個主日我們是如此地接近神，似乎伸手可及，如今我知道那是可能的！

人們回來尋求更多的同在

從主日早上八點半的奇特崇拜開始，人們不斷地擁入會堂，我到下午四時才有機會進食，之後，再回到教會。許多人都沒有離開，這個主日早堂崇拜一直持續到凌晨一點，我們不需要宣布週一晚的禱告會，人人都知道了。坦白說，不管我們是否宣布，聚會已是必然的事。人們回家休息，把該做的事做完就回來，不是為了人或節目，乃是為尋求神，以及祂更豐盛的同在。

一晚接一晚地，牧師和我都說：「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可預期彼此的答覆大多是：「你要怎麼辦？」

我們的意思是：「我不知該怎麼辦？到底祂要做什麼？」

有時我們進入會堂，試圖「聚會」，但人們飢渴的哭聲很快地引進神的同在，立即地神掌管了我們！聽著，我的朋友！神不管你的音樂、你的教堂尖塔、你的吸引人的建築；你教會的地毯也不能使祂有印象，因祂鋪張全地；神不介意你能為祂做什麼，祂只關心一個問題的答覆，就是：「你要我嗎？」

主啊！破碎所有不討祢喜悅的

我們仔細地規劃我們的節目程序，以至於根本不留餘地讓聖靈工作。喔，可能我們讓神向我們說點預言，但假如祂試圖打斷我們的程序，我們便開始緊張，我們不容許神在我們的框框以外運行，因為祂會「壞了」所有的事。（我向神的禱告是：「破除我們的框框，主啊，破碎一切不屬於祢的。」）

讓我問你一個問題：自從你到教會後，究竟有多久的時間你會說：「我們要等候主。」我想我們害怕等候祂，因為我們擔心祂不會出現。我向你保證：「等候祂的必重新得力。」（賽四十31前半）你想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基督徒生命過得軟弱無力，且無法得著神要我們得的？你想知道為什麼我

們生活過得缺乏權柄，無能力勝過我們的肉體？可能正是因為我們不願等候祂來賜我們能力，只一味企圖用自己的血氣來做事。

神在休士頓破碎一切

我不是想讓你覺得不舒服，我知道大多數的基督徒和領導者都是好意，但是有更豐富的。你可以抓住神——像雅各——那可能影響你一生走路的方式！但你「能」得著祂。我們談論、傳講、教導有關復興的事，直到教會厭煩此信息，那正是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我傳講復興——我想像中的，然而神彰顯時破碎了所有的框框。一週七天，連著四到五個星期，成百的人成排地站立，悔改接受基督，敬拜、等候、禱告，過去歷史上所發生的現今仍發生。它使我理解到：「神啊！祢正等待在各地做這事。」有數個月之久，祂清晰的同在歷歷如新。

神再回來得著教會

據我所知，只有一件事能阻止祂。祂不會把祂的靈澆灌

在不渴慕祂的地方，祂尋找渴慕祂的人，所謂飢渴的意思是
不滿足於你現在的生命，因為這種生命形態迫使你過沒有祂
的生活。祂只在你願意轉向祂時臨到，神要回來得著教會，
但你必須有飢渴的心。

祂要在我們當中彰顯祂自己，祂要更更強烈地蒞臨，直
到你的血氣之軀無法承受。最美的是，連未蒙救恩的人路過
也無法抵擋、拒絕，它已經開始發生。我見到罪人們因開車
經過「天開」之地而改變路線，駛離高速公路，一臉迷茫地
來到停車場，他們來敲門說：「請告訴我，這兒發生了什麼
事？我也要擁有它。」

我們該怎麼做？

你是否對企圖穿街過巷，逐戶敲門，想辦法達到目標而
厭倦呢？我們長期以來都在試圖使事情進行，如今祂要來成
就一切，你為何不看看祂正在作什麼而加入呢？那正是主耶
穌所做的，祂說：「父啊！祢所做的，我也願意去做。」^(註3)

神要住進你的教會家園。你渴慕神到不在乎別人對你看
法的地步有多久了呢？我在此向你挑戰：忘掉一切令你分心
之事、意見，只留下一樣，你現在讀到有關神親自進入了這

些教會的事，你的感覺如何？是什麼事情抓住了你的心？你是否覺得靈裡的覺醒是你長久以來已經死去了的飢渴？距離你上次如此的感覺有多久了呢？起來！追求祂的同在，成爲一個追尋神的人。

我並非在談所謂敬拜讚美帶來的興奮，我們知道如何使音樂恰到好處，使得詩歌美妙至極，伴奏感覺莊嚴可敬，每件事情配搭得天衣無縫，但這不是我所要談的，那也不是此刻你飢渴的原因，我是在講有關神同在的飢渴，是一個想要與神同在的飢渴。

讓我更坦率地告訴你，我知道我心底深處的一個真實情況：教會在自以爲義的沾沾自喜中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以致我們在神的面前奇臭無比。祂甚至不能瞧一下我們現在的情況。正如你我在餐廳或市場看見別的孩子出亂子而沒受責備時，我們可能覺得困窘一樣，神對我們的自義也是如此。神對我們沾沾自喜的自以爲義是不舒服的。其實，我們並不像我們自己所想的那樣真的與神同在。

「什麼使這些事情發生呢？」

「悔改！」

在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

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太三1~3)

悔改預備了主的道，修直了我們心裡的路。悔改填滿了我們每一個低窪之處，剷平了我們生命及教會、家庭中高傲之處；悔改預備我們與祂的同在。事實上，你不可能沒有悔改就與祂同在。悔改開啓了祂同在的追求之門，悔改建立了一條通向神的路（或者也可說是讓神得到你的路）。只要問一下施洗約翰就知，當他修了這條路時，耶穌就來到了他那裡。

這是我必須講的重點：自從你上次說「我要為神而活」有多久了呢？離你上次放下一切佔有你心的事，奔向悔改的路，追尋神，到現在已有多長的時間了呢？

這不是件驕傲的事，它是件飢渴的事

我以往習慣於追求好的講道及多的聽眾，心中想為神做大事，但我已被摧毀了，一切不再重要，我已在基督裡的弟兄身分告訴你，我愛你，但我愛祂更多。我不管別人或其他的牧人對我的想法，我要追尋神，這不是件自傲的事，它是件飢渴的事。當你全心全意全身來追尋神的時候，祂就轉向

你，與你相會，而你經歷這些後就自然向這世界死了。

「好」的事情會變成「最好」之事的仇敵。我向你挑戰，並在你讀了這些話時釋放你，讓你的心被聖靈所破碎。此刻是讓你的生命聖潔的時刻，不要再看你經常看的東西，也不要再讀你經常讀的書了——如果你花在其上的時間超過祂的話語。祂必須是你第一且最大的飢渴。

如果你已滿足了、滿意了，那麼我可以不打攪你，你現在就可以放下這本書，我也不再干擾你。但是如果你是飢渴的，我有從神來給你的應許，祂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6）

我們從來就沒有飢渴過

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從來沒有真正飢渴過。我們允許事情在一定的範圍內來滿足我們的生命與飢渴，我們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一年接一年地來到神面前，只是讓祂充滿小小一部分的空間。我告訴你，神已厭煩我們老是把祂擺在生命中的第二位，甚至也厭煩我們把祂放在教會節目、教會生活之後。

每一件好的事情，包括你的教會所做的，從給貧窮的人

食物，拯救懷孕諮詢中心的嬰孩，到在主日學教導小孩，都應該源自神的同在。我們主要的動機應是「我如此做是爲了祂，也是由於祂的心意。」但是如果我們不小心，我們很容易爲「爲祂做事」所捆綁而把「祂」給忘了。

你可能滿有宗教味但卻未曾屬靈過，你禱告多少並不重要（原諒我這樣說，你可能是失喪的，從未認識神，而仍有一個禱告的生活），我不重視你對聖經的知識有多少，或者你知道多少有關祂的事，我是在問你：「你認識祂嗎？」

我害怕我們用讀祂長久以前所寫給教會愛的書信，來滿足我們對祂的渴慕，這些是好的，聖潔的，也是必需的，但我們未曾與主有親密的交通，我們用爲祂做工來壓抑了與祂同在的渴望。

一個丈夫和太太可以彼此爲對方做點事而未曾真正地彼此相愛，他們可以一同上嬰兒生育課程，一同養孩子，一同分擔房子的貸款，但從未享受到神對婚姻所賜的那種深度的甜美關係（我不是光指男女的關係而已）。很多時候，我們活在比神所要我們活的層次還低之處，所以當祂在祂能力中驟然顯現時，我們被嚇壞了，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準備好要看「祂的意念充滿聖殿」。

聖靈可能已經向你說話，如果你難以控制你的淚水，就

讓它流吧！我此刻向神求，求祂把你長久以來似乎已被遺忘的飢渴給喚醒過來。可能過去你也曾有此感動，但你讓其他的事填滿並取代了與祂同在的渴望。

奉耶穌的名，把你從死的宗教中釋放出來，在此刻進入屬靈的飢渴之中，我祈求主使你對神的飢渴強到使你不在乎其他的事情。

我想我看見了一個小火花，祂會把它煽起來。

主啊，我們只要祢的同在，我們是如此地飢渴！

附註：

- 1.參閱腓立比書三章12節。
- 2.這講臺是用高科技壓克力塑膠做的，常被誤稱為樹脂玻璃。工程師說這種材料每平方英寸可以承受萬磅的重力。
- 3.參閱約翰福音五章19～20節。

第2章

沒有靈糧

空架與麵包屑

神同在的優先次序在現代的教會中已經失去了。我們像賣麵包的，開了店門，卻沒有麵包。更糟的是，我們並沒有心要賣麵包，我們只喜歡繞著冷的烤箱和空空的架子瞎聊。事實上，我感到奇怪，我們到底知不知道祂是否在這裡？如果祂在這裡，祂在做什麼？祂要去哪裡？或者我們的日子只是在沒有麵包的麵包店裡清掃想像中的麵包屑。

我們真的知道祂什麼時候來到城裡嗎？

在我們稱為得勝的主耶穌騎著驢進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祂通過聖城的路線，可能是經過希律所蓋聖殿的入口。我相信這是為什麼約翰福音十二章中法利賽人很不高興的原因，因為祂干擾了他們在殿裡的宗教活動。

我可以聽見他們抱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打擾了

大祭司呢！你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嗎？我們在殿裡有很重要的禱告聚會，你知道我們在禱告什麼嗎？我們正在祈求彌賽亞的來臨！你竟大膽地用這吵鬧的遊行來干擾我們？誰要為這些沒有秩序的暴民負責呢？」

喔！你看見那坐在小驢駒上的傢伙嗎？

他們失去了祂造訪的時刻，祂已來到了城裡，他們並不知道就在他們祈求彌賽亞來臨時，彌賽亞卻已經從門前經過，問題在於祂並沒有按照他們期待祂來臨的方式來到。他們沒有認出祂來，如果耶穌騎著白色的高大駿馬入城，或者由一群擁戴祂的軍兵跑在祂所乘金色的貴族馬車入城，這些法利賽人和祭司們將會說：「這可能是祂！」不幸的是，他們喜歡看見彌賽亞推翻羅馬壓迫的軛過於脫離使他們的地和人受咒詛的屬靈捆綁。

神正預備把美國給打破，甚至祂可能越過塞得滿滿的教會，去打破那些酒吧！我們要聰明地記著，祂曾經越過宗教的菁英而與窮人、不敬虔的、娼妓等一同吃飯。特別是西方和美國的教會，他們把有關神的節目送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對我們來說現在是我們學習計畫並非莽然前進的時候。我們所需要的是祂的同在，我們必須學習不管花上什麼代價，從哪裡去找，我們必須要有祂。不過祂來是按祂的方法，不是

我們的！在此之前，我們應知道，教會仍缺乏對神的敬畏。

當祂從外面經過時，我們可能還在內心祈禱祂的來到。更不好的情況是，我們教會「裡面的人」失去了祂，而「外面的人」卻和祂一同前進。

饑荒時期麵包是稀有的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恆^(註1)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裡。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人和她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一個名叫俄珥巴，一個名叫路得，在那裡住了約有十年。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她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她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得—1~6）

人們離開麵包之家只有一個理由

拿俄米與丈夫和兩個兒子離開家到摩押地，因為在伯利恆有饑荒。從希伯來文字義來看，他們的家鄉——伯利恆，意思是「麵包之家」。他們離開「麵包之家」的原因是「家中沒有麵包」。很簡單的理由，人們離開教會——因為沒有麵包。麵包是教會實際的一部分，它是神同在的證據——陳設餅——同在的麵包。麵包在歷史上一直都是祂同在的指標，我們發現舊約中，麵包在聖殿裡以陳設餅的型態出現，它被稱作「同在的餅」（譯按：中文作常設的餅）（民四7）陳設餅可能翻成「顯現餅」比較好，或用希伯來詞「面餅」，它是神自己從天而來的表徵。

拿俄米和她的家人離開家園與那些離開或完全忽視教會的人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離開「那地」到別的地方是爲了尋找糧食。我可以告訴你，爲什麼上百萬的人去酒吧、俱樂部、找靈媒。因為他們只是把日子混過去，他們的企圖只是活下去，因為教會無法滿足他們。他們自己尋找，或者他們的父母、朋友們也在尋找，但結論是屬靈的櫥子裡空無一物。食品櫃裡沒有食品，只有空空的架子；辦公室裡充滿食譜，烤箱卻是又冷又沾滿灰塵。

我們錯誤的廣告宣稱「家中有糧」，但當飢餓的人來時，他們所能得著的只是搜尋以往復興後掉在地上的碎屑。我們大聲講論祂曾在哪裡，曾做過何等的事，但我們很少能談及祂今日在我們當中正在成就的事。那不是神的過失，是我們的。我們有的只是過去的殘渣——一個漸失榮耀的殘餘。不幸的是，我們守著隱密遮蓋事實的紗罩，就好像摩西在臉上榮光退去後仍保留著遮臉的手帕一般。^(註2)我們隱瞞內心的虛空，誠如主耶穌當年的祭司文士一般，妥善地保存著沒有約櫃在其後的幔子。

神可能也需要「刺破」我們血氣的幔子來顯明我們（教會）內心的虛空。這是一個自尊的問題——我們自傲地指出祂過去曾在何處（保護教會的傳統），然而我們卻否定了神兒子明顯的「榮光」。

主耶穌所處時代的宗教人士不讓民眾知道他們的帕子背後沒有榮光，耶穌的出現只是呈現一些問題。那些宗教人士必須犧牲神現在的同在，來抓住神曾經的臨在。

一位有經歷的人是絕不會任由純爭辯者擺布的。「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約九25）假如我們能帶領人進入祂大能的同在裡，那麼假道學的樣子就會倒塌。

我們是否疑惑過，為何人們進入會堂敬拜時很少低頭俯首呢？我們像陶恕（A. W. Tozer）一樣地喊著說：「對神的敬畏到哪裡去了？」人們在我們的聚會中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因為神同在的氣息沒有強烈到能吸引他們進入。這又產生另一個問題：當人們只是有一點點接觸到神卻攙雜許多不屬神的東西時，那會使他們排斥真正的道理。一旦他們接觸過不純粹的神同在的經驗之後，當我們說：「神真的在這裡！」他們會說：「不！我曾在那裡，我在那裡買過紀念襯衫，我並沒有找到祂，那對我不合適。」問題是神確實曾在那裡，但對他來說還不夠！因為沒有大馬士革路上遇見主的經歷；沒有那無可否認、撼人心弦神大能同在的感受。

經常，人們來到麵包之家（教會）只發現在那裡屬人的東西太多，屬神的東西卻太少。全能神出來要在我們的生命中和敬拜之地重新恢復祂奇妙大能的同在。我們一而再地談神的榮耀遍滿全地，但假如它連教會的走廊都流不過去，如何能流到我們的街市呢？它必須從某地開始；不會從「那裡」開始，必須從「這裡」開始！它必須從「聖殿」開始，誠如以西結先知所寫的：「……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結四七1）

假如神的榮耀因為人的操縱不能流出教會的走道，那麼神必須來扭轉，如同當年主耶穌騎驢駒在耶路撒冷經過「麵包之家」（聖殿）時，祂所成就的一般。假如家中沒有麵包，那麼我們就不能怪飢餓的人不來。我絕不會責怪他們！

摩押地有糧食的傳言

當伯利恆——麵包之家——絕糧，人們被迫到處觀看尋找使人存活的麵包，他們所面臨到左右為難的世俗選擇可能是致命的。拿俄米發現摩押是個殘酷之地，摩押地奪走她的兩個兒子的生命；摩押把她和丈夫分開；摩押奪取她最寶貴的青春。最後，拿俄米有的只是兩個她才認識十年的兒媳婦，除了暗淡、悲慘的未來外，她一無所有。她告訴兒媳們說：「回去罷！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做你們的丈夫嗎？」然後她說：「我聽聞……」^(註3)

有一種傳播在鄰里街坊市井的「小道新聞」，它會吹抵海岸，跨過山嶺，到每個有人居住之地，那就是所謂「飢餓者的小道消息」。只要一個人聽到傳聞麵包之家有糧，消息便像電流穿過電線似地散布開來；麵包的消息馬上從一家傳至另一家，一地傳至一地。我們無需操心要用電視廣播或用其他

世俗的方法來促銷，飢餓者一定能聽到。消息會是：

「不！不是假的！雖令人難以置信，但這次不是廣告或幌子。不！不是只有涓涓細流，不是地毯上的碎渣渣，真的！麵包之家有糧食了！神真的在教會！」

當絕糧的事發生時，不管我們一天有幾堂的崇拜，我們都無法留住他們。爲什麼？怎麼辦？我們所必須做的就是有糧供應。

滿足於地毯上的碎渣渣

神的豐盛是超乎我們所思所想的，但我們自足於自己目前的光景，以致我們不去追求神最好的，是的！神在我們當中運行，在我們的生命裡工作，但我們逕自滿足於拾碎渣的現狀，忽視神在天堂烤箱中爲我們備妥豐盛熱麵包！祂已經在今日預備一個祂同在的筵席，祂正呼召祂的教會「來與我同享筵席」。

我們忽視神的召喚，斤斤計較著數算過往的麵包屑。成千上萬的人在教會牆外正在捱餓，他們厭煩只求自立自強的人爲節目，他們渴慕的是神自己，而不是有關祂的故事。他們要食物，我們所能給的卻是用真空的塑膠袋牢牢保護著的

老舊菜單。這就是爲什麼受高等教育的男女帶著水晶項鍊期望與那超越自己經驗世界的神祕世界連繫，無論貧富，群眾們參加追求內在平安的虛浮研討會，囫圇吞棗地把不可信的廢物當作從另一世界來的最新啓示來吸收。

這怎麼可能呢？有這麼多受傷害的人尋找靈媒、占星術、靈異人士作他們生命的希望與引導，教會應該認罪悔改，引以爲恥。人們飢渴到要花下巨額金錢在被假占卜者所刺激的神祕夜間產業（真正的靈媒、中介、與神秘黑暗世界、撒但邪靈接觸的還不算在內）。他們如此絕望，以致從受雇的買家所預先錄音的劇本中得到精神上的亮光。喔！世上靈裡的飢渴是何等地深呀！這麼多的人企圖與另一世界交通，甚至不惜接受假冒品，只有一個原因——他們不知道從何處能找著真正的事物。該受責備的只有一個地方。此時似乎是神同在的教會爲得勝所定下的慣例。

現在我要復述神在我靈裡持續不斷使我聽見的一句撼人陳述：

……酒吧裡神的成分有多少，在多數的教會裡神的成分也僅只那麼多。

難怪，信徒與罪人來崇拜時不覺得有屈膝的需要，他們在我們當中感受不到任何超越者或值得敬拜者的同在。

反之，假如教會真能成爲它該有的樣式，那麼我們必須努力供應家中「麵包」的需求。當人們進入我們麵包之家（聖殿）時，無需差人告訴他們「要低頭禱告」，或費一言一詞，他們必定會俯伏屈膝在聖潔神的面前，甚至連異教徒都能直覺地感受神自己進駐在聖殿中。（註4）

我們會彼此問：「誰明天負責接電話？」因爲知道明天電話線一定會忙於應付來詢問「我要聽從神來的話語！」的人。我爲何如此說呢？因爲當人們支付高昂的代價給通靈的人，他們的目的就是想接觸神，希望找到釋放他們生命中痛苦的方法，只是不知道該往何處去尋求。掃羅王在絕望時被神完全隔絕、流蕩不安的日子所作的事，給我們一個例子，就是當他無法接觸或抓住神時，他說：「幫我找一個交鬼的婦人，任何人！我必須得到話語，甚至我必須改裝，走後門，我都必須進入靈界。」（註5）

還有一個神所關切的問題，也是當年主耶穌斥責宗教領袖們時所要顯明的。祂說：「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太廿三13）自己不進去已經夠壞了，堵在門口不讓人進入更是罪加一等！因著我們對屬靈事物的忽視與不渴慕，我們彷彿有形的

「站在門口」；我們的所行所做阻礙失喪、飢渴的人進來；我們經常宣稱的熱麵包，其實是破爛地毯上拾回的舊渣渣，不能餵養幾代來的飢渴、無家可歸的人，教人除了摩押地以外，無路可走，因此人們把自己的婚姻、兒女、生命都葬送在這些殘酷的地主手上。

今日，又有一個「神的家中有糧食」的模糊傳聞。於是，這個世代像路得一樣的人（沒有入過教會的外邦人），將側身挨近拿俄米說：「假如你聽說那地有糧，那麼我要跟你去。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一16）是否……那裡真有糧食？伯利恆（麵包之家）的聲名如此狼藉，俄珥巴不願前往。多少人像她一般「不願去」，因為教會由來已久騙人的廣告已經使人們筋疲力竭，他們不願再費力氣去跑一趟了。

你知道什麼能使人立即奔向教會？就是當他們在那地嘗到祂同在的滋味時。當路得聽到伯利恆有糧，她便從痛苦中起來前往麵包之家。

不論麵包發生何事？

跡象很清楚，我們仍帶人來教會，引見我們烘烤麵包的

烤箱。烤箱仍在固定的地方，所有東西都歸位，但你能找到的只是陳年老舊、過去發生的，老生常談過去復興時的林林總總、瑣瑣碎碎的殘餘。我們不要降格當膚淺的學生，只是單單期望有一天也能經歷到。我一直在讀有關復興的書，最近神感動我：「兒呀！你讀『有關』復興的書，因為你還沒親身經歷過，以致你無法寫它。」

我對傾讀「有關」神昨日的造訪已經厭倦，我求神突破我生命中的某處，好讓未來我的兒女們能說：「我曾在那裡，我知道，那是真的。」神沒有孫子，每一代都必須經歷祂的同在。背誦故事是絕不能取代親自造訪的。

家中麵包外的副產品

當神同在的麵包重回神的教會時，有兩件事會發生。拿俄米是一個糧食告罄時離開麵包之家的浪子，然而一旦聽說神施恩賜糧給伯利恆——麵包之家，她便很快地回轉。當浪子們知道神的家有糧時，會立即從摩押地回到伯利恆，而且他們不會只有自己回來。拿俄米帶著從未到過伯利恆的路得一起回到麵包之家。是的！從未得救贖恩典的人會來！結果，路得嫁給波阿斯生了俄備得——耶西之父、大衛的祖，

成爲基督耶穌世系的一部分。(註6) 未來的皇族正等著我們受激勵的飢渴行動。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復興，是得救者透過教會火熱起來的一種「再循環」，但下一波真正的復興是要帶動不曾來過教會的人進入麵包之家——那些是生命裡從沒有被教會的門弄瞎心眼的人。當他們聽說家中真有麵包時，他們因聞到天堂烤箱烘烤出來的熱麵包香味，穿街過巷而來！

經常，我們太滿足或習慣於過去的形式（碎渣）；我們喜悅自己的音樂形態；喜悅我們「更新」的聚會。是該有「屬靈的不滿足」的時候了，我能否談它而不被批評呢？我是不快樂，然而我的意思是雖然我曾參與過所謂生命復興的事，但我仍不滿足，爲什麼？因爲我知道什麼「能」發生；我能抓住祂；我知道有遠超過我期許的事能出現，它是一種聖潔的執著，我要神，我要更多的祂。

關鍵在於少有自己

撒但的詭計是要我們充滿廢物以致不再渴慕祂，這已經奏效了幾個世紀。仇敵使我們習慣於生活在世俗的豐盛、靈裡貧窮的光景，因此一點點神同在的碎渣就能使我們滿足。

但有一些人已經不再滿足於碎屑，他們不要其他任何東西，只單單要祂——一個完整的麵包；贗品無法滿足他們，他們要的是真跡。我們當中大部分的人心靈被垃圾食品填塞，縱情於肉體的享受，以致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飢渴。

你曾見過飢餓的人嗎？我指的是「真正飢餓的人」。假如你能與我一起到衣索匹亞或到一些饑荒的地區傳福音，你就能見到當一袋袋的米送抵「真正飢餓」的人群中——他們在幾秒鐘內從各處紛擁而至。我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在去聚會前就先吃飽，所以教會聖壇上的一條麵包並不能做什麼，但有一天早上神告訴我傳講餅（麵包）的道理，祂說：「兒啊！假如他們真的飢餓，他們的反應定然不一樣。」（有趣的是，那天早上有一位代禱者受感動要烤餅，而且牧師也受神指示要將餅放在聖壇上）從那天開始了一種從天而來對祂同在的飢渴，那餅（指主）在各地帶來醫治、甦醒和對復興的飢渴。

聖經對有關天上國度的說法：「……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太十一12）聽起來不像我，是不是？我們變得如此「教會化」，以至於我們有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套「政治清流觀」和成規，我們不想要太急進，我們把椅子排成列，期望崇拜也一樣整齊和諧。我們必須渴慕祂到把自己的禮數都忘掉的地

步！儀式上的敬拜與靈恩的敬拜中間的差別就是一個是印好的節目，一個是銘刻於心的。通常，屬靈的敬拜知道「神」何時會適時地說話預言。

在新約中我能想到「忘了禮貌」而得著恩典的一些人，我不是指為魯莽而魯莽的人，我是指因絕望而魯莽的人！那位因血漏而絕望伸手摸主衣襟的婦人^(註7)；那位迦南婦人苦苦哀求耶穌醫治她被邪靈捆綁的女兒（太十五22~28）；甚至主耶穌無禮地回答她：「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太十五26下半）她還繼續懇求，她不顧禮數，執意地要求主（或說她絕望地渴求麵包），以致回答主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太十五27）

反之，我們當中大部分的人來找傳道人說：「牧師啊！能不能請你為我禱告、祝福？」假如沒有得著，便聳聳肩說：「好吧！我去吃吃飯，休息休息。」或說：「我回家了，吃吃新鮮的食物，消遣消遣來安慰自己。」

說實在的，我盼望神在祂的教會中抓住信徒（無論男女），使他們渴慕祂同在的糧到不能自己的地步。一旦到那種光景，他們就不只是要「祝福我」的接觸而已，他們會不管要付上多大的代價或感覺多麼不自在，就是竭力渴慕祂來。他們的動作聲調可能粗俗，但他們不在乎人的想法，只在乎

神的想法。然而正確地說，大多數的教會是不會留這種空間給這類人的。

真正要得復興的第一步，是認識自己正處在衰退的光景。當我們處在事業正成功、輝煌的時候，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們必須自知「我們正在退步，不是在巔峰。」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尷尬的情況，就像出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名句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註 8)

雖然經濟上可能是最好的時代，但整體來說，教會並未乘上屬靈復興的浪潮。你究竟有多久沒有醫治的能力了？你曾在聚會裡讓人們自覺地說：「我必須與神和好！」的情形已有多久了呢？未來的芬尼（Finney）和維格氏維（Wigglesworth）在哪裡呢？這些事曾在他們身上發生。

我認識一位衣索匹亞的牧師，他曾經在聚會講道時，遇到共產黨的政府軍來干擾他的聚會說：「我們命令你停止聚會。」他們以前曾經無所不用其極地想盡辦法阻止卻都不成功，於是那天他們抓起牧師的三歲小女兒，在眾目睽睽下從二樓的窗戶丟出去，共軍想這該可以阻止聚會了，但是牧師的妻子走下去把女兒的屍體抱在懷裡，回到她前排的位子上繼續敬拜神，因著這位謙卑牧師的忠心，有四十萬虔誠的信

徒大膽地站出來，參加他在衣索匹亞的聖經研討會。

有一次我的父親——一位北美五旬節教派的國際領袖——與這位牧師談話。他知道這位牧師在衣索匹亞的貧窮景況，於是他犯了一個自以為滿含同情與恩慈的錯誤，他對這位衣索匹亞的牧師說：「弟兄！我們為你們的貧窮禱告。」

這位謙卑的人轉向我的父親說：「不！你不了解，我們為你們的富足禱告。」那使我父親震驚，但衣索匹亞的牧師解釋道：「我們為你們美國人禱告，因為活在富足中要達到神要我們達到的地步，是比我們在貧困中神要我們達到的地步難得多了。」

仇敵最大的伎倆就是讓北美教會活在「富足興旺的糖罐裡」，我並不是反對成功興旺，你可以成功富足，但要追求祂過於追逐成就。你看，人很容易在一開始追尋神，至終卻是在追逐其他事事物物。^(註9)不要那樣，只要單單追尋神，做一個追尋神的人！

假如神真出現在你的教會中怎麼辦？

如果祂真的在你的教會彰顯，我敢保證「飢渴者的佳音」在你的城鎮一定立即傳布開來，第二天在你還來不及開門

時，飢渴的人已排列站在門外，尋索新鮮的「麵包」。我們現今為何見不到這種回應呢？因為飢渴者已經被「烙傷」了。當一點點神的同在流經我們的聚會，我們迫不及待要告訴全世界的人：「神膏抹的江河已經在這裡彰顯！」

很不幸地，太多時候我們叫著說：「神在這裡！」但飢餓者來到這裡卻只發現不真的報導、人為的操作、過度膨脹或減產的食品，我們錯把神恩膏的涓流當作大江河；他們驚愕地發現在我們當中所找著的只是字句的溪流，甚至有時我們還在枯乾的河床上造大橋！

我們不能期望失喪、痛苦者來到我們的「江河」卻只能嚐到一滴從神杯中的水，我們告訴他們：「神真的在這裡！桌上有食物！」但每一次他們相信我們的報導來到，卻只能在應許的筵席上找著一丁點地毯上的碎渣渣。

你們沒有，是因為……

比較一下神要做的，祂從天堂的烤箱要賞賜我們豐盛的熱麵包，我們卻在地上拾取零碎！祂不是匱乏的神，祂正等待分賜祂那無窮盡的豐盛生命給我們。我們的問題正如同過去雅各所描述的：「……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雅四2) 詩人大衛穿越時光的隧道稱頌道：「祂的後裔」是絕不會「討飯的」(參詩卅七25)。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有、所在、所做的，與祂要在我們當中藉著我們所成就的比較，是微乎其微的。年輕的撒母耳在一個時代的轉折期當先知。很像我們現今所處的世代。聖經告訴我們在撒母耳的早期，「……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撒上三1)

一天晚上，老祭司以利睡臥在床，當時他已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在老舊教會中，我們的問題就是視力昏暗，看不見我們該看的。我們逐漸滿足於教會所進行的程序，一切都在「正常固定狀態」，我們按部就班，點燈、打掃，好像神還在對我們說話，但當祂真正說話時，我們以為我們是在作夢；當祂出現時，我們昏花的眼也看不見祂；當祂行動時，我們不願接受，因為怕會在暗淡無光的黑暗中撞上不熟悉的事物。當神把我們身上的家當挪開時，我們覺得挫折，我們告訴年輕的撒母耳說：「回去睡吧！只要照我以前教你的方法去做就好了，撒母耳，沒關係，一向都是如此的。」

不！不是向來如此！我對「一向如此」不滿足，我要更多！我不了解你，但每一個教堂內的空位都在向我叫喊：「我應該被以前摩押地的居民（不認識神的人）填滿！你難道

不能使人坐在這個座椅上嗎？」我不知道你的感覺，但那是我屬靈的挫折，我屬靈的不滿。

神的燈在神耶和華殿內約櫃那裡，還沒有熄滅，撒母耳已經睡了。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裡。（撒三3~4）

神的燈在搖曳，即將熄滅，但以利不覺得不安（他長久活在半黑暗的景況裡）。然而年輕的撒母耳說：「我聽到聲音。」是到了該承認神的燈正在搖曳的時刻了。是的，還在燃燒，但已經不如往昔。我們望著教會裡搖曳殘留的燈火說：「喔！這是復興！」它可能讓少部分靠近的人看得見，但那些大部分在距離外的人呢？那些從不閱讀我們的書刊、我們的電視節目、不收聽基督徒錄音帶的失喪之人呢？我們需要神榮耀的光輝照明遠近的人；換句話說，是神的榮耀、神的燈穿透教會，照明我們城市的時刻了！（註10）

我相信神將要釋放「破城的靈」（參彌二13），打開天門讓每個人都能來享受主的筵席。在天堂打開之前，深淵的水必須裂開。（註11）

是時候了！教會必須放棄「墨守成規」，打開天窗讓神賜下嗎哪，餵養靈裡飢渴的人群！是我們敲開天堂，經由飢渴的痛苦讓神的榮光照亮全城的時刻了！然而由於我們並不真

正飢渴，所以連一點涓流都流不出走廊，更遑論見到祂的榮光流過街市。我們就像老底嘉信徒一般——富有而自足。

父啊！我祈求屬靈激切的精神能抓住我們的心，好讓祢能改變我們成為敬拜的戰士。我求祢使我們絕不停止，直到我們穿透天堂，天堂展現裂縫，天門大開。主啊！我們的城市、國家都需要祢，我們需要祢，我們疲於尋索地毯上的麵包屑，求祢把天堂的熱麵包賜下，賜給我們祢同在的嗎哪……。

不管你生命中需要什麼或缺少什麼，你真正的需要是祂。要得著祂的方法就是渴慕，我祈求神賜給你飢渴的心，因為那是進入祂豐富同在的條件。主耶穌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6）

假如我們飢渴，祂便能使我們成聖。只有祂才能把我們生命中的破碎重新整合，但是「飢渴」是唯一的鎖鑰。當你發現自己正在撿拾神家中地毯上的麵包屑時，你應該禱告說：「主啊！挑旺我內心對祢的渴慕。」

附註：

1. 猶大伯利恒是城市的全名，很像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一樣，猶大指的是猶大支派的地。

2. 參閱哥林多後書三章13節。
3. 參閱路得記一章6節。
4. 參閱哥林多前書十四章25節。
5. 參閱撒母耳記上二十八章7節。
6. 參閱路得記四章17節。
7. 參閱馬太福音九章20~22節。
8. 查理士·狄更斯之《雙城記》第一卷第一章。
9. 我所說的「追尋神」，是指追求祂為我們得救恩之後的最主要目標。我不是說我們是靠行為得救，救恩是全然藉著基督耶穌釘十字架，死而復活所完成的恩典。雖然對大部分的讀者而言這是極為明顯的，但我想還是把這個重要的申述提出來，以免使人疑惑……我特別推薦陶恕（A. W. Tozer）的書《追求神》（*The Pursuit of God*）。
10. 參閱馬太福音五章15節。
11. 參閱創世記一章8節，七章11節。

第3章

神的豐盛

重現神的同在

朋友，我不認得你，但有一個感動在我心中迴響，告訴我，一定有比我所知更多，比我所擁有的更豐富的景況。我羨慕寫啓示錄的約翰；我愛慕那些曾從「這個」世界瞥見「那個」世界，見到那些我只能夢想的事事物物的人。我知道必有更多，我之所以知道有更多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那些曾遇見「更多」者，都再也不一樣了。神的追尋者們！我的禱告是，我渴望見祢如同當年的約翰見祢！

在我所有閱讀、研究聖經的日子裡，我從未發現經上所提及曾「與神相會」的人後來「墮落」，背叛抵擋神的。一旦你經歷過神的榮耀，你就不能從祂面前轉離，忘卻祂的觸摸。那不是爭辯或教義，它是一種經歷。這就是為何使徒保羅說：「……知道我所信的是誰……。」（提後一12）令人遺憾的，許多教會裡的人會說：「我知道有關我所信的對

象。」意思是，他們並未曾在祂的榮耀裡與祂相遇過。

人們從教堂前門來，卻從後門溜走，因為他們多有「人的接觸」，少有與大能至高神「相遇」的經歷。我們需要「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就像當年掃羅遇見神。（註1）

在神的遍在與神的明顯的同在之間是有極大的不同的。「神的遍在」這個語句指的是祂無時無刻不遍在的事實。祂是原子核裡的分子，是物理學家們看不見也無法追蹤的。在約翰福音中曾提及神的這一部分屬性，他說：「……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約一3下半）神是遍在的、充滿宇宙萬物的；祂是組合萬物的，也是托住萬有的！這可解釋為何坐在酒吧高椅上喝得爛醉的人，在沒有聽道、宗教音樂或其他基督徒的影響下，能忽然感受聖靈而認罪悔改。神是實質地在酒吧裡與他們同在的。這種被酒精麻醉心志的狀態、失去意志力的控制下是能使他們歸向神；可悲的是，那種時刻經常不是他們意志的選擇，乃是他們內心的飢渴引導他們歸向神。他們的「意志」麻木，但他們的「內心」是飢渴的。當他們的「心智」恢復過來，發現他們的意識還在（沒有被破碎）時，他們便會回到原狀，因為那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與神相遇」。飢渴的心沒有俯伏的頭（心智）和順服的意志是悽慘可悲的。

今日，假如神在酒吧都能做事，我們為何訝異祂能照己意成就其他的事呢？（大部分沒有教會背景的人都會告訴你，他們第一次感受神的責備都不是在教會或宗教集會裡。）這些可以證明神的遍在，祂同在的屬性是無時無地不在的。

神明顯的同在

神雖是無所不在的，但有一些時候，祂特別將自己顯現，我們稱之為「神明顯的同在」。當這種事發生時，會有強烈的感覺，知道神自己「進入房中」。你可能會說，雖然祂是無所不在的，但某些特定的時刻祂是在「這裡」比在「那裡」更多。因著神聖的原由，神選擇在某處或某時彰顯自己更多。

這種觀點可能會擾亂你的神學思想，你可能在想：等等！神永遠在這裡！祂是遍在的，這是對的，但祂為什麼說：「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代下七14）如果他們已是祂的子民，哪一個層次的「祂」是他們要「尋求」的呢？尋求祂的面，為什麼？因為祂恩典的流向是順著祂臉的朝向。你可以是神的兒女，卻不討祂喜悅，就像世界上的兒女雖不討父母喜悅，但還是屬於父

母的。這節經文中的這句話是很有趣的。神在各個時代告訴祂的百姓說，假如他們尋求祂的面，「離棄他們的惡行」，祂便垂聽他們，且醫治他們的地。我們如何能既是神的百姓卻又有惡行呢？或許我們的「惡行」說明為什麼我們只要滿足於和神保持距離而不願注視祂的面。唯一可以使神轉臉光照我們的，就是我們的飢渴。我們必須悔改，尋求祂的面，禱告說：「神啊！注視我，我要定睛在祢身上。」

被神的眼光引導

經常，神的百姓只能被記載的話語或先知的言詞引導。聖經說，祂要我們超越那層次到更高的境地，將柔軟的心朝向祂，進入深層成熟的地步，讓祂「以祂的眼引導我們」（參詩卅二8~9）。在我成長的家庭裡，我的父母只要以某種眼神看我就可以完事。如果我正走在無知愚昧的道上，他們不需說什麼，只要以眼神盯著我，便可引導我走向正途。你是否還「需要」聽到講臺後方發出來的如雷貫耳的聲音、一個冷峻嚴厲先知性的話語來糾正你的行為？你是否能讀出神在祂面容上表現出來的感情？你的心是否柔軟到祂的眼神能引導你，令你認罪悔改的地步？當祂凝視你時，你會立即說：

「喔！我不能如此做，我不能走那條路，我不能如此說話，因為它們不討父神喜悅。」神的一瞥使彼得在如聖壇音樂的雞叫後，流淚悔改。

神無所不在，但祂並不在每個地方轉臉施恩。這就是為何祂告訴我們要尋求祂的面。是的！每一次你與其他信徒聚會崇拜時，祂與你同在，但你有多久未曾飢渴地爬到祂腳前，像個孩童般，向祂敞開，求祂轉臉注視你呢？與祂親密！那是神要的，祂的臉是我們最高的專注。

以色列人稱這種「神明顯的同在」作「神的榮耀」。當大衛談到要把盟約的約櫃搬回耶路撒冷時，他不是對純金包裹的盒子與裡面所存放的物有興趣，他是對約櫃上基路伯翅膀之間盤旋的藍色火焰有興趣，那是他想要的，因為那個火焰是神同在的記號。凡是神明顯的同在與榮耀抵達之處，就必有勝利、能力與祝福。親密帶來「福祉」，但是追求「福祉」，卻不一定能帶來「親密」。

我們呼求的是神明顯同在的重現。當摩西暴露在神的榮光中，那榮光停留在他臉上，以至於當他下山時，百姓對他說：「摩西，你必須遮蓋你的臉，我們無法注視你。」（參出卅四29～35）人若暴露在神明顯同在的榮光裡，便開始吸收神的形質。你能否想像身處至聖者面光中是何等的景象

呢？有多少神的榮光被獾皮、帳幕和約櫃本身吸收呢？

有關神逗留之地的遺跡

當神拜訪某地或某人時，會有一些不尋常的事發生，理由只是祂在那裡。假如你不相信，問問雅各好了。看他在困境中奮鬥的光景，從某個角度來說，神告訴他回去伯特利，意思是回去「神的家」。雅各叮嚀他的家人說：「假如我們能回到伯特利，我要向神築一個祭壇，我們將會沒事。」（參創卅五1~3）他知道伯特利有神同在的遺跡。

閱讀有關雅各和家人前往伯特利的旅程是很有趣的。「他們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圍城邑的人都甚驚懼，就不追趕雅各的眾子了。」（創卅五5）希伯來文「驚懼」的字根，語義是「屈服、擊倒、藉著暴力或藉著騷亂和恐懼」。^{（註2）}假如我們要使「敬畏神」重回人世，那麼教會必須先回到伯特利——祂明顯所在之地。

絆跌在雲中

神明顯的同在有時會在無人之處逗留。我記得有一個週

間的日子，當神進駐時，一位教會的同工，正走過聖殿的講臺欲更換臺上的水，但他再也沒有回來。三小時之後，有人留意到他不見了便去找他。聖殿的燈很暗，當他們把燈打開，看見這人平臥在臺上，原來他在神同在的雲彩出現時絆跌而臥倒在地。

在那講臺，當神的百姓敬拜時，神同在的雲彩突然出現多次。如今事情變得令人害怕，可能是神榮耀雲霧在我們眼前開始凝結。我不了解，只告訴你，此事確實發生過。

在那裡有一位牧師，他妻子的弟弟是位無神論者，事實上，他不只是一個無神論者，還是一個「反對福音的無神論者」。他是那種當家人聚集時，大家都想要躲避的人，因為他老是惹麻煩，愛引發爭辯。在這特殊的教會，正當神造訪時，他打電話給牧師的妻子（他的姊姊），告訴她：「我剛飛抵此地，你能不能來接我，我到你家住一兩天。」

牧師知道有事情發生，因為這位仁兄從不曾這樣。當他抵達時，顯然的，他並不清楚此行的目的，這是很奇怪的事。既來之則安之，他們試著彼此交談，雖然他們毫無共通性。他們談天氣，從機場返家的路上因無話可說而尷尬地沈默了一段時間，正好經過教會，牧師說：「那是教會，我們剛完成整建工程。」

由於這位仁兄不曾見過，也爲了打破沈默的僵局，牧師說：「你要不要進去看看？」

出乎意外的，他這位無神論的親戚竟說：「好呀！」

我還沒準備好！

牧師開進停車處，然後打開教會的門，他跟在牧師後面，牧師的太太是第三個，牧師先走進來，拉開門讓他進來，當他的腳踩進門檻地板的瞬間，竟彎下身開始流淚叫著說：「我的神啊！幫助我，我還沒有預備好，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該做什麼？」

接著他抓著牧師說：「告訴我如何得救！就是現在！」整段時間他都在地板上痛苦地扭動、無法自止地哭泣，因此牧師就讓他在那裡面對神，當時他人是一半躺在裡面，一半在建築物外面，他的姊姊於是耐心地用手拉著門！這位無神論者經歷了神榮耀同在的尾聲，爲神迴旋不去的榮耀所震撼。

當他恢復一點自主力時，他們問他：「你怎麼了？」他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說，我只知道當我在建築物外時是無神論者，我不相信有神存在，但當我踏進門檻，我遇見祂，

我知道那是神！我知道我必須悔改，我對我的生命感到恐怖。」然後他補充說：「我所有的力量都被奪走。」

假如這種「同在」的能力從教會當地擴展到城鎮、市區那會發生何事呢？

恩膏與榮耀

當神的恩膏駐足在人身上時會使事物更流暢。聖經上一個關於恩膏目的清楚描述是在以斯帖記。當以斯帖預備見波斯王前，她必須淨化一年，這期間，她必須重複以香膏油潔身（它與希伯來人敬拜時上的香和膏油所用的成分相同）。一年的準備只為與王相處一夜！這種香膏沐浴潔身的益處是讓男士一靠近以斯帖便讚賞道：「哇！你好香！」但以斯帖不會給他們任何人機會的，同樣的理由，你我也不應被他人的稱許所分心。

膏抹的目的不是討人喜悅乃是討王的喜悅。

得到王的稱許是比得到人的稱讚重要多了。大衛在被人民擁戴之前，早已被神膏抹。他尋求神的稱許過於人的——他實在是一個追求神的人！

我們經常出賣神的膏抹。我們為祂預備、浸在祂寶貴、

香馥的恩膏中，但接著我們所做的便是遊街，取悅周遭的人。結果是在通往國王寢宮的路上搔首弄姿，無法成事，反被其他低水準的喜悅者追求。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王是不要「污染的貨色」。只有童貞女配得國王。我是說當我們說：「講道講得真好！」「那首歌真好！」我們是在出賣恩膏的香氣。我們把榮耀歸給人，讓人行注目禮（或是尋求人來的榮耀和注意），我們想討好人（肉體），甚至我們節目的安排也是在取悅人。恩膏確曾在我們的生命中成就很多美事，它斷開捆綁的軛，但那只是附產品，很像我為太太的緣故噴灑古龍水，附帶而來的是對每個人而言聞起來都很香，但我灑香水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她，不是其他人！當我們以它來討好彼此時，問題就發生了！我們忽略香膏的主要目的是在遮掩身上的臭味。

當以斯帖進王宮「女院」，她被賜予膏油潔身，並進行浸泡的程序，這是為使平民女孩轉變成公主而設計的。我再強調，香膏不是要讓我們聞起來很香、看起來很好，用來吸引男人只是附帶作用，香膏真正目的是使我們得到王的寵愛。我們的肉體在神面前奇臭無比，香膏使我們被王接受。它是神把我們從平民轉變成公主——未來新娘的過程。

這種恩膏可能使我們敬拜或講道更好，但我們必須記住

恩膏——敬拜時不管是降在個人或全體——它不是結束，只是開始。有些人搔首賣弄恩膏，在神同在的帷幕前「手舞足蹈」，卻不明瞭所有的目的是預備自己，穿過帷幕，進到祂的榮耀裡——王的寢宮——至聖之處，等待祂的膏抹。聖膏油必須抹在聖殿的每一件物品，甚至包括「祭司的袍子」，然後他們要拿「粉末狀的香料」灑在整個空氣中。

他（亞倫和他的繼承者）要拿香爐，從耶和華面前的壇上，盛滿火炭，又拿一捧搗細的香料，都帶入幔子內，在耶和華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煙遮掩法櫃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利十六12~13）

依舊約慣例，大祭司進入至聖所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放一把香料（象徵恩膏）在香爐，伸出雙手，香料穿透帷幕形成一股濃煙。為要「……遮掩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利十六13下半），祭司必須使煙霧瀰漫在神的同在中，遮掩、隱藏他的身體。

這恩膏說明人敬拜的動作。有恩膏的敬拜——煙霧充滿的至聖所，使人能隱藏自己，立足在神同在裡，還能存活。在舊約中有些時候，神走出至聖所，以煙雲遮掩自己，免得人類因見祂而滅亡。在舊約時代以公羊、公牛的血來贖罪，祭司必須製造許多的濃煙，使他在至聖所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必須用手摸來完成，而不能用眼睛看。我們行事為人也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神啊，我知道祢就在這裡！

我們在幔子前跳舞卻拒絕進去

神的話告訴我們，當主耶穌斷氣時，聖殿的幔子裂為兩半，我們透過耶穌的寶血便能坦然的進入神的同在裡，但我們卻尚未走進去。偶爾，當我們在幔子前跳舞時，有人經過而跌倒，眼神兇惡地回頭注視，但我們通常只停留在幔子前舞蹈的地步。常常，我們對可能發生的事過度興奮，卻忘了完成這個過程。恩膏的目的是幫助我們，使我們肉體改變，進入榮耀。有一個我們喜歡流連在恩膏中的理由是：它使我們舒暢愉快；然而相反的，當神的榮耀出現時，肉體是不會覺得舒服的。

當神的榮耀來臨時，我們會像先知以賽亞一樣。在祂的同在裡，我們的肉體是如此乏力，以致除了在祂的榮光中注視祂外，任何行動都是不必要的。我要下結論說，在祂的同在裡，我是沒有職業的人；當神在祂的榮耀裡出現時，是沒有我講道的餘地的。（註3）人們透過祂的同在，認識祂的聖潔，同時為自己的罪過悔改重新過聖潔的生活。他們知道祂

是配得一切的頌讚和敬拜的；他們被催逼，內心也會有負擔要領人進入祂的同在！

雅各爲了祈求祝福，和神摔跤，結果他得到的是「改變」。他的名、他走路的樣子、他的行爲都被改變。我確信，爲了得著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改變，有時神會「制死」我們身體的一小部分（像雅各的大腿窩）。（註4）每一次我們面對祂的榮耀，我們裡面的某些東西就會「死去」，那是成聖過程的「對付」。正如以賽亞沾唇的紅炭，我們得著祂同在的熱麵包，就永遠被改變了。我們的肉體死去愈多，我們的靈命就愈更新。在以賽亞先知書的前六章都記載「禍事」，他說：「我有禍了！你有禍了！人人有禍了！」但當先知見到至聖者被高舉時，他開始談論一些只有在新約時代才能了解的事。

有一件事不會改變，就是在得「祝福」的過程中，癩了的大腿或神榮耀的炭火沾唇都是不舒服的。當我們在幔子前舞蹈時，這些會令我們不自在。舊約的祭司知道神的榮耀是絕不可輕慢的。這也是爲什麼祭司在進入幔子前要繫一根繩子在腳踝上，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帶著罪進入至聖所，是絕對無法走出來的。人們要把他的屍體拖出幔子到人的世界，並期望下次事情能好轉。今天當我們順服神的呼召，勸勉教會從恩膏中進入祂明顯的榮耀時，也必須面對諸如此類的事。

神太豐富了！

有些人透過教會歷史知道有關榮耀的事，像史密斯·維格氏維（Smith Wigglesworth）就是其中之一。在一本有關他的傳記中記載：有位牧師與史密斯一起禱告，他決定要與他一起在禱告室裡，結果，他雙手雙腳跪著爬著出禱告室說道：「神太豐富了！」那是可能的，你也能走到那地步。有關這事，或許你可以問問以諾！這個尋求的最終結果留存下來的是祂的榮耀，不是人的賞賜，也不是講道、意見或才華；在神明顯的同在裡，你我所能做的微乎其微，然而大而有的事卻會發生。反之，若你我做「我們的事」，就會成果稀少，神的榮耀也不在其中，這就是不一樣之處。

另一個恩膏與榮耀的不同是：若在冷天你以雙腳摩擦地毯，然後摸別人的鼻尖就會觸電；若你以空手抓二二〇伏特的電線也會觸電；這兩種狀況，火花背後的能量都是電流，兩者產生的原理也相同，但一個只給你一點靜電，另一個卻可能在瞬間擊殺你或點燃你的整個世界。它們來源相同，但能量、目的與範疇不同。若我們讓神以祂明顯的同在取代我們的節目，那當人們走進教會或在購物中心與我們相遇，無須費一言一詞就會立刻悔改認罪，與神和好。（在第八章我

們會有更詳細的解說，標題是「同在目的」。)

我們不能轄制神

我們須要學習如何接待、歡迎神明顯的同在到一種程度，以致單單是神殘留在我們當中的榮光，就能帶領罪人悔改，立即歸向神。我渴慕那種復興，但假如我們不留心，燈光會熄滅。我們無法轄制神，因為我們還未被許配給祂，祂仍在尋找毫無瑕疵、玷污的新婦，我們必須切記祂已經在祭壇上棄絕一個新婦，祂會再棄絕另一個的。

我相信神會摧毀教會，誠如我們已知的，假如祂必須如此做才能接觸人們，祂會做的。祂不會喜悅我們不能成為祂完美的教會，祂只認領神所建立的教會。假如我們的惡臭、人造怪物攔阻祂的工作，祂一定會挪除我們的廢物堆，去接觸飢渴的人，因為祂的心願是要拯救失喪的人。假如祂能為拯救失喪者犧牲自己的兒子，祂也會犧牲我們的。

我們必須與神的心願相合。你我每週所帶來崇拜的聖經說：「假如我們不讚美祂，這些石頭必要呼叫出來。」^(註5) 若教會不讚美、順服祂，那祂會興起願意讚美祂的百姓。若我們不在市鎮頌揚祂的榮耀，那祂會興起一批無宗教僵化、不

受壓抑的人，向他們彰顯祂的榮耀。如今祂的問題是：我們正被不情願的屬靈大病捆綁，就是不夠飢渴！

只有悔改能成事

神不會走向單要祂福祉的人，祂會走向那些尋求祂面的人。在舊約中，一個人若拒絕見你，他就是故意離棄你。在教會的老規條裡就是「明哲保身」。我們或許能誇大自己的成就或忽視自己的毛病，但只有悔改能使我們與神同行。只有一個方法使祂從復興中的造訪變成長期同住，那就是你我以眼淚和悔改為祂預備住處，因為那時祂不再向我們的無知隱藏，事實上，祂會關閉眼睛，不看我們，免得祂聖潔的目光使我們滅亡。

神厭煩向教會大申指令，祂要以眼神引導我們。意思是我們必須接近祂，才能見著祂的面。祂已厭煩透過公眾傳播方式來指正我們。我們追尋祂的手太久了，我們要祂為我們成就大事；我們要祂的祝福；我們要感覺；我們要魚與熊掌兼得，但我們卻逃避追求祂的面所需付出的委身代價。

假如你追求祂的面，你能得到祂的恩惠。我們長期享受祂的遍在，如今我們經歷到祂短時間的明顯同在，它使每根

寒毛聳立，使邪靈的勢力逃遁。

當恩膏臨到時，假如你是傳道人，你的講道會更好，但當榮耀降臨時，你一無所用，你俯伏、戰兢，只想躲避祂；如果你是歌唱家，你被恩膏，你會唱得更好，但當榮耀降臨，你連唱都唱不出來。爲什麼？因爲神說，在祂同在的榮耀裡，沒有任何的血氣。^(註6)這不是說，你是一個壞人或你活在罪中，那意思是說，在神同在的時刻，你是屬血氣的。這是否喚起你對所羅門獻殿景象的記憶呢？當時神的榮光充滿全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職。^(註7)他們不是在祝福中被毀滅，我想他們是因懼怕而俯伏在地。

假如我曾聽見神的聲音——那確是從神來的

當神榮光降臨時，人們會有一些奇怪舉止。我曾在一個神榮光顯現之地一晚接一晚的聚會中見過。一天晚上一位女士說：「我從未到過這教會，其實我原計畫第二天早晨離開我先生，但今晚七點半（聚會早在三十分鐘前的七點已開始），我正坐在晚餐桌前，神向我說話。假如我曾聽見神的聲音，那確是從神來，祂對我說：『起來，現在到那有綠色屋頂的教會。』她來到教會（有綠色屋頂的），坐在最後一排，

接著她在那裡悔改痛哭兩小時，沒人需要告訴她該如何做，沒有任何從人來的話語，她的婚姻就被挽回了。

真正的復興是……

我們不了解復興，事實上，我們甚至連什麼是真復興的概念都沒有。幾代以來，我們以為復興就是豎著大旗遊過大街小巷，或走過教會的大門；我們以為復興就是有能言善道的講員、美妙的音樂、一些人決志願意來加入教會。不是的！真正的復興是當人們在餐館用餐或走在購物中心逛街時，忽然流淚對他們的朋友說：「我不知道怎麼了，但我知道必須悔改歸向神，與神和好。」

真正的復興是那些你所認識最困難的、最無法接觸的人，突破一切的障礙來到主耶穌面前。坦白說，這些人不願來接觸神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見到教會裡神的成分太少，而人的成分太多。我們企圖將教義強塞給人，我們印的福音單張多得足夠把整個建築物貼滿；我感謝神使用福音單張去接觸人，但人們不要教義，不要小冊，他們不要我們軟弱無力的爭辯，他們要的是祂！（我們何時才能學到：假如人們因辯論而信，哪一天他們不也容易因言論影響而離開？）人們可

能一時被我們的音樂吸引，但他們的興趣只在好聽的音樂。我們不應在屬世事物上與他人較長短，世俗無法與我們媲美的是神的同在。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祕訣，條件是你必須答應要「去」告訴他人。你想知道人們何時會開始來到你的教會嗎？就是當他們聽到在那裡有神的同在時，他們一定會很快地來。是時候了！我們該重新去發現神明顯同在的能力。

神正在尋找渴慕祂的人接受祂的同在。當祂蒞臨時，無需報紙、收音機或電視的廣告，你所需要的就是神，人們會從遠處、近處來參加你們所有的任何聚會。我不是在談理論或小說——它正在發生！它的肇始就是飢渴者的禱告：

主啊！必有更多……

附註：

1. 參閱使徒行傳九章3~6節。
2. 詹姆新·史壯（James Strong）的《史壯聖經索引全編》（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韓銳克森出版社），「恐怖」（#H2847,#2865）。
3. 參閱希伯來書八章11節。
4. 到今天，有一些猶太人還是不吃動物身上大腿窩的筋。見創世記

三十二章32節。

5.參閱路加福音十九章40節。

6.參閱哥林多前書一章29節。

7.參閱列王紀上第八章。

第4章

得見神面

神同在的祕道

「**我**知道就在這裡了；我感覺得出很靠近了，一定有方法可以到那裡的，喔，就在那裡！雖然道路看起來不很好，事實上，看起來顛簸且有血跡，讓我們看看，他們怎麼稱呼這條路……悔改。你確定是這條路嗎？你確定這是我能得見祂的面和祂同在的道路？現在我要去問一位走過此路的人。摩西，你怎麼說？你曾經歷過，請告訴我。」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摩西說，求祢顯出祢的榮耀給我看。（出卅三17~18）

耶和華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卅三20）

當摩西求神向他顯出祂的榮耀時，神警告他，沒有人能見祂還能存活，甚至在新約時代，這個陳述還是真的。只有

死人能見神。在祂的榮耀與我們的死之間有一種關聯。

當摩西向神提出要求說：「我想要，我切切想要！」時，摩西已經有會幕的藍圖。他是神揀選接受建築圖的人，這圖預表加略山的救恩以及最後人與祂同在的復合。我敢肯定摩西看著會幕及律法，思想到：這不是實體，這只是神將要成就之事的模型；它只是一種樣本，一個影子。我想他知道會幕中的每件物品都有它預表的意義，他想要見真正完成的作品。此人即將「開始興建一個大教堂」，由於它大到無法在一個世代蓋好，所以他說：「向我顯明祢的榮耀。」那時神才對他說：「你不能見我的面，只有死人能見我的面。」

我之所以喜歡閱讀關於有異象的禱告者，如麥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及威廉·西摩（William Seymour）。他們在阿蘇薩（Azusa）街整夜禱告求神的榮光降臨時，喜歡把頭埋在蘋果箱裡。我相信當神的百姓聚在一起迫切禱告到某種飢渴、能力、激情的極致時，神就不忍再耽延。那時，祂會說：「好了！我不再多耽擱，是時候了！」

一九五〇年在阿根廷就曾發生這種事。有一個人名叫愛德華·米勒（Edward Miller），寫了一本書叫《為阿根廷哭泣》（Cry for Me Argentina），書中描述一個源自阿根廷的大復興，卻影響了整個南美洲及全球。米勒博士現在八十多歲，四十

多年以前他在阿根廷是極少數的五旬節教派，或稱純全福音傳道的工作者之一。他說了這個有關阿根廷聖經學院五十個學生如何開始禱告，帶來屬天造訪的故事。由於禱告者對阿根廷的強烈負擔，他們必須暫時停課，日復一日地共計四十九天，學生們在聖經學院裡禱告，為阿根廷懇求。當時的阿根廷照米勒博士所知是一個屬靈荒蕪之地，他說那些年間在貝隆（Juan Peron）政府統治下的阿根廷全國，大約只有六百個被聖靈充滿的信徒。

米勒博士告訴我，他從未見過人們如此迫切而長久地流淚禱告，那必是從神而來且有目的的。今天我們不太了解什麼是代禱，很多人以為代求就是呼喊抵擋邪靈，但那不是絕對必要，我們需要的只是單純地讓「父神」出現。

只能以「非屬地的哭泣」來描述

米勒博士告訴我，學生們日復一日地流淚、哭喊，有一個年輕人，頭靠在水泥牆上流淚，四個小時之後，淚水沿著牆壁流下來，六小時之後，他已經站在自己淚水形成的小水灘中！這些年輕的代禱者天天流淚，他說那只能以「非屬地的哭泣」來描繪。這群學生不是只在為自己的罪悔改；他們

被聖靈感動進入所謂為「他人的罪悔改」代求的光景，他們開始為整個阿根廷國家、城市、鄉鎮，別人所做的事事物物悔改、認罪禱告。

米勒博士說在主前流淚代禱進入第十五天時，有一句預言性的話語被宣告出來：「不要再流淚了，猶大支派的獅子已在阿根廷的王子身上運行。」十八個月以後，阿根廷人到足球場參加福音性醫治聚會的人數高達十八萬人，連全國最大的足球場都不夠容納到場的會眾。

我無法忘記他對我說的話：

「假如神在一個地方能召聚足夠的百姓，抵擋統治者和撒但的權勢；假如祂的百姓足夠以正確的方式——自卑、破碎自己、悔罪代求，抵抗撒但的權勢，那麼神一定會在魔鬼統治管轄的地區出示勒令趕出的公告。當祂如此行的時候，榮耀與光明就開始來臨。」

我們實在應該祈求神在我們所居住之地開啓天門，讓神的榮光蒞臨，教所有的居民無法拒絕、抵擋，因為撒但的權勢已被摧毀。這一切要如何發生呢？藉著神榮耀大能的造訪！喔，「禱告者」的興起能使地獄的門關閉、天堂的窗打開。

我們喜歡圍著燃燒的荊棘跳舞

我們的問題之一是每當我們有好的敬拜，感覺像復興臨到，我們便停留在那種光景不再繼續追求神，反而圍著燃燒的荊棘跳起舞來。我們被燃燒的荊棘所吸引而忘記返回埃及釋放百姓，使他們得自由。

神正在告訴祂的教會，只有被祝福是不夠的；只有接受祂的賞賜，行在祂的恩膏中是不夠的。我們不要只求更多的祝福，我們要施恩的主；我們不要更多的恩賜，我們要賜恩的主。「你是說，你不相信恩賜，你不要神的賞賜？」不！我是說，有些時候我們在情感上錯看從「另一個世界」造訪這個世界之事，以致我們忽略崇高、神聖的目的。不要只因神有的「玩具」而興奮，祂要你對祂感到興奮。我的傳道事工，需要經常到各地，每當我重返家中，如果孩子們不斷地問我：「爸爸！你幫我帶了什麼？你有沒有買東西給我？」我不會太興奮的。我了解對孩童而言，這很正常，但我真正需要的是，在我離家時，夢想聽到的是六歲的女兒不管有沒有玩具在皮箱中，爬上來坐在我腿上說「愛」我。我想那是我的孩子們在一段歲月過後，禮物、玩具都破損了，仍會記得的時刻。父神的心願也是一樣。神的追尋者要的是神，一

個「追求神心意的人」不會滿足於「神的事物」。(參徒十三22)

大多時候，當我們經歷從神來的造訪，我們的眼目會留意錯誤的事物，我們要祂屬靈的「玩具」，^(註1)我們告訴祂「觸摸我，祝福我，父啊！」我們設法使我們的教會變成「祝福我俱樂部」，聖經上的祭壇不是「祝福之地」，祭壇的存在只為一件事。問問被牽到祭壇的羔羊就知道……那不是一個祝福之地，那是一個死亡之地。但假如我們能擁抱「那樣」的死，或許我們便能見到神的面。

你為何費這麼多的篇幅談「死」？

我要談新約中與死亡等同的是悔改、破碎、謙卑在主前。太多的時候我們對神的話語有口無心，我們口說那是真的，但行為表現出來卻不像是真的。假如神對祂的話認真呢？假如真的只有死人才能見祂的面呢？

我們太容易滿足於某些不是真如你想像的事物，我要強調的是教會正再度陷在大危險中，停留在象徵神同在、奇妙造訪的燃燒荊棘上。與神相會後面有一個更偉大的目的（不單只是讓我們得祝福）——神要在我們所處的城市上打開天

堂，讓沒有神的人們認識祂是主，知道祂愛他們。這才是神在我們當中造訪的真正目的，我們必須把眼睛從「玩具」轉向目的。

像摩西一樣，我必須呼喊：「不！主啊，謝謝祢，那些不夠，我們要更多，我們想見更多，我們想見祢的榮耀；我們不要只見祢以前曾在何處，我們要見祢現在要往何處！」

呼求神指示我們，祂要在何處打開我們社區的天窗，是我們必須站的立場。那是我目前正在尋求的，我想知道祂要在何處打開天窗，好教我能預先到那裡，神對選擇降臨之地有祂至高的主權。世上無人能點著燃燒的荊棘，只有神能。我們該做的就是行經曠野，找著那地，然後記得脫鞋，因為所站之處是聖地。

我幾乎可以聞到燒焦味……

有時在我拜訪的地方，我幾乎可以聞到葉子的燒焦味。它使我覺察到我們已經靠近神要賞賜的異象之地。

目前為止，我們所見到的是教會的更新。我認為「復興」不是用在我們所見之事最好的字眼，因為復興（revival）是指從死中復活過來。我沒有合適的詞彙來描寫神所要做的。你

要如何形容「海嘯」呢？你怎麼去形容大浪？你如何能談論神藉無以言諭的恩典和能力所成就的事呢？

我所渴慕、夢想的聖經典範是神在尼尼微城的作為。我想見神的浪潮橫掃過城市，將原本充滿人傲慢的習性改變成徹底悔改、認罪的情景。我期望見到像先知約拿所描繪的尼尼微全城禁食悔改的景象。

這類復興原應在拿撒勒發生，但卻沒有。拿撒勒應是最適宜之地，因為城中住著最偉大的教師。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裡說：「神的靈在我身上。」接著祂把自己要做的事讀出來——醫治病人、使瞎眼的得看見、釋放心靈被捆綁的人，但祂卻不得在當地施行這些奇蹟，因為拿撒勒地的人不信。我們需要費思想這件可悲的事，因為拿撒勒在主耶穌的時代是「聖經地帶」；拿撒勒原是最有可能見主施行奇事之地（你絕不能以人或地的外觀來判斷）。

我不管一個人或事物的表現如何，只有神知道祂未來的計畫，許多基督徒藐視大都會如洛杉磯、紐約、底特律、芝加哥、休士頓等地；洛杉磯可能是色情之地、好萊塢影城所在地，但尼尼微在當年更是不被看好會有復興之地！上海、新德里、雅加達、里約熱內盧……等等城市就更不用說了，但是假如有人肯找到電源，祂的榮耀會充滿這些城市的。一

定會！因為祂說：

「神的榮耀要充滿全地！」（參民十四21）

我是一個活的死人

只有死人能見到神的面，所以當你走進幔子，你必須說：「我不再是活的，我是一個活死人。」當一個死刑犯被帶往刑場的最後一程，在他們關閉迴廊門之前，典獄長或守衛長之一會一路喊著：「死人正在行進！」這是要教每個人保持安靜，對這位走人生最後一程的人表示尊敬，這人現在是活的，但他只剩很短的時間，當他走到執刑室時，一切都結束了。這是羅馬書十二章1節所描述基督徒存活的寫照——死人正在行進。

舊約時的大祭司望著把他與至聖所隔開的幔子，讓其他的祭司把繩子綁在他腳踝上時，他知道自己「正在行進的死人」。只有靠著神的恩典與憐憫，他才能活著走出那地方。今天我們無法了解接近神的榮耀是何等地微妙，我們談榮耀並說：「榮耀在這裡！」但實際卻不是，只是「恩膏」在這裡，可能是一點神的光。如果神的榮耀全然出現，那麼我們都必死無疑。在祂大能的同在裡山嶺都要融化，何況人的血

肉之軀呢！^(註2)

我們沒有抓住神的榮耀（或許我們根本無法抓住它）。使徒保羅說：「一切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林前一29）當神的榮耀來臨時，若有血氣的人在場，他一定會死，因為在祂的同在裡沒有人可以存活，唯一能存留在祂大能同在中的就是「死的」人，因為只有死人能見祂的面。

我不知道能否活著回來

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懷著沈重的心情離家，告訴他的家人說：「我不知道能否活著回來？我沒有把握，我已經做了每件我該做的事，我的以弗得正不正？」猶太人非常謹慎小心地避免玷污，大祭司在進入至聖所的前一個晚上甚至不准睡覺，其他的祭司們令他整夜清醒，讀律法書給他聽，好使他不曾不小心夜晚作夢，玷污自己而冒犯神。

我們可以想像，當真理的時刻來臨時，大祭司小心地把他的指頭探入獻祭羔羊的血中，塗在他的耳垂上，並把一些血塗在他手腳的大拇指上，為什麼？象徵性地，把自己當作「死人」，以便能接近神的榮耀而不至於死。當象徵死亡的血從頭到腳塗上後，祭司會深深吸一口氣，再望一回肉體的國

度，確定綁在腳踝上的繩子，然後拿起香爐。祭司會抓一把聖潔的香，灑在這個繫著鏈子的容器，底部裝著炙熱殘火的灰爐上，使它產生一股聞起來芳香的濃煙，然後祭司將香爐從幔子底部放入，來回擺動直到濃香充滿整個至聖所，這時他才輕輕地抓開幔子的底部爬進至聖所，存著恐懼、戰兢的心，期望能活著出來。進入至聖所，用雙膝是比雙腳合宜的。

亞倫世系的祭司知道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事

瀰漫的濃煙是祭司最後的一道防溝渠，用來保護他在全能神的至聖所存活。亞倫世系的祭司知道一些有關神的事，那是今日我們需要去重新發現的。他們知道神是聖潔的，人卻不是；他們知道屬血氣的人，假如遇見沒有遮掩的神的榮耀，一定立即死亡。所以每當他們要進入幔子，一定要製造足夠的濃煙來隱藏自己——甚至在遵照神一切指示，塗上犧牲的血、整夜讀律法書之後，還是必須如此。他們之所以要使濃煙稠密，就是爲了讓他們什麼都看不見，大祭司必須盡他的責任包括灑血，一切都靠觸覺，絕不憑眼見。濃煙對人而言是一種可能可以存活，再見白晝的記號。（參利十六）

我相信香料的煙不只是讓人見不到神，或許假如至聖所未充滿濃煙，那麼神的榮耀便毫無遮掩地見到「活生生的血氣」。有一段值得注意的經文說：「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啓八1）

天上的使者為何沈寂站立三十分鐘之久呢？在前章的內容中提到聖徒穿白袍排列出現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們會朽壞的肉體將轉變為不朽壞的；不敗壞的將取代敗壞的。然而甚至在那時，血氣的殘餘仍存在。我相信當我們踏進珍珠門，天使沈默三十分鐘彷彿在說：「被救贖者竟站在那至聖者面前！」對他們而言那是不可思議的，血氣的人竟能站在神的榮耀裡，但那確是可能的——藉著祂所流的寶血與祂死而復活的大能，我們被改變。只有死人能見神的面。

祂的憐憫使祂遠離我們

是神的憐憫使祂與我們遠離。一代復一代地，基督徒敲著祭壇，有點奇怪地禱告說：「神啊，來就近我！」我相信祂一直以正反兩面的方式在回答我們，一手招呼我們說：「求我靠近，我願與你親近。」但同時，祂也按捺著另一隻手，警告地說：「小心，小心，假如你想靠近，那麼切記每

件事物都必須是死的；假如你真要認識我，那麼每一件事物都必要死去。」

爲何見神就死？焚燒祭牲的氣味，如何能邀請祂從天降臨來造訪世人呢？有一些有關死亡邀請神的事，你可能不了解，但在教會歷史上每一個復興都有死亡介入！在第一、第二次美洲大覺醒時有死亡，五旬節派先鋒法蘭克·巴特門（Frank Bartleman）在阿蘇薩復興（Azusa Revival）中說：「你悔改的深度，將決定你復興的高度。」

死去愈多，神愈靠近

好像祭物的味道是一種神能靠近百姓又不擊殺罪人的印記，祂的終極目標是與人類重新復合，維持親密的交通。人是祂最高價的創造，卻因犯罪而死。神無法接近屬血氣的肉體，因爲它們充滿世俗的味道。因此血氣必須制死，祂才能靠近。所以當我們求神靠近時，祂雖樂意，但祂也會說：「我無法太接近，因爲假如我接近你，你的血氣必須全然破除。我要你了解，如果你的血氣能死去，我才能靠近你。」

這就是爲什麼新約中與死亡等同的悔改與破碎能帶來神大能、明顯同在的原因。但是由於我們不喜歡死亡的氣味，

所以我們逃避悔改。任何聞過焚燒野獸皮毛腥味的人，必定同意那實在不好聞。對人類的感官而言，它絕不是討人喜歡的，但它卻是神喜愛的，因為那是祂能再度與所愛的人接近的一種記號。

忘卻「高昂的娛興節目」

神所喜悅的與人的喜好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有一次當我在講道時，神對我說：「兒呀！你喜愛的敬拜方式與我所喜悅的敬拜方式是不一樣的。」我開始留意，太多時候，我們精心設計敬拜的方式，爲了討人的喜愛，我們想辦法搔著他們的癢處，我們要他們有「高昂的娛興節目」。不幸的，這類的聚會很少向祂——唯一值得我們敬拜與稱頌的對象傾倒我們犧牲的愛。

神寧願與少數真正愛祂的人獨處相交，而不願人人來享受餘興節目。我們原是爲神開派對，但我們卻在彼此交換禮物之中完全疏忽「祂」！在「向自己死」這件事上是有一些特別的地方，可能不是我們喜歡的，或是你可能會想那與我們無關，也不悅人耳目，但那對神卻有意義。

假如你讀這本書是想得到聖靈，讓你背脊發寒發顫，那

麼你會失望；但是如果你打開此書，從心底深處知道教會在敬拜和各方面需要改革，那麼你不會失望的。上次我讀詩篇一〇三篇1節說道：「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它並不是說：「我的主啊，祝福我的靈！」神厭煩人類只尋索祂手上的祝福，祂要我們享受見祂的面、與祂相交的甜美。但是切記，只有死人能接近祂，見到祂的面！

神不敢太靠近……

我們當中很多人滿足於既想抓住神救恩的衣襟，又想保有自己墮落的生命、滿足血氣野心的光景。神願意從幔子下伸手賞賜我們，除非我們願意把「緊握己物」的人生全然獻上。

神不敢太靠近我們，滿足我們屬靈的饑荒，因為那可能將我們所寶貴的事物都制死。選擇在你！

神正在尋找願意在腳踝上繫上繩子的人，並且願意向神說：「我死就死吧！但我必須見王，我願付上一切的代價進入幔內；我要塗上血；我要悔改；我要盡一切的可能，因為我對只知道『有關祂』的事已厭倦，我要認識祂，我必須見祂的面。」

無論你是誰，你會做何事，或你的宗教背景如何，能使你進入幔內的唯一方法是透過制死你的血氣。真正在神前悔改與破碎的死亡使祂靠近你。使徒保羅說：「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前十三12）到那時，我們必能認識神完全的本體，就像祂現在認識我們的全部一樣。

使徒約翰爲了信仰被放逐到拔摩海島，但我相信還有一個更深的理由。只有當約翰像個「活死人」，在被放逐的島上任憑自己死去時，他才聽到一個聲音，並且轉目仰望神子耶穌基督的面容。

我們自以爲認識神，屬於教會的一份子，但我們需要細細地來看約翰。這位曾經倚在耶穌胸膛的人，他是主最親近的門徒；他曾叫醒沈睡的主平靜加利利海的風浪；曾見耶穌制止送葬的行列，觸摸死去的男孩叫他復活，活生生地將他交給他的母親；然而這位使徒約翰，在拔摩海島上轉頭第一次在未遮掩的榮光中見到主時，他說主的頭與髮潔白如羊毛；祂的眼如火焰；祂的腳像鍛鍊光明的銅。經上記載道，約翰仆倒在主的腳前，像死了一樣（參啓一17）。爲何約翰認識耶穌已三年了，還如此表現呢？約翰看見主的剎那，他嘗

到死味，因為他看見了生命的主，死是真見到祂的代價。我所能說的是「這是死亡的好日子！」我死去的成分愈多，祂便能愈靠近。施洗約翰也知道這個祕密。耶穌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太十一11）為什麼呢？約翰蒙恩而了解這個鮮為人知的有關真實傳道、敬拜、聚會的原則：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30）

假如我衰微，那麼祂才能愈增加；如此，愈少的我，就表示愈多的祂。施洗約翰明智地足以認識這位真正賞賜萬物與大能的施恩主，他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什麼。」（約三27）基本上來說，我的成分愈少，才能有愈多的空間給祂；我死得愈多，祂愈能靠近。這種關係能進行多遠呢？我不知道，但我能告訴你該問誰，與以諾談談吧！他向我們指出，你能與神同行，但你會一路走到「死」去。

聖經上說：「弟兄勝過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啓十二11）你想免去死亡嗎？你要不要神在你生命中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不是來自神的手，是來自祂的面容，與祂有親密關係。當你見到祂，真認識祂，你便來到有能力的源頭。

它不是廉價的祝福

真的，所有的血氣在祂榮耀的同在裡都必須死去，然而所有在祂榮耀裡屬靈的事物必定存到永遠。你生命中永恆的部分是可以存留到永遠的，但首先你屬血氣的東西必須死去。你的血氣使你無法進入神的榮耀，所以當你讀這些話時，你彷彿落在永無止盡的摔角中，在血氣與屬靈之間掙扎。是到了該向祂說：「主啊，我要見祢的榮耀！」的時候了！摩西的神願意向你啓示祂自己，但那不是廉價的祝福，你必須放下一切，全然死去，祂只能在你願意死去時，才能走向你。

你必須忘記誰在你身邊，棄絕所謂「正當的禮節」。神正要對付、重新定義我們所謂的「教會」；祂正在尋找追求祂心意的心；祂要大衛的教會追求祂的心^(註3)（而不是單要祂的手）。你能只追求祂的祝福、享受祂的玩具，或是你要對祂說：「不，父啊，我不只要祝福，我要祢，我要祢來靠近我，我要祢摸我的眼、我的心、我的耳，並且改變我！主啊，我對自己的所行、所做已感厭倦，因為假如我能被改變，那麼全城、全市的人也都能改變！」

我們需要為突破來禱告，但是假如我們自己不能破碎，

我們便無法為突破來禱告。突破是來自破碎自己的百姓，不追逐自己的野心，只追求神的心意。我們需要為我們的城市哀哭，如同耶穌當年為耶路撒冷哭泣一般；我們需要從神來的突破。

當神的手要陶鑄你的心，不要抵擋聖靈，你靈魂的陶匠要「軟化」你，祂要引你進入柔軟。不需像從天吹來的颶風一般讓你知道祂的同在，祂要你柔軟到一個地步，從天而來的微風就能讓你體會祂的同在，那最小的和風便能使你心雀躍說：「那是祂！」

我們要生命，但神在尋找死亡

我們需要為製作討人喜愛卻不討神喜愛的聚會形式悔改。正如大多數的男女，我們要「生」在我們的聚會中，但神卻要我們「死」在我們的敬拜裡。這透過悔改與破碎而來的「死」，引導我們進入神的同在，且領我們活著靠近主。

到此地步，許多人會覺得不自在，因為開始聞到煙味了。他們能聞到空氣中活物被焚燒的味道，那對我們而言並不好聞，但神親近憂傷痛悔的心。聖經說：「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路十五10）

死亡與世人的悔改能帶來天上的歡喜。

復興必須從你的教會開始，然後擴展到社區。假如你渴慕復興，那麼我有一句從主來的話要對你說：「火不會降在空無一物的祭壇上。」祭壇上必須有祭牲，火才能降下，假如你要神的火，你必須成爲神的燃料。主耶穌犧牲自己完成救贖，祂正在呼召每一個願意跟隨祂的人做什麼呢？捨棄自己的生命，背起他們的十字架來跟從祂。^(註4) 依照史壯的聖經註釋，「十字架」的希臘字「stauros」意思是「象徵性地，暴露於死地，例如捨己。」^(註5) 以利亞直到預備妥薪柴與祭牲之後才求神降火在祭壇上，我們一直在求神降下火來，但是祭壇上卻空無一物。

假如你真的渴慕神在你的教會賜下火來，那麼你必須跪在祭壇上對主說：「神啊，無論要付上什麼代價，我把自己放在祭壇上，求祢把我燒成活祭，我的主！」那麼我們便能跟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所描述他如何在第一次大復興中帶領大批群眾信主的過程：

我把自己點燃，叫人們來看我被焚燒。

附註：

1. 我用「玩具」一詞來描寫我們對神的禮物的態度。我並不是企圖小看或貶低從神而來超自然恩賜的價值和目的。神賜給我們這些寶貴的恩賜諸如先知預言的恩賜、知識言語的恩賜或醫治的恩賜不是用來討好血氣、影響人心，它們乃是為要啓發、裝備基督的身體，完成祂傳道的事工。
2. 參閱士師記五章5節；那鴻書一章5節。
3. 參閱使徒行傳十三章22節。
4. 參閱路加福音九章23節。
5. 詹姆斯·史壯（James Strong），《史壯聖經索引全編》（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韓銳克森出版社），「十字架」（#G4716）。

第5章

進或是出

與神相會的機會

每當我見到人飲食、舉止和世人無異，我就忍不住會喜歡他們！他們不會耍任何宗教花招，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是誰（最使我討厭的是那種耍弄手段並偽裝自己的人）。幾乎每次我行經酒吧或夜總會，都會有一個驚人的思想來到心中：「主啊！為何不是在這裡？為何祢不在這裡突破？」

我對復興的定義是：神的榮耀衝破教會的圍牆，流露到各城市的街道。在現今的世代裡，歷史上最大的復興可能是在週五晚間神進駐購物百貨中心；我渴想見到每一個連鎖購物中心被迫聘請全職牧師來處理每天大批流淚、悔改認罪的群眾；我想見到向全城呼召自願的傳道人來處理大批因經過城鎮就悔改認罪的人群。（安全人員知道如何處理小偷，但他們能否處理因悔改認罪陷在絕望中的人呢？）多忙碌的日子啊！

我相信是神在攪動這種對祂同在的渴慕。當神的日子來臨時（假如祂的百姓願意追求祂的同在），現有的教會可能無法應付大量失喪的靈魂願意歸向神的情況。目前現代教會最好的可能是一個照顧中心或是一個維修機構，最差的可能是一個曾經輝煌的博物館。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屯積錯誤的東西在「置物架上」。我們提供乏味且滿是塵埃的架子、人爲的宗教禮儀給心靈真正飢渴的人。這些宗教禮儀是沒有人真心想要的。徒具形式的宗教禮儀就像「藍色的洋芋泥」或其他非自然的調味食品，只能令人倒胃。假如有人能開一家只供應耶穌的店，那麼飢餓者必大量擁入。也許我們未儲存正確食品的理由是因爲它並不是廉價的。

今日的教會在越過曠野的旅途中只走了一半，我們在西乃山紮營，正如出埃及記以色列百姓一般。很明顯的，我們正走到一個必須下決定作選擇的時刻，你是要前進還是後退呢？

摩西到神那裡，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爲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爲聖

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出十九3~6）

這是舊約中新約的言語，神明顯地賜給他們進深至另一個與神建立親密關係層次的選擇。（註1）

我們來到面臨抉擇的山嶺

我們可以自足於燃燒的荊棘，為第一次與超自然的神會面的經歷而歡欣鼓舞；我們可以滿足於神啓示雕刻的十誡、祂的智慧 and 所有祂所做的事，但是如今我們來到抉擇的山嶺，諺語上所謂「路上的岔路」。神將我們從罪惡的世界中帶出來，祂開始從我們當中揀選子民，這就是曠野旅程真正的意義。神要把祂的百姓分別出來。

彼得寫道：「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彼前二10）神選擇未受教育、沒有尊嚴的奴僕和卑賤的僕人，把祂的屬性安植在他們裡面，將祂的名寫在其上。祂把他們帶出埃及說道：「如今，我要使你們成為我的子民。」祂正在真正地建立祂的新婦。

主帶領亞伯拉罕的後裔到了西乃山，那並不容易。當群眾們需要食物，神要他們向祂尋求食物，他們卻反倒痛罵摩

西、談論在埃及地那個曾捆綁、奴役他們之地的「好時光」。儘管如此，摩西仍然禱告，神就賜下鶴鶉和嗎哪。同樣地，當他們缺水時，他們也是如此，不去祈求神，仰望祂豐盛的供應，反倒立刻向摩西發怨言，回首埃及地的「好時光」。神為以色列百姓預備更美好的事，但幾乎在那當頭，祂似乎在思考著：「假如我能帶他們翻山越嶺，爾後我就有希望在凡事上引領他們。」

呼召到「祂同在之地」

出埃及記可悲而不幸的事實是，神帶到西乃山的人群並不是祂領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的子民。神在他們的歷史上第一次呼召他們並使他們為一個國，祂帶他們到一個地方——一個祝福之地和一個改變之地——在那兒他們卻不願前往。不要誤想這「地」是一個地圖上有形的地方，因為這些人民已經漂流過曠野，他們的祝福並不包括一些顛簸的石頭地。應許之地雖是神領他們出來的目的，但神要他們進入在祂裡面的應許之地。祂呼召他們到立約之地，一個能與造物主親密之地，那地不是為其他星球其他族類所預備的；那是至隱密之地。我們以為「祭司的國度」只是新約或基督徒的

想法，但它也是神原本計畫為以色列人所預備的。

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往百姓那裡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預備好了，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到角聲拖長的時候，他們才可到山根來。（出十九10~11、13下半）

雖然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山邊聚集基本上是相信害怕的探子們的消息，且害怕地逃避應許之地，但他們真正失敗的原因是在西乃山腳下，神企圖在山上讓以色列人來親近祂，但他們卻覺得不自在。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因為神降臨是要試驗你們，教你們時常敬畏祂，不至犯罪。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出二十18~21）

他們看見閃電，聽見雷轟，就害怕退卻；他們從祂的同伴中逃開，不像摩西一般追求祂；他們不喜歡神所選擇的領導方式（祂在那時不能放下祂全能神的身分來取悅人，祂今日也不會如此做），所以他們逃避至聖者的結果，就是在他們或他們的子女進入應許之地之前就死了。他們寧願遠遠地敬

拜祂而不願與祂有親密的關係。

神當初的計畫並不是要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在曠野中，祂要帶領這批人離開被捆綁奴役之地，進入應許的迦南地；祂要賜給原為奴隸的百姓一個新的國度，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和遺產，但他們卻因害怕和不信而不能擁有。當他們望著往應許之地的約旦河畏怯退後的那一刻，他們的命運已被判決。但判決實際上肇始於他們在西乃山逃避、拒絕神同在的雲彩時。他們在那裡逃避神，要求摩西站在他們與神之間（教會也是在這相同的問題上掙扎）。我們寧可要一個人站在神與我們之間，我們恐懼與神有屬靈的親密關係。這種害怕的根源來自伊甸園，當神期望與他們有甜美的交通時，亞當和夏娃竟羞恥害怕地躲藏起來。

我們是逃開還是跟進？

現在讓我們仔細來看各地的教會，我向你保證在聚會的人當中，有些人是「黨國元老」，有些是幾個月或幾年以後才來的，有些是初信者或是新來的。今日神帶領各種人來到山下，你原「不是子民」的要成為「子民」。神把我們從罪的奴僕下釋放出來；祂把一些人從破碎的婚姻中拯救出來，把一

些人從酗酒或其他凌虐的問題中釋放出來。我們以往曾被從無業、赤貧、憂鬱或其他悲慘的光景中釋放，如今我們都聚集在祂聖山的腳前，聆聽祂要我們靠近祂的呼召。我們面對與數千年前以色列人一樣的挑戰：我們要逃開還是跟進？進到哪裡呢？進入祂的同在裡。

今天在教會中有一種期許和興奮的氣氛，你可能像我一樣感受到「它不太遠」。有一些學者相信，當以色列人站在西乃山腳下時，他們離應許之地只有幾天的行程。他們之所以耽擱是因他們不願靠近神。他們害怕親近神的心就撒下了害怕敵人的種子，同樣的，今日的教會也是如此，我真的感受到我們正站在重要的十字路口。

另一方面，我們可能會說：「我們已經走得太遠而不能夠即刻回轉。」但我們也可能會說：「我們已經累了。我們想要在這裡坐一下。」真正的問題是，神怎麼說？我相信祂想要我們了解我們在這方面的位置。祂要我們伸手去接受今日祂所要給予我們的一切。

從此刻起，你我要在兩者之中選擇其一：一、我要不計一切的代價，成長進入與祂相交的關係。或是二、我們要回轉倒頭，成為設計節目、安排聚會、制定組織、作社區活動的教會成員，做一切「好人」能做的「好事」，最後喜孜孜地

回首過往說：「我們有過好時光。」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但我不要年華老去，有一天回顧時帶著遺憾說：「喔，我們曾經有過好時光！」在我明白現在還可以與神同住時，為什麼不要呢？我可以每天走在祂為我預備的道路上。假如我們敢每天跟隨神，那麼可能有一天我們回首時，會說：「我記得那些年日，那是在我們得著祂同在的大復興之前！」

我們的未來全在於我們的觀點

坦白說，我們的將來就靠我們此刻的決定。假如我們的觀點是：「嗯，我們做得還不錯。」那麼我們就可能成就到此，但假如我們說：「主啊！謝謝祢，……但還有其餘的呢？一定有更多！向我顯現祢的榮耀吧！」那麼未來會完全改觀的。

撒但最成功的伎倆就是讓我們跑錯終點線，牠費盡心思地想辦法讓我們停住腳步說：「我們完成了！」牠很高興看見我們跌倒或在最後一刻半途停住，卻未留意到終點線仍在前方。使徒保羅知道他所說的，他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腓三13~14）

我們必須從西乃山事件學習。西乃山是神給摩西建會幕藍圖之地；西乃山也是神給摩西祂的律法——十誡之處，但同樣的也有其他重要的事發生——金牛犢偶像的製造也在那裡。

首先，神在西乃山顯明祂要自己直接介入百姓當中。摩西一直是神與以色列人之間的傳話者，直到那一天來臨，那是一個轉折時期、一個段落。神說：「好了！是該長大的時刻了！從今以後我要向你們直接說話，全國人民都是聖潔的祭司，我不要任何中間人，我愛摩西，但我不要經由他來向你們說話，我要直接向我的國度、我的子民說話。」

在教堂內許多人變成「吃奶的嬰孩」

很遺憾的，今日的許多基督徒與當年的以色列人有同樣的問題。我們沈溺於恩膏、好的講道、好的教導。太多人變成「吃奶的嬰孩」，坐在舒適的軟墊座椅上，享受有空調的建築物，在那裡有人預先把神的話消化好，再以半消化的形式反芻給我們（我們害怕在所謂「太硬」不能消化的信息中會「靈命消化不良」）。脆弱的胃不能適應堅硬的真理！

解決之道就是要迫切渴慕神自己，不要有中間人，我必

須禱告說：「神啊，我厭倦從別人那兒聽到祢，哪裡是我禱告的內室呢？我要把自己深鎖在內室裡直到我親自聽見祢的聲音！」

讀神的話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記住初代教會許多年並沒有我們所謂的新約聖經，他們甚至也沒有舊約的經文，因為那些昂貴的經卷都保存在會堂裡。他們唯一有的經文就是從祖父母們口中留傳下來的律法書的經節、詩篇及先知書——這還是只有猶太教信徒才能享有的權利呢！所以他們有什麼呢？他們與祂同行、與祂交談，在如此親密的層次裡，使他們不再需要去傾讀長久以前寫下來沾滿灰塵的愛的書信，他們擁有神寫在他們心版上嶄新的、愛的字條。^(註2)

聖靈說：「看啊，我知道棒極了！我領你從罪中出來，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滿了祝福；你每天有我的同在顯在雲柱和火柱中；我知道你有好的領導，但我真正想要的是：我要你長大成熟，我要領你進前來靠近我，進入新的親密層次裡。」

真正復興的發生並非只因為百姓尋求復興，它是在百姓尋求神時產生的。在我們愚昧的思想中，我們說：「好吧！我們要舉辦一次復興。」你可能會像要抓住龍捲風一樣！假如你能舉辦（或抓住），那麼「它就不是復興」；假如你能操

縱它，那麼「它也一定不是復興」。我們應該稱它作：一連串的好聚會，會中有像香甜奶油的花俏的講道，其上有人手點綴的櫻桃！我們可能喜歡它、品嚐它，但它不是復興。我們必須面對事實，我們變得沈溺於伴隨教會而來的事物，像詩班、音樂，但它們不是神所稱的「教會」，它們也不是真正的復興。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神要剝去這一切，問我們：「現在，誰還愛我？誰要我？」是該尋求復興的主以取代尋求復興的時刻了！

神已厭煩與祂的百姓保持長距離的關係，祂早在摩西的時代已厭煩，今日祂仍然是。祂要與你我有親近、親密的關係；祂要進駐我們的家，與我們同在，使來訪的人在進門的那刻就能被感動流淚、敬拜祂。

跑開或進駐？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摩西就接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出廿18、21）

多麼屬靈的對比！一個進駐；一個跑開！

神呼召百姓來親近祂，他們卻向反方向跑開！他們對摩

西說：「……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出廿19）他們了解只有符合神的屬性，像十誡裡所描述的，才能活著在祂的同在中。他們一邊逃躲一邊說：「看啊，我們不要活在那種境地，現在請不要讓神向我們說話！」神所要他們做的，就是祂賜給摩西十誡時所吩咐的，要潔淨己行好使神能為他們成就更多，而不是只在遠處望著他們。祂要與他們再度同行在曠野的道路上；祂要與他們同坐，與他們分享祂的心意，有親密的交流。我的朋友，毫無改變地，如今祂仍要與你、我做相同的事，我們適切的回應是：「神啊，請祢向我們說話，縱使我們必須死去！」

令人悲哀的事實是大部分美國的基督徒沒有神同在的感受，因為他們拒絕潔淨自己生命中污穢的行為；許多人企圖清除污穢，卻又陷入教條主義，卡在其中。

傾聽天父的腳步聲

當以色列人告訴摩西他們害怕時，他向百姓解釋說：「不要害怕，神只是在向你證實。雷聲、閃電只是提醒你祂的奇妙大能，好使你不犯罪。你看！祂只要你潔淨自己，以便祂能與你談話。」（參出廿20）是不是很奇妙？當你聽見父

母的腳步聲朝你的方向走來，它聽起來是那樣的沈重而冗長，特別是你正在做一些你不應該做的事時，聽起來更是如此。以色列人當時正在傾聽天父的腳步聲。聖經說，「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摩西卻接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出廿21）何等的景象！百姓跑這邊，摩西卻跑那邊，他說：「來吧！小子們，那是神，祂只是在說：『來就近我！』祂從未如此行過。當我在山頂時，祂讓我靠近祂，如今祂下來，因為祂要我們一起靠近祂。」

神的工作經常是先從領導階層開始。摩西早在上西乃山前，已經進入過祂所在的幽暗中，此刻，神要其餘的以色列民也加入摩西進入祂的同在裡，但他們卻跑開。這在我看來，猶太人的歷史走下坡是從神說：「來靠近我！」他們回答：「絕不要！」的那一刻開始。很清楚地，這個問題不只是摩西時代以色列人的——它也是現今教會的嚴重問題。

他們想要的只是與神「約會」

在我們裡面，有一些東西使我們害怕投身進入真正與神親密相交，因為與神親密必須潔淨，那個在教會中好玩、遊戲的日子就結束了。我所謂「好玩」與「遊戲」是什麼意思

呢？假如你對好玩、有趣的定義是「低度委身、高昂的快感」，那麼你所要的其實是「與神約會」，你只是要與祂一同坐在後排椅子而已。我需要畫圖表示嗎？神已厭倦我們只要得到從祂來的感覺，卻不願真正套上婚戒的委身！有些人更是重視「雞皮疙瘩」勝於榮耀！他們沈迷於恩膏、喜歡得祝福的感受、接受「恩賜」像宗教的挖金一樣、喜歡巧克力、鮮花、珠寶，祂尋找的卻是新娘，不是女朋友，是那位願與祂「廝守」的人。

我怕大部分教會的人接觸神是想從神那裡得到什麼，卻不想有任何的委身。神對祂的教會說：「我不要那樣，假如你要嫁給我，讓我們做對的事情，讓我們互相誓約！」我們一直在追求沒有獻身的廉價快感，但神說：「親密！」祂在各處都如此說：「親密！」從「親密」才能帶出復興。復興的嬰孩是來自向新郎的委身，就像嬰兒是從夫妻親密而來的。是「靠近神」的時刻了！

我們經常把馬車放在馬前，我們說：「我們要復興！」但卻從不談親密。我們追尋復興卻不追尋祂，這很像一個陌生人走向你，對你說：「我要孩子，你說呢？我雖不認識你，也不確定我喜歡你，當然我更不要婚姻裡所有的委身，但我要孩子，怎麼樣？」

教會的領袖們撰寫無以計數的書，談論有關教會的增長，但好像信息背後的意思是：「這是如何使教會無須與祂相交的成長方法。」我們企圖想盡辦法找捷徑使「親近的要素」短路。爲什麼？因爲我們所要的是「許多的孩子」坐在教堂裡，好使我們能左右觀望與各地的教會比較一番。孩子們來並不就成爲你家中的成員，他們是婚姻中愛與親密的自然產物。坦白說，今天我們大部分的教會是屬靈機能障礙的家庭——「單親」長老群，那「父」在哪裡呢？

我們真正需要尋找的是與神真正的相交。任何時候你把兩個相愛的人放在一起，大多數情況我們不需擔心他們會不會有子女，因爲那是親密過程自然的產物。

爲什麼上個世紀的大復興都不曾在美國發生？我想它與我們的世代有關，我們的道德與我們的委身同時低落，我想我們全國真正願與神深入相交的總能力，可從高漲的離婚率和破碎的婚姻等相對的數字反映出來。換句話說，我們忘了對神的委身或視它爲不重要。當我們在山上選擇離開神的面時，每一個在我們生命中的其他承諾也開始墮落並解體。

溫室的基督徒沒有根

大多數北美的基督徒是「溫室的基督徒」，他們只有在層層的保護、免受驚怕、挫折、逼迫的小心照管下才能開花。「神禁止人妄稱主耶穌的名，因它是要『付』代價的。」

但再一次地，我們看見假如你把溫室裡的基督徒抽離保護他們的環境，把他們安置在真實世界受逆境苦難的風吹、受悲傷不幸的雨淋；假如他們必須忍受炙熱的陽光與乾旱，那麼他們會發現在溫室中他們根的系統根本沒有發展，所以他們很快地枯萎，且說道：「我對此不適應！」

神對付我到一個地步，我必須重新界定我所判斷「得救」的標準。假如以「完美的環境」來證明你生命中神的同在，那麼我猜，受逼迫的基督徒就沒有神，他們怎能有呢？他們沒有聖經學院；他們沒有詩班或近代的敬拜音樂；他們沒有空調、招待、嬰兒室、電子傳呼系統、鋪地毯的會堂或輔導員，他們的敬拜環境很差。我曾讀到一批中國基督徒在教會聚會時被捕，公安人員放了一個馬的食槽在市中心，強迫參加聚會的男女在槽中小便，然後當著他們的面把牧師溺死在裡面。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這個教會人數在兩週內增加了

兩倍，它不是由於舒適的會堂、有能力的敬拜團隊。無論在何處，是自由或被逼迫，真的教會增長是由於一件事——它從親密地認識永活真神而來。

愛中之人的自白

這類的信徒不會以這三個月有沒有加薪、銀行存摺如何，或他們在教會活動中有多少「趣事」來衡量他們與神的關係。他們同意保羅所說：「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廿24）這是那些愛他們的造物主且與祂有親密關係者的自白。

神正在呼召。第一次神向我啓示這個真理，我在向人們傳述時一邊顫抖、流淚，今日我也如此告訴你：「今天你正走到西乃山腳，神正在呼召你進入與祂親密的同在裡，假如你願意大膽地回應祂的呼召，那麼每一件你曾作過的事都要重新判斷。」你今日的決心，將決定你的一生與基督的關係是向前進或向後退。

與神親密需要某種程度的破碎，因為潔淨來自破碎。遊戲結束了，朋友，祂正在呼喚你。

我們不願進入神的雲彩裡，是不是因為我們知道，祂會看見我們內心的深處，我們知道祂會在那裡發現什麼？我們要處理的不只是外表的行為，我們更要處理內心的動機。我們必須潔淨，因為神不能向只有部分潔淨的教會顯明祂的面，那是會在瞬間毀滅的。

神正呼召那些渴望復興的人臨到純淨之地。你就是祂呼召的對象，祂要你靠近，但同時，假如你靠近，那麼祂要對付你。那意味著一件事，就是「你必須死」。祂是當年告訴摩西：「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的神，所以記住，在進入至聖所前，要先經過悔改、求赦免與獻祭的祭壇。是該將我們的自尊放在十架上、將我們的意願釘死、把我們的慾望擱置一旁的時候了！

神呼召你到獻身的更高層次，忘記你為自己所定的計畫，把它們放在祂的祭壇上，治死老我。禱告：「神啊，祢要我做什麼？」是該放下所有的事，以寶血遮蓋自己的時候了。沒有任何活動能立足於祂的同在中，但假如你死，那麼祂能使你復活。所以假如你真想要祂的同在，那麼你所能做的就是死去。當使徒保羅寫道：「是我天天死。」他是說：「我每天進入神的同在。」（參林前十五31下）迎上前去，不要跑開！

附註：

1. 參閱彼得前書二章9節。
2. 讓我很快地加以說明，我在此處所說的並不是暗示聖經不需要或不相干，或低於神恩膏的和無誤的話；我的目的是提醒基督徒小心，免得將讀聖經的實用性，用永遠「過去式」的眼光來看待。「看！神『過去』如何對待那些人，可惜今天祂不會如此對待我們。」神的話是地圖，指向更偉大的——說話的神。有時我想，當我們傾向敬拜我們神的話超過賜話語的神時，我們幾乎是陷在偶像的崇拜裡。



第6章

操練聖潔

從恩膏到榮耀

當 你走進一個普普通通的教會時，你是否會敬虔地安靜低頭，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對我而言將是件驚奇的事。

——陶恕 (A. W. Tozer)

當神在十月份德州休士頓的週末，像雷轟一樣進入了我們的時空，把週日講臺一劈為二的那天，我的生命有了永遠的改變。我永不會忘記我對我的這位牧師朋友所談的話：「你知道嗎？神可以把你擊死的。」我不是帶著笑容說這話的。這種現象就如神對我們說：「我在這裡，我要你們尊敬我的同在。」我腦中出現了烏撒的墳墓的圖案。

當我們說我們「要神」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我以為我知道，其實我是不知道的。當神真正出現時，我們沒有人能完全預備好來面對祂的同在，正如我在本

書前面所提到的，當時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講道，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神再次在這段時間內擁抱祂的教會，祂不允許任何祂沒有特別膏抹的事在這聚會中發生。祂如厚毯般可觸知的同在是如此地沈重，使我對下列神的話有更深的了解：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王上八10～11）

神如此有力而突然地來到了這教會，如果沒有祂特別的指示，我們什麼也不敢做。祂的同在當然一直在那裡，但是在那些時刻裡，我們經歷到特別強烈的同在。那時，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戰戰兢兢地坐著；若沒有從神來的特別的允許，我們連奉獻都不敢收。我們彼此一直互相問：「你認為收奉獻可以嗎？」「你認為我們該這樣做嗎？那件事又如何？」

敬畏聖潔的神

為什麼我們對過去做了幾千遍的事會變得如此遲疑呢？因為我們對於如何與祂的聖潔相交顯然不夠成熟。（現在仍然如此！）我注意到神早期明顯的同在來到時是突然的，沒

有預告的，但是後來的幾次來到都是在飢渴邀請之下發生的。整個事情的關鍵很簡單：你是不是真的想要祂來？你是否願意花代價成為追求神的人？如是，你要學習如何適當地敬畏、看待，並事奉聖潔的神。

陶恕深深地關心教會失去了神的聖潔。他注意到一般教會在他們的崇拜裡逐漸流失了神聖感，他為此憂心。對他而言，缺少敬畏意味著人們沒有想到神已經與他們同在（也可能真的沒有）。陶恕觀察到，人們對屬靈生命的渴望和期待已被世俗主義所勝過。這樣的環境不會產生復興。結果，陶恕認為如果教會不回到祂面前，祂可能到別處去尋找願意與祂建立關係的人，而不是只要祂的福祉的人。（註1）

我知道為什麼老的大祭司會對他的祭司說：「在我的踝子骨上綁上一條繩子，因為我要進入的地方是神榮耀的所在，我把自己按著我所知道的都預備好了，但是我還是敬畏神。」我不怕神，我愛神，但現在我對神的榮耀和聖潔有我過去沒有的尊敬。

過去我以為處理恩膏是件容易的事，但現在我知道這是件可畏的事。現在在我大部份的傳道之前，我有兩樣的禱告：首先，我先獻上感恩的禱告說：「謝謝主來到我們中間！」然後，我做第二個禱告就是：「主啊，請祢留下來！」

你是否記得列王紀下第四章那位為先知以利亞預備房間、原本不能生育的女人，因而得子的故事？當撒但在孩子未長大之前，將他生命奪去時，神差先知去叫他從死裡復活。撒但不能奪走神所賜的生命，但神只對那些憑著信心預備空處，讓祂彰顯奇妙作為的人賜下恩典。這是為什麼我要謝謝主的來到，然後我告訴祂，我們有為祂預備空處，請祂再來。「主啊！我們在星期三、四、五要在這裡敬拜祂，我們唯一的目的是要讚美祂的名，尋求祂慈愛的面容。」

藉著信心，我相信神要再到我們中間。從祂的話語我知道每次祂的降臨都有新的寶貝賜給我們。即使撒但試著要把這些全毀掉，神也會把天、地挪去，把生命放回祂原先的旨意裡面。

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更小心而敏銳地來處理神聖潔的事情。我們必須記得「好」的事情可能很快變成「最好」的仇敵。如果你要得到神最好的，你將需要犧牲掉你以為最可接受而且是好的事情。如果你我能夠發現什麼是祂所能接受的，然後「最好」的——祂降臨的應允——就會成真。

我想我是看到了一些我認為神正在做的事，祂正一步步地進行祂的工作。

走向神榮耀所在之處

歷代志上第十三章告訴我們，在大衛被膏作以色列的國王，並且打敗了非利士人之後，他決定要把約櫃移回耶路撒冷。這是「神的行動」，在舊約中其意義是將神明顯的同在從祂暫時的住處遷到祂榮耀應屬的地方。神願意遷到祂真正居住的所在。耶路撒冷可以想成是教會的投影。保羅在加拉太書四章26節把教會比喻為「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們的母親」。這是教會的圖像，是屬靈的城市，或神居住的所在。**神要祂的榮耀在教會裡，並且展現出來讓世界能看見。**

有些時候神的榮耀或祂明顯的同在因為罪或人無所謂的態度而離開了祂應有的住處。以利老祭司的孫子，是神在永恆中從人的惡行中徹底離開所留下的記號。當那難產的母親（以利的媳婦）臨死前，她告訴身邊的接生婆要為她的男孩取名叫以迦博，翻出來就是「神的榮耀已經離開了」。她的陣痛是在她聽到神的約櫃被非利士人擄走，她的丈夫非尼哈陣亡的時候開始的。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犯罪得罪了神，甚至在神面前行祭司的職責事奉祂的時候，也是如此（在我們今天的傳道人中不也是很多人如此犯罪嗎？相同的結局可能正等著呢！他們所遺留下來的可能是在「以迦博，神

的榮耀離開了」的名下被追念)。

在失去約櫃的二十多年間，掃羅王未曾顯出任何把約櫃帶回耶路撒冷的興趣，但是大衛不同，他有個燃燒的熱情要把神的同在恢復到祂應有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他要活在神榮耀的蔭底下。

教會「扮演教會」已有一段很長的時候。是時候了，該有人站起來說：「掃羅的時代已經過去。」掃羅是一位隨從肉體的國王，大衛是隨從聖靈的王。掃羅被選為王是因為他比一般人高過一個頭（是根據外在的美貌與資格），並且他看起來很像就是那該做王的。他被立為王，只是因為百姓向神強要那「次好的」。掃羅很快地就失去了神賜給他管理百姓的權力，因為他在他的行為上選擇了討好人而不討好神，在服事神的團隊裡，是沒有政客立足的餘地的。我們神的兒女只有一個對象讓我們「公開」去討祂的喜歡——祂是唯一的觀眾——就是那位照祂自己的美意創造我們的主。

另一方面，大衛王是神所選的，他是終其一生透過與神親密被訓練出來的人。當神把以色列國從掃羅手中奪回，賜給大衛王時，^(註2)大衛從他的行動上表明了「我們不再按肉體的方法來追求神」。當眾人像你我一樣站起來，宣稱我們願做個緊緊追求神的人時，我們的教會將不再一樣。

別人的看法不再重要

在北美洲有數不盡高聳的建築，但不管他們堂前草地上的牌子上寫什麼，神在那種地方是不受歡迎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把他們的節目、他們的尊嚴、從別人而來的尊重，看得比神的同在還重要。然而神開始降下祂的恩典與慈憐的大雨，慢慢地，祂飢渴的百姓正在改變之中。他們不再在乎一個建築的外表，或人手製作的節目是否有職業的水平，他們是在尋找神。他們要神同在的約櫃回到教會裡面。

你可能到過我今天去過的地方，我參與了太多沒有約櫃的教會事工，我忍受了許多沒有能力的詩班；我甚至厭煩我自己的事奉。我傳講了太多應被恩膏的道，但卻無法領人進入我們渴求的那種特別的同在。也許我盡所知地盡了我的力量，但我所能做的只是讓人聞到祂稀薄的香氣，或是對那祂不能測度更多更大的能力，作非常有限而微小的暗示。

在恩膏之下，我一切能做的是在幔子的那一邊放些煙霧，而我們真正渴望去做的，是從幔子下爬進去，到幔子的後面去窺視祂的榮耀。我爲恩膏感謝，但我現在知道神要把更多的給我們，那就是祂自己。幾十年來我爲我的事奉掙扎、苦幹，現在我發現，當神顯然的同在降臨時，相形之

下，我能做的每件事都變得渺小。當神在祂大能的同在裡來到時，任何事情——罪人、聖人、富人、窮人、聰明的、愚笨的、年輕的、年老的都一樣，任何人都在祂榮耀的威嚴下伏倒。我們必須從追求祂的恩膏轉為追求祂明顯的同在，就是祂的榮耀。恩膏使我們的肉體有力量，使你的講章或詩歌唱得更好，但榮耀昇華了肉體。追求榮耀吧！

大衛在他父親的田裡記起他與神親近的交通。他想起自己在年輕還是個小牧人的時候，面對獅子、熊……以及巨人歌利亞時，他所經歷與神超自然的相遇。多年以後，大衛成為以色列及猶大的新王，他採取了第一個行動來實現他的夢想：

大衛對以色列全會眾說，你們若以為美，見這事是出於耶和華我們的神，我們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見我們未來的弟兄，又見住在有郊野之域的祭司利未人，使他們都到這裡來聚集。我們要把神的約櫃運到我們這裡來，因為在掃羅年間，我們沒有在約櫃前求問神。（代上十三2~3）^{（註3）}

這「掃羅」和這「肉體」已試著要做這個工作很久了。我為那些切切渴慕神的同在而把一切放在一邊說：「我們可能有一個好的建築，我們可能有一個會堂，但我們需要祂！」的牧師和教會獻上感謝。以色列有很多的機會可以抓住神，

但卻屢次失誤。耶穌時代的猶太人有會堂，他們執行每一樣的宗教儀式以求完全；他們遵守律法上所有的條例；一天二十四小時守著利未人的祭司制度，但是立約的櫃卻不在了。我有時候希奇，好像裂開的幔子也在表明空洞宗教的失敗。這裂開顯明了至聖所是空的（他們看不見天父的聖子在離此聖殿不遠的山上正被一個羅馬兵丁的矛刺入）。在幔子外面活動頻繁，但在幔子後頭卻是一片空虛的寂靜。有時候你必須承認你失去了某些東西，你需要啓程去運回那「約櫃」。法利賽人從不承認他們所擁有的尚有不足。

於是大衛將以色列人從埃及的西曷河，直到哈馬口都招聚了來，要從基列耶琳將神的約櫃運來。大衛率領以色列眾人上到巴拉，就是屬猶大的基列耶琳，要從那裡將約櫃運來，這約櫃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華神留名的約櫃。（代上十三5~6）

在大衛時代，如果你要神的榮耀，你必須到約櫃那裡。這約櫃當年停放在基列耶琳亞比拿達的家裡。當年因為伯示麥的以色列人把神同在的約櫃看為普通的盒子，擅自打開了神同在的約櫃要瞧瞧裡頭有什麼，把約櫃當成一個美麗的玩具盒，結果有超過五萬人被殺。二十年後，大衛走了十五英里去找尋這失去了的榮耀！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岡上亞比拿達家裡抬出來，放在新車上，亞比拿達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趕這新車。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岡上亞比拿達家裡抬出來的時候，亞希約在櫃前行走。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製造的各種樂器和琴、瑟、鼓、鈸、鑼，作樂跳舞。到了拿艮的禾場，因為牛失前蹄，烏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約櫃。神耶和華向烏撒發怒，因這錯誤擊殺他，他就死在神的約櫃旁。大衛因耶和華擊殺烏撒，心裡愁煩，就稱那地方為毘列斯烏撒，直到今日。那日大衛懼怕耶和華說，耶和華的約櫃怎可運到我這裡來。於是大衛不肯將耶和華的約櫃運進大衛的城，卻運到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中。（撒下六3~10）

大衛和他的隨從試著要用人的手來處理聖潔的同在以及神的榮耀。你要如何處理神的榮耀和聖潔呢？神只允許你用你的方法到一個程度。我聽有人說過：「大衛走在禾場的路上，不料撞到凸起的路面。」是誰使路面凸起？必定是神囉！今天祂還是有辦法在人類的快速道路中擺上一個減速用的障礙。這東西強迫我們減速，並且思想：「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嗎？」

凸出的路面

大衛的問題來自於他和他的隨從試著保持正常運作，而不知道他們已經走在神的前面。神從不願讓祂的榮耀在人的機械、車輛或節目的背上吱吱嘎嘎地進行。祂總是規定祂的榮耀必須是潔淨過的、被分別出來的，存敬畏和尊崇神聖潔的聖職人員來搬運。

亞比拿達的孩子圍繞約櫃生活有二十年之久。對他們來講，約櫃是個華麗而平常的一個櫃子，他們可能在被選來運送這約櫃時感到驕傲，但這兩位年輕人沒有好好預備，他們不知道先祖們對於神聖潔的警告。當大衛的隊伍在路上來到了神聖潔發動的地方，牛失前蹄，於是烏撒伸出手來想要穩住約櫃，烏撒的名字按字義來講是「有力、勇敢、尊貴、安全」。(註4) 神的同在從來不需要人的力量來幫助或引導，使祂停在適當的地方，神也從不允許血肉的手來觸摸祂同在的榮耀而沒有嘗到死亡。

當肉體接近神的榮耀時，神的榮耀頓現，烏撒立即被擊殺死亡。只有死人能見到神的面，只有在肉體中悔改的死人可以接觸神的榮耀。

我不相信我們任何人見過今天的教會，有像使徒行傳中

耶路撒冷教會的功能。今天的教會需再回頭省察，使徒行傳五章1至11節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因欺哄聖靈而死的事情。相同的聖靈也開始拜訪今天的教會，祂聖潔的標準並沒有改變。當神的榮耀降臨在那年輕的教會，祂使人們害怕，但也帶來神蹟、奇事，使很多人加入教會（參徒五11～16）。爲什麼呢？因爲那些向主委身的領袖們走在祂的能力和權柄之下（如果你在父親背後，沒做錯什麼事，你在他面前就沒有什麼好怕的！）。

當神的同在稍微降下時，我們會開始問當年大衛因看見神把祂榮耀的同在交在他手中的嚴重性而問自己的問題：「我真的是能擔起這神聖同在的人嗎？」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說了很多遍，「主啊！爲什麼是我？」大衛這位山野的詩人、神的勇士，他突然發現神另一方面的屬性，是他從來沒有看過的，就是在以色列人中，也沒有人見過神的這一面。可悲的是，今天的教會也是如此。

大衛決定取消這趟耶路撒冷之行，而把現在讓他懼怕的約櫃留在迦特（從前非利士人的重鎮）俄別以東的家裡。約櫃停留在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神祝福了俄別以東、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一切。

爲什麼大衛像那牛一樣也失蹄呢？因爲他在震驚之中，

他是按著他自己所知道最尊崇的態度來做這事（事實上，根據撒母耳記上六章7節，大衛的方法是學非利士人幾年前把約櫃送回以色列的方式。）。他在隊伍前跳舞，而其他的人則在車邊奏樂唱歌。那天，他顯然地相信神必悅納他所做的。

他們像快樂的小教會想把神的榮耀恢復到應有的地位，然後他們在拿艮^(註5)的禾場路上撞上了隆起的路面。「拿艮」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準備」，很顯然地，他們並沒有準備好。當烏撒隨便地伸手要去穩住「神的櫃子」，免得櫃子從人的車上掉下來。神好像在說：「看著，我讓你們用你們的方法到了這個地步，夠了就是夠了，如果你們真要我的同在回到耶路撒冷，你們必須要按我的方法來做。」於是祂當場就把烏撒擊死，停止了大衛的行進。那一天，神從祂的約櫃出擊，導致人的計畫失效，接下來，大衛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恢復、悔改、思想，然後回來尋求神的榮耀。今天，當我們經歷祂明顯的同在時，相同的事情也會發生。我們經常在肉體裡面伸出手來，免得我們小心包裝在櫃子裡的神從我們人手所造搖搖晃晃的宣教節目或傳統的車上掉下來。所以當神的榮耀從我們的教義或傳統的櫃子裡發動時，就不是一件值得驚奇的事了，因為當神的榮耀與肉體相遇時，其結果往往是帶來某些東西的死去。

大衛改變了他的方法和計畫，因為神有力的同在突然開啓了他的心。他開始思想，這是一件小事，我們在做什麼？我是不是真的該做這件事的人？

你願付上這代價嗎？

這正是教會所面臨的重要時刻，就是我們試著把神的榮耀歸回到祂應有的地位的時候了。我們已經進入了神的禾場，是我們該問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是神所要的人嗎？」「我們真的要如此做嗎？」「我們是不是真的願意付上代價，不計一切的聽從神的話？」「我們是否願意重新學習如何處理神聖潔的事物？」的時候了。

我必須警告你，神榮耀——祂顯然的同在，能夠把地方教會的身體分開來，正如祂把烏撒的身體分開一樣。許多敬畏神的僕人會以溫和及友善的方法向他的會友說：

「如果你不是要認真的來尋求神的面，你可能需要去找別的教會。如果你對於等候神的同在及經歷神的有力的榮耀感到不舒服，或者你對有時因祂的降臨而帶來陌生且不尋常的現象感到不舒服，那麼你需要到那些不太渴望神的地方去。我們的教會遵循我們自己的方法已經很久了，如果你想要保

持教會像昨日「掃羅的方法」，如果你滿足於把神放在祂所熟悉的約櫃，而把約櫃捆在人手所造的節目和程序中，那麼你也許需要到別的地方去，我必須警告你『那凸出的路面』正在告訴我們，不要再以老方法來追求神的同在。」

只有當你在禾場上撞到了「預備」這個屬靈的凸出物，你才了解到「這方法行不通了，這方法不再是對的了。」沒撞到這障礙之前，你可能還是非常滿意，並且輕鬆地來段小舞，奏一些小品的豎琴曲（不會太吵鬧），一小群人唱唱詩、跳跳舞，也許偶爾來些較不保守的活動。但是只要你一決定要把神的榮耀歸回到祂應有的地位，當神的榮耀顯現時，你是註定會碰上一個聖潔的要求，像凸出的路面一樣，而在眾人面前也必有神擊殺某些肉體的事。真正的悔改是場血肉模糊、肉體死亡的景觀，是令許多人難以忍受的。

那天，當我在敬畏和顫抖中傾身向那位牧師說：「神可以把你擊殺的。」我們兩人都知道我們是到了凸出在路中的那一點。神說「你真的要我來到你們當中？」「你真的要我？」那麼你要按我的方法來做。

除了神之外，沒有人知道當以色列人在亞比拿達家中把約櫃放在新車上時，他們將如何處理約櫃，但我們知道在烏撒死了以後，他們的方法全然變了。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

沒有人敢再摸約櫃。他們對神的榮耀有了新的尊敬，那是一生都不能忘懷抹滅的。他們可能說：「祝你好運，俄別以東，你可能聽說我們今天埋葬了一個死人，因為在我們撞上凸起的路面時，他伸手摸了那東西，你最好小心些，俄別以東。」

大衛想：「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要把約櫃帶回耶路撒冷，它可能把我們全都殺死。」唯一的難處是接下來的三個月裡，大衛不斷聽到神祝福俄別以東的消息。根據聖經記載，俄別以東全家蒙福，甚至連他所摸到的每樣東西也都蒙福。這似乎包含了一切他所有的、他的家人，連娘家那邊及農場的動物都蒙福。當大衛向俄別以東詢問時，俄別以東說：

「是的，你聽到的都是真的。」

「那你做了什麼呢？」

「我確知我沒有摸那東西，我不讓小孩子接近它，但是自從你把那櫃子放在我的前門走廊，那東西好像就散發出財富、能力和權柄，當我進城時與我不相干的事都發生了。」

大衛很快地再想到他對約櫃所負的責任，他的想法突然開竅了。如果約櫃對一個微小的農夫家庭都如此祝福，那麼神榮耀的同在對全國的意義又是何等地大呢！接著他說：

「我必須把約櫃歸回到它應屬的位置，我要將它帶回耶路撒冷。」當大衛第一次把約櫃放在新車上時，他使全以色列像他一樣以為：「哦！神一定因為我們的作為而高興，看看這些上千的男人聚集在約櫃旁彈奏樂器，翩翩起舞。」

因為沒有一人前來尋問神的旨意，祂必須使這場鬧劇停止：「不可以了，不准再往前進一步，我要興起風浪，你將在禾場上碰上聖潔的障礙，在那裡，肉體就要被除去，這是你按你的方法所能走的極限了，如果你真要把我的同在歸回到應有的地位，那麼從現在起你要按我的方法來行。」

第二次，大衛做了他第一次就應該做的事情，他研究了書上記載上次如何搬運約櫃；在摩西的時代，他們如何把立約的約櫃由一處搬到另一處；他重新發現利未人和亞倫祭司的目的及功能；他也第一次注意到木棍是用來穿過約櫃旁那些神祕的環圈的。「哦！原來這圓環是爲了這個。」令人驚訝地，約櫃竟是由兩根棍子沈沈地托住的。

不要把神視做平常

今天許多渴慕神的教會領袖們，尋求所有過去神行動的資料，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在禾場路上碰上了聖潔的阻礙的

那一刻，我們開始有些了解，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要神的聖潔及祂完全的榮耀住在我們中間，我們就需要知道該如何適當地看待神的榮耀與聖潔。我們知道在這裡肉體必須除去，但是什麼是神的方法呢？我們的飢渴甚深，已不是一餐靈糧就能滿足；我們追求的遠超過祂的降臨，我們要神的拜訪成爲進駐；我們要祂的榮耀同在，不是榮耀離開；我們要祂現在就與我們同在。

我們處在和大衛一樣的情況。此刻我們最大的危險就把該懼怕的事視爲平常。立約的約櫃放在亞比拿達的家中有相當長的時間，但神的同在只以有限的方式彰顯。有些作者猜想烏撒從小在約櫃邊上長大，也許他把約櫃當作玩具，坐在其上，吊著小腳晃來晃去，總之，他不會去想約櫃是什麼。如果這想法是真的，那是因爲神以有限的方式顯明祂的同在。

不過，當你開始把神的榮耀歸回到應有的地位，祂也就一步步開始按祂神聖的次序來恢復祂的同在與大能。（牛失前蹄是不是因爲榮耀的「重量」增加，神榮耀的同在已經回到約櫃？）你不再能夠輕易放過以前以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小心，我們可能會和烏撒有一樣的想法而把該懼怕的事視作平常：你看我可以摸它，我跟著它一起長

大，它是沒有危險性的。我們這樣來觸摸神的榮耀真是一次都嫌太多。

不要把神聖潔的同在當作理所當然，不要假設沒有流淚、發抖、明顯奇特的舉動或先知性的講道，神就沒有在作工。當你自滿又厭煩地打呵欠時要小心，歷史上許多宗派、教會的聖徒都知道，神未必用人眼可見的事情來顯明祂自己，他們會很嚴肅地警告我們：「不要到這裡來尋找激情。來尋求神，你就會尋見祂。」

我們要活在明白祂一直與我們同在的警覺裡面。我必須小心，免得把祂的同在看作平常，以致我開始覺得我可以輕忽地在任何時刻，用我的肉體來接觸祂的聖潔；我願不惜任何代價來得到祂，也不願讓我落在視該怕的事為平常的情況中。如果你立志加入追求神的造訪和進駐，請跟我做以下的禱告：

「主啊，我在這裡，我到祢的面前來，學習如何來回應祢的同在與聖潔，請憐憫我，主耶穌！」

當神把能力賜給祂的教會時，祂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恢復人們對這能力的尊敬。任何電工或有經驗自己動手做的人都會告訴你，在他們裝配房子的電路時，他們總是先把電源給切了。為什麼？因為大多數人會坦白告訴你，他

們被電過。從那經驗裡，他們學到什麼功課？他們學到對電能及它對沒有保護的肉體所產生的效應，有了更切身且深刻的警覺。

當神把祂的能力帶到地上之前，祂首先使我們對祂的榮耀及聖潔恢復敬畏和尊崇的心。我們需要對於神對沒有悔改的肉體所發出的榮耀能力重新產生深沈的與切身的敬畏，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靠近祂的能力、「運用」祂的能力，或住在祂能力的裡面。正如一個電工在他學習到對電能的警覺之後，他就能安全地操作嗡嗡作響的兩百二十伏特電線。大衛和以色列人學會了如何看待榮耀，事奉約櫃所彰顯之神的榮耀。事實上，後來他們甚至把約櫃抬到戰場。神呼召我們把祂的同在像活的約櫃或至高神的聖所一樣，帶進我們每天生活中的戰場。祂要我們在親密的交通裡與祂同住——但是首先肉體必須死去。

神同在的恩膏和能力將大大降臨在我們身上，以致祂的同在明顯地隨著我們進入我們的辦公室、工廠、監獄及百貨公司。因為這偉大的復興是源自於祂的榮耀和同在，不是出於人的工作，教堂四周的牆壁不能擋住它。

大衛在第二次試著把神的榮耀歸於它該有的地位時，另外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當他召利未人及亞倫的後裔來執

行祭司照管約櫃的職責時，他給他們一個嚴肅的警告，這對於今天神國裡的每一位大祭司還是非常適用：

對他們說，你們是利未人的族長，你們和你們的弟兄，應當自潔，好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約櫃，抬到我所預備的地方。因你們先前沒有抬這約櫃，按定例求問耶和華我們的神，所以祂刑罰我們。（代上十五12～13）

「自潔」在希伯來文為「qadash」，^(註6)它的意義是「分別」或「使成聖」。換句話說，我們要和祂一樣聖潔。你知道大衛如何向他們強調自潔的重要性嗎？我想他會說：「我要讓你們看看那位沒有自潔的人的墓碑，你們將要扛抬同一個約櫃，所以你們最好現在就進行潔淨的儀式，你們要自潔。」我知道第一個把木棍套過圓環的人，他是把自己當作死去了一樣來做這件事的。只有「活著的死人」能夠承受神的聖潔。

價值高於可樂

神在地上運行的徵象，常是人在悔改中日以繼夜地潔淨自己。如果我們不消滅或攔阻聖靈的感動，而讓神帶我們行完整個悔改和破碎的過程，然後當神有力的同在臨在我們中

間，降在我們身上時，我們就可以與之同行而沒有懼怕。因為我們行在耶穌的聖潔中，我們的肉體將會死去，被羔羊的血所遮蓋。

我年輕的時候常常做一些事來取笑早期靈恩運動的一些現象。我有一位姑姑在她生活裡尋求神的同在時，她捨棄了「喝可樂的習慣」。她實在喜歡喝可口可樂，但是她禱告：「神啊！如果祢來拜訪我，我從此不喝可樂。」神應允了她的禱告。

我小時候常常取笑這件事，並且手上拿罐可樂在她面前搖來搖去說：「你看，你要來瓶可樂嗎？」她會笑著對我說：「不，我不要可樂。」是她那樣的笑容，使我總是覺得她了解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現今，從神在休士頓第一天把祂顯然的同在賜下後，我能夠說：「姑姑，我現在明白了。」沒有一件事情值得你擁抱而失去了擁抱祂的機會。

附註：

1. 陶恕是我喜歡的作家，我建議你讀他的《敬拜與娛樂：精選摘錄》(Tozer on Worship and Entertainment: Selected Excerpts)，由史乃德·雅各 (James L. Snyder) 編輯 (Camp Hill, PA: 基督徒出版社, 1997)。

2. 參閱撒母耳記上二十八章17節。
3. 《新編英文聖經》(Revised English Bible) (新版新英文聖經)，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
4. 詹姆斯·史壯 (James Strong) 之《史壯聖經索引全編》(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Pea body, MA: 韓銳克森出版社) 「烏撒」(Uzzah) (#H5798, #H5797)。本文註解採自原文定義。
5. 《史壯聖經索引全編》，「Nacon」(#H5225)。
6. 《史壯聖經索引全編》，「qadash」(#6942)。

第7章

舊事重演

主阿！賜下恩雨

我們要神來改變世界，但是在祂改變世界之前，祂必須先改變我們。以我們目前的狀態，我們實在沒有立場來影響任何事情。如果我們將自己降服在陶匠的手中，祂就會塑造我們全部的人，成為祂要的樣式；如果我們降服在陶匠的手藝下，祂可能多次重造我們肉體的器皿，祂能把我們變成有榮耀、有能力、有生命的器皿。畢竟，祂不就是那位把沒受教育的漁夫變成改變世界的人，把那人見人恨的稅吏變成無所懼怕的奮興家嗎？如果祂過去做過，祂能夠再做一次。

我要突破基督徒書籍寫作的標準「規則」，請你現在，就是你讀到本章的時候跟我做個禱告。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讓神的同在進入你的生命及你的教會。可能你覺得幼稚，但

我要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現在跟我做這個「陶土的禱告」：「父啊，我為祢的同在獻上感謝！主啊，空氣中隨時都有祢同在的可能，我們感覺到祢的臨近，但是我們還是要說祢還不夠近！請來就近我！聖靈，如果不是現在，是何時？如果不是我們，是誰呢？如果不是此地，又是在哪裡？主啊，只要告訴我們，我們就去！我們要追求祢的同在，因為主啊，我們要祢！祢的同在是我們所要，除此之外，我們別無所求！」

有一些事情發生在基督的身體上。愈來愈多的人不願意玩那老舊的宗教遊戲。在我們裡面興起了一種勇士的精神，激勵我們奉永生神的名去征服地土。我知道在我的生命裡，主已命定我把生命傾倒在神將要賜下祂聖靈的城市。

我現在還在尋找神將要「出擊」的地方。我在前面已經描述了神如何在休士頓的城裡「出擊」（我提出這件事，只因為我有幸目睹神降臨的時刻）。我感到再來的一年多的時間裡，在有些地方，神領我參與了一連串的聚會，當中有奇妙的事情發生。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每一個到過的城市裡，我們為此種神同在的運行作了些對靈命有深度影響的事奉。我期待神的出擊有傳染力，像過去芬尼、愛德華、羅拔特和其他的人，把整個地區捲進神的國度。

我的目標是所有的城市

我的目標是各個城市，因此我不只是對在教會裡向基督徒講道有興趣。我的目標是所有被不認識耶穌的人所佔有的城市。有一次，我在奧立崗州的一次大聚會裡與法蘭克·達馬吉歐（Frank Damazio）一同講道。他說了一些事立即引起我的注意。他說在波特蘭有幾位牧師聯合起來在他們教區和城市的周圍及交通要道上選定策略點鑽洞立竿，以實體的符號來作屬靈的界限與宣告，他們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並藉此為該地區禱告。

我感到聖靈在我裡面翻騰，我說：「法蘭克，如果你提供竿子，我會到我覺得被呼召的城市，去幫助當地的牧師為神把那個地區標出來。」然後我在禱告中求問神：「主啊，給我一些預兆，使我知道祢在這裡要做什麼事，然後我才能明白為什麼祢把這負擔放在我心裡！」

果真如此，神在我心中造成的激動後來在我拜訪加州時又再度發生。我回想起來加州本是大淘金熱的所在地，每當一個淘金者發現一個地點似乎有金礦，他們就「打樁宣告」訂下此地。在地產的當中，有些地點因為地底下的東西而比其他地點更有價值。在那個時代，如果你想要擁有某個地

段，你就要在地上鑽洞打樁，在樁上刻你的名字，並對你的土地有個大略的描述，爾後，那塊地才被正式調查，但是在這之前，那些標樁在當時的法院是和土地契約一樣有效的。如果有人不服你的所有權，你可以去到那沒被開發的地方，挖出那有你的名字以及土地概況的標樁來，說：「請看，我依法擁有這地，我正在辦理居住所有權。這標樁證明這塊土地依法已是我的了。」

牧師和會友們既然已在這城市或地區生根，他們就有在神之下的「權利」，來為他們的君王打樁，標出祂的地界，宣告祂的所有權。過去，我們太多人同意把我們的信心關在我們會議廳的四面圍牆及教堂的建築裡面，現在神呼召我們把我們的信心拓展到我們城市的界限之外，直到全國。事實上，當我們把我們的城市標示出來時，我們正是在拓展我們屬靈教會的四牆。它強迫我們看自己如同是這城市的教會，按著第一世紀「城市教會」的型態——城市教會是許多會友在神的權柄之下所組成的一群人。

我們真的做了些木樁子，四邊寫著「重生、復興、和好」，以及一些參考的經文。在木樁的中心我們鑽了洞，把一個寫好的宣告捲起來塞在其中。全部合起來約有二十個經節及宣告在這些樁子裡面，其中的一節經文是以賽亞書六十二

章11～12節：

看哪，耶和華曾宣告到地極，對錫安的居民說，你的拯救者來到，祂的賞賜在祂那裡，祂的報應在祂面前。人必稱他們為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你也必稱為被眷顧不撇棄的城。

悔改、懇求和抵擋

這些城市中，打入地裡的每一根木樁都帶有神在這些城裡忠心的代表所寫的宣告：

「在聖經的基礎上，我代表這城市的領袖，也代表其他城市的牧師，宣告我們渴望做悔改、懇求和抵擋撒但三件事。」

「我們悔改，求主赦免在這一州、這個地區，特別是這座城裡所犯的罪；我們求神赦免政治腐敗、種族歧視、道德墮落、巫術、玄術，以及拜偶像的罪；我們求主耶穌的寶血洗淨留無辜人血的罪；我們求主赦免教會分裂、心中驕傲、口舌所犯的罪；求主赦免任何導致傷害基督的事。我們悔改，謙卑自己，求主的憐憫傾倒在我們的土地、社區及教會之上。」

「我們懇求，求主的國降臨，祂的旨意行在這個城市；我們奉耶穌的名求主大大賜下恩典、憐憫和聖靈之火；求真正靈裡的復興來到並充滿整個社區，引領人有一顆潔淨、破碎和謙卑的心回轉歸向神；我們求主不放棄這個城市；我們求祢降臨在這個城市、我們的教會和我們的家庭；求主不略過這城市，求主恢復這城市公義的根基。」

「我們也要在順服神的基礎上，藉著信，抵擋魔鬼和牠的工作以及所有控制了這城市的邪惡力量和權柄；我們抵擋已經在這城裡建立強大勢力的邪惡的靈、黑暗之處、隱藏在其間的工作，及仇敵佈陣的神祕之處；我們呼求主名來毀滅所有邪靈的捆綁；我們宣告就在今天這個城市，特別是這個地區，現在歸回到聖靈的能力和權柄之下，藉耶穌名字的能力逐出這地各樣的邪靈。今天我們站在破口上，建築了保護這城的圍牆。」^(註1)

在你沒有買下田野中的一塊地之前，你需要測量或標示那塊土地，你必須決定，你是否願意付上代價來擁有這地。當我們以神的百姓的身分把我們的城市標示出來，我們實際上是對空中撒但的國度宣戰；我們的行動是無所抱憾，毫不遲疑，積極勇敢的行為；我們是在告訴魔鬼：「我們在神面前已經宣告，現在我告訴你，我們要擁有這城市。」^(註2)

主的一句話，使我想起「老井」可以直接應用在這些城市以及老的差會教會。在新的井沒有動工之前，神要再把老的井重新開封或再予挖深。創世記二十六章告訴我們，以撒要他的僕人重挖他父親亞伯拉罕多年以前在基拉耳河谷中所鑿的井。雖然他父親的仇敵在亞伯拉罕去世後把井塞住了，以撒仍然按原來井的名字來稱呼它們。他發現了充裕的水源，以致他能時常和入侵的非利士人爭戰。最後他搬到了別是巴，就是「誓約的井」那裡，也就是在這裡，雅各遇見了永生神，而發現了在神的計畫中，他真正所擁有的繼承權。

(註3)

今天，神重新開啓古老的復興之井。我們可以找到有神榮耀的地方，就像是一潭清水，人們必須來就近這井以得滿足，這是神所定意的。

當神在開新井之前，祂將重挖老井。(註4)在我寫這本書的前一年，神感動我的靈說：「我要再回到原來得復興的地方，以便給我的百姓另一個機會。我要呼召他們把老井裡的雜物都挖出來，使得新開始的復興建立在老的復興根基上。」

簡單來說，在購物中心發生真正的復興之前，教會的祭壇要先有復興，接著是教堂後頭的座位，然後神的榮耀從門檻下流出，進入大街，應驗以西結書四十七章的預言：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見水從右邊流出。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過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過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過水，水便到腰。又量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過去，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淤的水不可趟的河。（1~5節）

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9節）

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12節）

隨著先知愈走愈遠的腳步，從神的聖所流出來祂同在的河流，也愈來愈深，這不是件肯定的事嗎？最後，河水漲過以西結，他的兩腳再也踩不到地面。祂不能控制自己了。我所尋找的就是「不能自己」的復興。這復興之流最淺的地方應該是在教會的建築物之內。

榮耀的下一波

我相信某些城市是神過去膏抹復興的地方，是口老井，而神呼召那些城市的牧師、會友重挖老井。不幸地，把老井內的雜物挖出並不是件快樂的事。我有一位牧師朋友，他在印度買了一片地，有人告訴他，在他的土地上有一口老井，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垂直往下挖出的井，而是水平地開向一個山腰的井。

當牧師的工人開始把廢物挖出來時，他們挖出了機器、丟棄的家具和蔓延四處的野草、成堆的垃圾。他們也發現了別的東西，他們挖到了上百隻的眼鏡蛇，蟠踞在這廢棄的井內，而這些蛇都該被處理掉。我的朋友告訴我「我們把井裡的東西都清除乾淨，就回去睡覺，當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我們期待著有一池的清水在等候著我們。然而我們卻發現井裡的水開始湧出，愈流愈強，一夜之間竟然形成了一條小溪。」

當神把祂榮耀的井蓋打開時，下一波復興就會來到。許多中東地區沙漠地帶的井，都是活的老井，地下水源豐富滲進地上天然的洞穴，甚至在沙漠的熱氣下，還是流滿了洞穴，幾乎所有在沙漠生態環境裡的生物都來到這綠洲水井暢

飲生命之水。神已經把無數祂同在的豐富水井打開，在過去幾年內把生命帶給飢渴的朋友與信徒，但是他們必須走向水井。在這條朝聖的道路中，有許多被遺忘了的能力等著你去發掘。

如今，祂將要釋放下一波的恩膏，它不像那些活的老井，新的井將是帶有大能力的噴水井。根據第九版韋氏新大學辭典的定義：「一個噴水井是一口鑽出來的井，它往地下伸去，直到遇見了水源。這水因為內部的壓力像泉水一樣噴湧而出，它是一口深水井。」^(註5)」神榮耀的新浪潮只從有神同在而被深深鑽採的百姓中流出來，它將會強有力地進入我們的世界，祂所賜生命的同在將溢過所有的障礙，流入我們國家、城市飢渴的街道。這是祂的榮耀如何「充滿全地」的情景（賽六3；哈二14）。深淵的泉源將會裂開。

你不必走到一個噴水井才能得到水，因為水往低處流，往最沒有阻攔的地方流。水可以流向你！我們不難明白，耶穌——神榮耀所發的光輝，神本體的真像（來一3）說：「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太十一5）。神的榮耀總是在尋找，要填滿人生命裡面的空虛。在未來的日子裡，神的榮耀將從個人最深處被對付的地方噴湧而出，開始流向並充滿在低處心門大開的人。這一切的發生唯獨祂能得到榮耀。

主在南加州少有的一次聖靈充滿的聚會裡，很清楚地向我說到有關神的榮耀的事。我生長在路易斯安那州，我們對連著幾天下雨的天氣並不陌生。有好幾次，一連幾天，日夜不停地下著雨，但人們似乎一點也不受這種天氣的影響。相反的，當南加州下雨，人們馬上就注意到。在經歷主的這一天，發生了些奇怪的事情，就是加州來了路易斯安那州式的暴風雨，類似亞熱帶的陣雨。在我的老家，因為經常有雨，所以人們多做準備。他們建水溝、暗渠、排水系統，當雨水來時，他們已經預備好了。

不過，在洛杉磯一帶的人們不習慣這麼多的雨量。當雨開始下時，我正好在一個咖啡店裡。二十分鐘過了，我了解到這雨還要下一陣子，我出去到我停車的地方，地上的積水已經超過了路邊的路擋。在街中間則幾乎有膝蓋的高度，我必須涉水過到我的車子那裡，在水位再往上漲之前，把車開走。短短二十分鐘而已，真是嚇人。我開走時，我告訴自己：「這裡的人真的不蓋洩洪道，我不知家鄉的雨水流到哪裡，但我們的街道不會這麼快就積那麼深的水。」

當我在雨中走回我旅館的房間時，我感覺到神的同在，哭了起來，雨水和淚水交流，我感到神在我心裡說話：「就像他們對這自然的雨水沒有預備一樣，他們在靈裡也沒有預

備好接受我的恩雨，我要突然來到他們那裡。」

當我預備那天晚上的聚會時，我聽著地方新聞，洛杉磯氣象記者的報告，激起了我裡面的預言神經，他說：「這不是最後一個暴風雨，事實上，在太平洋上暴風雨排列了起來，像波浪一樣，一個接一個。」他接著說：「它們將陸續來到。」然後解釋這幾波的大雨是出於聖嬰效應。「聖嬰」(El Niño)，西班牙語指的是伯利恆的嬰孩。那個氣象記者不了解他在說預言，但是他是在講有關「基督嬰孩」，祂是將來橫掃全球，陣陣榮耀浪潮的來源。

在那時刻，我心中興起一些意念並說：「是的，主啊！將祢的榮耀一波一波地差下來，直到滿溢。願一切不屬於祢的都被沖掉，沖到下游去！」雨，下吧！耶穌作王。

通常我們把「先例的法則」應用在大自然和靈界平行的事情上！我對神釋放祂的榮耀是如此地飢渴，以致我無法表達它的張力和緊迫性，所以我禱告：

「主啊，只要賜下恩雨，撒但這次將沒有足夠的洩洪道來把祢的榮耀洩光！它將會愈漲愈高，使得每一個人不能站立而被漂浮起來，在神榮耀全能的浪潮裡失去控制。下吧！我主。」

深淵的泉源開了吧！古老的井，再流吧！重新得回祢的

產業，標出城市，這地是主的。

祂過去成就了的大事，祂能再行一次！

降下恩雨，我主！

附註：

1. 欲參閱更多的資料，請與以下教會聯絡：City Bible Church, 9200, N.E. Fremont, Portland, Oregon, 97220。
2. 我感到如此迫切，我和幾位代禱者來到加州洛杉磯的邦尼布列街（Bonnie Brae Street），這裡是一次復興的發源地，後來愈來愈大，不得不搬到阿蘇薩街（Azusa Street）。我們為這地方禱告時，我們打下木樁，我的心好像有東西扎到一樣（我希望能像天上的），這種感覺好像我們在挖一口老井，廢物都被除去，並且得到悔改。願阿蘇薩街的水重新渙流。
3. 參閱創世記二十八章10～16節。
4. 我的好朋友羅英格寫了一本名為《再挖老井的書》，書的重點在於詳細說明代禱者的禱告，參閱Lou Engle, Digging The Wells of Revival (Shippensburg, PA: Destiny Image, 1998)。
5. 第九版韋氏新大學辭典（Springfield, MA: Merriam-Webster, Inc., 1988），105。

第8章

同在目的

聖潔的反射

很多次我們彼此互相問：「爲什麼我不能贏得我的朋友歸向主？」「爲什麼我的家人對神沒有興趣？」這答案可能率直地使你驚訝，但是真理常常使人痛苦。認識你的人對你的神沒有興趣，可能是因爲在你的生活裡神的同在不夠。神的同在裡有些東西使得各樣事物相形失色。沒有它，你就和你周圍的人一樣蒼白，沒有生氣。不管你怎麼做，若沒有祂的同在，你將和你旁邊的人一樣，「只是另一個人罷了」！

我不知你的想法如何，我自己是厭煩做一個周遭沒有得救的人所認爲的「另一個人罷了」。我做了一個決定，我定意向我的心宣告：「我要在我的生命裡追求神的同在。」我要和神如此地親近，使得我走進世俗和公眾的場所，人們都會看見祂。他們可以不知道我在那裡，但是他們一定知道祂在

這裡。我要如此被神的同在所充滿，以致當我上了飛機坐下來時，每一個坐在我附近的人都頓時感到不舒服。只要他們和神的關係不正確，甚至我還沒說一句話，他們都已感受到不同。我不想去責備或定罪這些人，我只想身上帶著我天父的香氣。

我們了解什麼是「計畫性的傳福音法」——我們逐家探訪、發福音單張，或者進行教會所設計各種傳福音的方法。溫約翰（John Wimber）幫助我們了解「權能佈道」，把恩膏和福音計畫配合在一起。我們可能就在街上為某人的病禱告祈求神的醫治，而不只是作見證、發單張而已。但是很少人了解，也很少人用我稱作「神同在的傳福音法」的方法。這是人們看見了會說「他們跟過耶穌」佈道方法（參徒四13）。這是神與一個人同在之後所產生的聖潔的輻射帶，它強到使你旁邊的人都受到影響。（註1）

使徒行傳五章15至16節所說：「指望……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得了醫治。」的事，可以歸入這個傳福音的方法。只是不是彼得的影子醫治任何人，（註2）而是那位與彼得同行的主的影子，是祂創造了這一個得醫治或撒但遠離的地帶。希伯來人相信恩膏可以延伸到人的影子所接觸的地方。我相信神的榮耀可延伸到祂的影子所到之處。主

啊，求祢遮蓋全地！

馬可福音告訴我們在耶穌斥責暴風雨中的海和風之後，他們來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參可四35～五1）。我禱告希望那天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也發生在今天的世界裡。

當耶穌的腳才踩上格拉森的岸邊，半哩外一個被五千污鬼^(註3)所附的人掙脫了捆綁他的腳銬和鐵鍊。「爲什麼呢？」馬可告訴我們，當這被鬼附的人遠遠看見耶穌，就跑過去拜祂。在此之前，他的每一個行爲都是被裡面的污鬼所指揮，到哪裡去，做什麼，就是污鬼命令他用石頭砍自己，他也沒有辦法不做，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動。

那麼，什麼使這一切都改變呢？什麼使他在那一刻心靈、身體的功能都不再受五千污鬼的控制呢？我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天父回到了祂的居所。

這是今天我們需要的，我們需要再次聽見神臨到地上的腳步聲。那時我們不必煩惱如何趕出污鬼，我們不用對著他們高聲讀經，或者壓著被污鬼強力控制了的身體。祂明顯同在的目的是使「被擄的得釋放」，以應驗路加福音四章18節的應許。祂要完成在拿撒勒時所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四21）但卻沒能開始的事工。

「主啊，我們想要遇見祢！我們已經厭煩於像主日學小朋

友一樣，只是談論著祢。主啊！祢什麼時候向我們顯現呢？」

我祈求一個以賽亞書第六章的異象能臨到各城，因為只要全能神的一個腳步就能解開幾世紀以來撒但的權勢，掙斷它幾十年來的鎖鍊。我禱告我們能像先知以賽亞一樣說：「我見主……」我求主在教會內有群體的突破，但在此之前，我求主先在我們個人的生命裡有突破。「主啊！我們不是只來祢面前求祝福，我們是尋求賜福的主。」我們需要突破。

我必須警告你，你要突破就會有破碎，這是必然的。我鼓勵你用每一個機會浸泡在神的同在裡，當你靠近祂時不要匆匆忙忙的，應知道這是你最先該做的事。讓神在你的心裡、生命裡進行深層的工作，這是神在你生命中創造深水井的方法。在祂的同在裡，這井成為榮耀和能力的噴水井，祂同在的目的是要使被擄的得釋放，使兒女們得勝利。

爸爸回家，一切爭吵都停止了

幾個世紀以來，我們和撒但及牠下面的小鬼進行著語言、棍棒、石頭齊發的屬靈爭戰，但現在是我們向天父呼求，然後看著這街頭戰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的時候了。我用我全部的信心告訴你，如果我們的父能下來，讓祂顯然的同在

再一次降臨地上，只要一次……甚至祂眼裡小小一滴的淚水掉在像洛杉磯、紐約或芝加哥一樣的城市，它要生出榮耀的浪潮，帶來全地的復興，使得撒但逃跑、罪人下跪。耶穌啊，幫助我們！父啊，阿爸父，我們需要祢！

追根究底來講，如果你真的渴望天父降臨，你必須瞭解，你要停止尋求祂的好處，停止求祂做這做那。我們不知不覺中把「教會」錯誤地變成了「祝福我俱樂部」，在那裡我們簽名請求這樣或那樣的祝福。我不能非常確定我們是不是還要尋求祂的祝福，這是幾世紀以來，猶太人在逃離神面以後所做的事。我們需要尋求悔改和破碎，以我們的言語和行動說：「主啊，我們要祢，我們不在乎祢賜福與否，我們要爬到祭壇，讓祢潔淨的火降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終能見到祢的面！」

爲什麼我們要經過這些呢？我想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尋求神榮耀的經驗是改變一生的經驗，是人類能有的最好經驗，它唯一的副作用是「向肉體的死亡」。第二個理由是神在我們生命裡同在的目的是去傳福音。我們若能把神榮耀的餘暉帶進我們的家庭、事業，如果我們能把他同在的一些火焰帶入不冷不熱的教會，我們就不需要人悔改來到主的面前。當神的榮耀把他們從捆綁中釋放出來時，他們將會奔

向祭壇（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使他們來到祭壇）。除非經過悔改和耶穌的救恩，別無他法能使一個人到天父面前。別的所謂得救方法都帶著賊或強盜的記號。

主知道我們已經嘗試著為別人鋪一條沒有痛苦、廉價，甚至是不必付代價的復興之路讓人走向神，但是我們得到的結果卻像討價還價而得的最低層救恩，幾乎不能持續超過一個星期。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給人的是情緒上的經驗，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面對神的同在與榮耀死亡的經驗。從這裡開始，我們的禱告應是：

「父啊，我們承認我們想要看見我們的生命和教會有改變，如此我們才能改變我們所住的城市！」

「給我們一顆熱切追求祢的心，使我們能看見祢的榮耀從我們裡面流露出來，使迷失的人相信而得救。求祢將祢的同在從我們身上釋放出來，好像當年祢在查理·芬尼（Charles Finney）身上所做的。他走過工廠，沒有說一句話或傳一篇道，但卻看到工人們在祢的榮耀下，跪下請求祢的赦免。願祢同在的潔白影子在我們生命裡醫治我們在街上所遇見的生病及有殘疾的人。」

「讓我們完全浸沒在祢的同在裡，以致沒有得救的人不能走進我們的房子，那些沒有悔改的心的人也不能與我們在一

起。願祢的榮耀在他們的生命裡帶來光照，領他們進入救恩，不是因為我們所說的話，而是因為祢的同在和能力在我們的心裡。」

老實講，我所期待的復興是高登·麥當勞（Gordon MacDonald）在新何布來斯（New Hebrides）的復興。當高登在那個地區進行晚上的奮興會時，有幾位警察來找他。他們告訴這位佈道家：「你能到警察局來一下嗎？有很多人來到我們這裡，我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不對勁，但我們想你也許會知道。」（這故事是真的！）

高登和警察在早晨四點鐘，經過了村莊要往警察局去的時候，他說就像瘟疫來到了村子裡一樣，人們在牧草堆旁、門旁哭泣，男人在街角上跪了下來，女人、小孩穿著睡衣擁擠在家門前流淚哭泣。

當佈道家最後來到警察局，他發現許多人向警察流淚哭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對神的知識缺乏到不知道這是祂的工作！他們只知道某些地方不對勁，知道自己有罪，他們所知道的就是來到警察局承認他們有些地方不對。所有發生的事是神的光照突然臨到他們，而當這些人開始湧進警察局承認自己錯誤的行為時，警察不知所措。

這位佈道家那天清晨站在警察局的臺階上向這些人傳講

耶穌基督的救恩及悔改的福音，一個真正的復興來到了那地方。這是我所談的復興，這種復興一到，每一個教會會發現他們的人力及資源都不夠。

美國正飢渴，但麵包卻不新鮮

老實說，按我們目前的光景，我們完全不能供應、管理這樣的豐收，因為我們的架子上沒有足夠的麵包來供應這群飢渴的人。可能我的話語會令一些人不高興，但我對我們「上半天班，釣魚去了」的教會心態不滿意。我們在第二章談到了麵包之家沒有麵包一事，但這主題實在值得我們反覆思考，直到狀況有了改變。為什麼在美國各個城市、在街角上都有每天二十四小時開張的小商店來滿足人們對於食物的需要，而大部分應該滿足全國對神飢渴的教會只在星期天的早上提供二小時的服務？我們不是要供應飢渴者生命的糧食嗎？我不認為美國人缺乏對神的飢渴。他們是飢渴的，而且他們有足夠的聰明智慧來分辨昨日宗教經驗的發霉麵包及神真實同在的新鮮麵包。我們需要再次承認飢渴的人不來敲我們的門，是因為麵包店裡沒有麵包。

很有意思的是，世界上人數最多，排行在前五十名的教

會，沒有一間出於美國。「這怎麼可能？過去二百年，我們不是差派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嗎？飢餓的人需要很多新鮮的麵包，而不是從上一世紀婚禮預演後晚餐時掉在地毯裡發霉的麵包屑。」

我有一個朋友，牧養一個約有七千位信徒的教會，他的教會大概可以說是美國最好的細胞小組教會，但是他告訴我他最近參加了一個海外的會議，他所觀察到的令他熱淚盈眶。

他告訴我：「湯米，在那會議有件事情真的抓住了我的心。」他說那會議有一堂是為會友超過十萬人的牧者預備的。「我不能忍受，不過是打開門探一下頭，想知道到底有沒有人在那個會議室，哪知約有二十到三十個人在那裡。」然後他的淚水流了下來，他說：「湯米，我注意到，那房間裡沒有美國人。」

按美國的標準，這位牧師是相當成功的，他在四十萬人的城市牧養教會得當，搶到了不少的地土，但他要做的更多。他不是個注意人數的人，也不是一個追求數量成長，好向其他牧人誇口自己教會主日早晨有多少多少人出席的牧師。他是搶救靈魂的人，是神的追尋者，他的眼淚不是嫉妒的眼淚，而是憂傷的眼淚。如果有一個國家在等待復興的成

熟點上，那就是美國。現在是我們神的百姓迫切飢渴追尋祂的時候，因為復興的火必須先從教會點起，然後才向各街道燃燒出去。

我對我們想用手來完成神的工作感到疲憊，我們對全國復興的需要只有一件，就是我們需要神的出現。

如果你想把你城裡的高中教室變成禱告的地點，那你就需要看見神的出現。我不是講神學上的或歷史上的事蹟。有幾次神的榮耀流進了祂的教會，充滿到神的百姓在餐廳內吃飯時也要小心翼翼的。他們只不過是在餐廳裡低下頭來謝飯，但是當他們抬起頭來時，卻看見服務生及旁邊的客人不能自止的流淚，說道：「你們怎麼了？」

我的太太在神降訪休士頓的那段時間，在一間店裡排隊準備付錢時，有一位女士敲敲她的肩膀。她轉過來看看是誰，只見一位高高的女士，不覺難堪地流著眼淚。這位女士告訴我太太：「我不知道妳去過哪裡，我也不知道妳裡面有什麼，不過我告訴你，我的先生是個律師，我正在辦離婚。」她開始說出她其他的困難，最後說：「我心中真正想講的是，我需要神。」我的太太環顧四周說：「妳的意思是就在這裡？」她說：「就在這裡！」我的太太只好再問她：「這些排隊的人呢？」突然這位女士轉身對排在她身後的女士

說：「妳不介意我和這位女士在這裡禱告吧！」那位身後的女士也含著眼淚說：「是的，請你也和我一起禱告！」

沒有捷徑

像這樣超自然的事情也將發生在你身上，但它只有一個途徑，只有當牧師和宣教士在祭壇和前院之間向耶穌基督呼求「給這些人一條生路」時才會臨到。到主的面前或復興的來臨是沒有捷徑的。神的榮耀只有在妳跪下悔改、破碎時來到，因為祂同在的先決條件是潔淨。只有「死去」的人，才能見神的面。如果你我不願繼續走在悔改的路上，我們不能期望別人也有相同深度的悔改。

這個世界已經不想再聽華麗教堂裡，高高的講臺上傳講的討好人的講章了。當我們自己的家裡有明顯的問題時，我們有什麼權力去告訴別人要悔改？假冒為善絕對不是神教會的模樣，可是我們卻把它當做「我們的」教會主要吸引人之處。我們需要做的是，到祂面前悔改、自潔。「是的，我們有了問題，我也有問題，但我要在這裡悔改，你們有誰願意和我一同悔改？」

我想我們會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的人因為看見教會

悔改而開始從他們社區的裂縫裡爬出來。再提醒一次，這些都源自於我們最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祂同在的糧食可以供應他們。我們的教會充滿了「職業的浪子」，他們喜愛天父的東西過於天父自己。我們來到家庭的晚餐桌上，並沒有求更多的祂自己，而是乞求或企圖說服祂把祂所應許我們的由祂那裡賜給我們。我們打開聖經，舐著嘴唇說：「我要所有的禮物，我要最好的那一部分，要全部的祝福；我要一切屬於我的。」可笑的是，事實上資助這位浪子離開父親開始出外去旅行的是他父親的錢，也是父親的祝福。而驅使浪子回到父親懷抱的，是浪子看見自己內心的貧窮。

有時候我們用神給我們的祝福為資本，開始走向遠離基督的生活。但重要的是我們回到原點，最終的目標是與天父在親密的交通中永遠同住。

主啊，為祢的緣故，賜給我們飢渴的心，而不是單要祢的祝福。雖然我們感謝祢豐盛的賜予，但是我們渴慕祢自己，我們的施恩主，來指示我們祢同在的真正目的！

附註：

1. 參閱希伯來書八章11節。
2. 參閱使徒行傳五章15~16節。
3. 參閱馬可福音五章2~6節，根據W. E. Vine在他的新舊約辭典（Exposi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 1981）第三二九頁的解釋，在耶穌的時代，羅馬兵丁「一群」（Legion）約有五千人。許多人假設只有二千的污鬼附在這人身，因為污鬼求主讓它們附在二千隻豬的身上。但是也有可能有成堆的污鬼附在一隻豬上，以逃避因主的同在而帶來的巨大的痛苦與懼怕。

第9章

放下自己

神榮耀的開始

我們已經失去了景仰主的藝術，我們的敬拜被一連串無
止息、膚淺且不真誠的字句所塞滿。大部分的時間我
們所做的是「填滿空間」或「放在禱告中」等缺少熱情、單
調無味的事，甚至是神一定不看的事。

我們中間有人因為沈重的擔子來到祂面前，想緊緊抓著
祂，但是我們太沮喪了、太困擾了，以致看不見天父或不能
了解祂愛我們。我們要回到兒童時期的單純。我在家的每一
個晚上，我會搖著我六歲的女兒入睡，因為我愛她。通常她
會靠在我的膀臂，就在她入睡之前她會回憶這一天所發生的
問題，說些類似這樣的事情：「爸爸，這個小男生在學校的
遊樂場上對我很不客氣。」或是「爸爸，我今天拼字考試有
問題。」對她而言，這好像是個天大的困難，我總會試著在
那時刻再度向她保證一切都會變好的，因為她在我的膀臂裡

休息，並且我愛她。所以在遊樂場上任何人對她說的話都變得無關緊要，任何小小的失敗都不再有能力傷害她，因為她是在我的膀臂裡面。

當我能夠把我的想法送進一個六歲、像迷宮一樣的小腦袋中，給她帶來平安，這好像就是一天中我最享受、最喜歡的一段時光；當我的女兒把她的頭往後靠著我，用半睜開的眼睛給我一個小小的微笑時也是。我能對這光景所做的唯一描述，就是在那時刻她的臉上表達了真誠的仰慕和完全的安全感。她不用開口說，我已明白，然後，在完全的平安裡，她臉上帶著信賴和安全的微笑進入夢鄉。

神要我們做同樣的事情。太多時候我們在一天忙碌之後，到祂面前用事先訂作的、機械的、背誦的詞句來敬拜祂，接著，因為我們幾乎被我們在遊樂場所受的委屈和一天內所遭遇的世俗的問題所吞沒，所以我們在祂的同在裡把頭靠下來所花的時間正好足夠我們把我們的話及所列的清單說完，然後我們起身跑開，繼續我們沮喪的、瘋狂追逐的生活，似乎我們找不到一個完全安息的地方。

你必須面對祂

神要我們做的，只是注目在祂身上。是的，我們可以告訴祂我們的感覺，而且我們需要告訴祂，但是祂真正等著的是，接受我們最親近的敬拜與仰慕，勝過語言或外在的事奉。祂在你面前開了一道門，但是你必須「面對」祂，你不可能倒著進入永生之門，你必須正面走進去。祂向你招呼「上到這裡來」，祂會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參啓四1）。在祂那裡當然會給一個疲憊的孩子帶來安息。

用我們裡面「撥弄數字的聰明」來引領我們是件危險的事，因為我們可能在分析的過程中超越了神的旨意和動機。我們的結局可能像耶穌那時的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和文士，他們錯失了祂的來訪。我不想成為那樣。耶穌向著那個時代象徵「神同在之家」的耶路撒冷哀哭說：「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時辰，我到了你們這裡，你們不知道。你們知道這些經文，但你們不認識我。」（參路十九41~44）「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約一11）

我這樣寫，不是因為你和其他讀到這段文章的人不知道神的話，相反的，我這樣說，是因為神要和祂的百姓展開更深一層的親密交通。祂不要我們去記住聖經中瑣碎的事，祂

要我們認識祂。保羅說在他歸向基督之前，祂是明白律法的人，^(註1)但是在他歸信之後他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提後一12)知道「關於祂的事」和知道「祂」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

祂呼召你，要你和祂進入更深的靈交，如果你勇敢回應祂的呼召，我們的主會讓你對祂的屬性有新的啓示。祂如此地貼近你，使你好像可以呼吸到天堂那樣純淨的空氣。當你把你分心的事放在一邊，專注地把自己的身、心、靈都集中在神，^(註2)透過這樣「專心敬拜」的一道門，我們就可以進入大衛所說的「隱祕處」。當祂的同在強到你周遭的事及朋友都可忘了時，於是在和神相遇之中，醫治就能來到，使你永難忘懷，你的心就像雅各癱了的腿一樣，永遠留下了愛的痕跡。^(註3)

你我喜歡的崇拜並不相同

在我開始這個行程後，在一次祂的同在裡，神向我說「兒啊，你認為最好的聚會和我所喜愛的並不一樣！」這時我就了解到我們常是到教會來向神要些東西，而聖經卻一再地說我們要「事奉祂」。是的，我們是事奉神的，我們的生命充

滿了對「人及人的需要」的事奉，我們很少進到一個地步使我們能「事奉祂」。我們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地在自我滿足下離開教會。我們個人狹窄的需要得到滿足，癢處也被搔著了。什麼時候我們才會聽見神微小的聲音說：

「能不能有人只愛我？」

正像我前面說過的，上一次我讀到詩篇一百零三篇1節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但我們的作為常是：「我的主啊，稱頌我靈！」

神對英雄的定義和我們的也可能不同。想想看祂對那位打破香膏玉瓶用油膏主的「有罪」女人所說的話。如果天堂有一個名人走廊的話，我告訴你誰的名字會在名單的最前面，就是馬利亞，這位打破香膏玉瓶的女人。在那件事上，讓我們吃驚的是，祂的門徒因為這女人的行為感到困窘而想把她趕出去，但耶穌把她所做的「忘我的敬拜」立了個永恆的紀念碑。耶穌並不是因為馬利亞的才幹、美麗或宗教上傑出的表現而介入其中。祂介入是因為她的敬拜。門徒們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太廿六8）耶穌指出：「這不是浪費，這是敬拜。」在門徒爭論將來誰坐主的左邊，誰坐主的右邊時，他們時常把事情看錯，而此時，耶穌卻產生了「敬拜的飢渴」。祂明顯飢渴的痛苦吸引了一個外來的人，一個

「打破瓶子的人」，一個「洗腳的人」。這樣的敬拜者在事奉耶穌的時候，常常必須忽略從所謂正確無誤的教會而來的眼光與批評。

祂渴望我們的仰慕與敬拜。天堂的名人走廊充滿了許多沒沒無聞的人，如那位癲瘋病者回來感謝神，而其他九位卻沒有這樣的心。這走廊上將充滿了那些感動主心意者的人名，祂對他們說：「我記得你，我知道你的作為，做得好，我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同時，在我們教會的聚會裡，我們表現得像不知感恩的小孩子，拚命要求屬靈的的零用錢和祝福。我們虔誠地尋求神的手，但我們對尋求神的面和呼求：「我只要祢！」卻一無所知。

坐在祝福者的膝上

神告訴我們：「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參啓三7~13）。這是神似乎推開了天堂大門說：「進來吧！到與我更親近交通的地方來。」的時刻之一。當你坐在賜福者的膝上時，你不用擔心福祉這些事。只要告訴祂你愛祂，你所能想像的各樣福祉都將臨到你。尋求賜福者，不求福祉；

尋求復興者，而不是求復興；尋求祂的面，而不是求祂的手。

我時常看見許多教會的走道上，布滿了許多爬到了天父膝上的人。我看見他們在尋求神的面時，把自己的臉藏到教堂的椅子下。今天在主的教會裡正發生一些事，而這些事和人的操縱與刺激無關。你是不是對那些作為感到厭煩？你是不是渴望能與神相遇，而這過程沒有被屬肉體的領袖們的操縱和無用的推銷所污染？你是否渴望神把祂自己介紹給你？若是，那麼你並不孤獨，曾有一位婦人她在悔改的路上用眼淚做了記號，爲了神，她把自己的榮耀放了下來。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裡去坐席。那城裡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裡坐席，就拿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穌背後，挨著祂的腳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祂的腳，把香膏抹上。

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裡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祂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西門說：「夫子，請說。」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爲他們無力償還，債

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地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裡說：「這是什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路七36~50）

可能你在靈裡與神終生難得一次的相遇只有幾寸的距離。如果你想要見主的面，那麼效法馬利亞到耶穌的腳前吧！把你寶貴的讚美和敬拜從玉瓶中倒出來獻給祂。你已經把你的寶貝隱藏太久了，但這裡有一位值得你獻上一切，不要再保留了。

馬太和馬可福音都記載了這件事，他們說西門曾經患過大癲瘋。^{（註4）}許多的學者相信路加醫生記錄的是比較早的事件。縱然如此，這法利賽人西門他還是一個屬靈的癲瘋病

患，因為他被假冒偽善的罪所折磨。你可以想見當你緊緊到主的腳前把你最好的獻給祂時，一定有一些帶有假冒偽善這種癡瘋病的法利賽人出現，輕蔑地看著你。但是由他去吧！誰能明白在那一時刻有什麼樣的重擔從你的肩膀上卸了下來？誰能了解當祂說：「我接納你！」時，你的憂傷、掛慮、眼淚卸下的感受？

在神眼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屬靈的癡瘋病患。我們要回到那位釋放我們的主那裡，獻上感謝。神的接納表示你能夠忽略那些「我拒絕你」的聲音。我不是故意要沒有禮貌，但是當你蒙受這位天國國王的接納與醫治時，誰還會在乎有多少的癡瘋病患在拒絕你？

在馬太和馬可福音裡，對馬利亞最苛刻的批評不是來自法利賽人或撒都該人，是來自耶穌的門徒，當他們準備把她趕出去時，耶穌適時地介入。

耶穌說：「由她吧！為什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可十四6）

「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訴說這女人所做的，以為記念。」（可十四8~9）

你是否常在神的心中？

耶穌說這位為他的安葬而把自己的玉瓶打破，膏他的女人，在何處有人傳福音，就永不被人忘記。換句話說，她常在神的心中。你想要神來拜訪你嗎？你必須在你的生命中有空處給祂，無論你的生命是如何擁擠，被各樣的東西塞滿了，也許現在就是空出空間的時刻了。有時你必須把你最寶貴的東西打破，才能把那神所記念的香氣釋放出來。

你的破碎在神那裡是甜美的香氣。祂收集從你臉頰或眼角所流下來的每一滴淚水。聖經上說祂有一個皮袋收集我們每次所流的眼淚。(註5) 祂愛你，所以你該偷偷地退到你禱告的隱密處，把你為這時刻保留了好久的寶貴香膏從玉瓶裡倒出來。在祂的腳前打破它，說：「耶穌，我愛祢勝過這一切的東西，我要放下任何事情，到祢所要我去的地方，我只要祢，主！」

不要有錯誤的想法。馬利亞是謙卑地放下自己，才能用她的頭髮擦主的腳。聖經上說女人的頭髮是她的榮耀，(註6) 所以馬利亞是用她的榮耀來擦耶穌的腳。在耶穌的時代，住在中東的女人，通常都把頭髮往上捲，當她們離家進到公共場所時，就用一條頭巾或紗布包起來。所以馬利亞可能需要

把頭巾拿掉，解開頭髮來擦主的腳。我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是了解這樣做對馬利亞的名譽造成多大的影響是很重要的。當時的人最常穿的鞋子是開放式的涼鞋，當客人進屋時他們習慣地把鞋子脫在門口。當時在以色列的主要道路是人和駱駝、馬匹、驢子共同使用的。所以一天下來，幾乎不可能不沾到這些動物的糞便的。

涼鞋給予旅行者一些保護，但是把鞋子穿進一個人的家裡是不可想像的。言歸正傳，一天的旅程之後，腳上沾的東西（包括動物糞便的氣味）一定還殘留在客人暴露在鞋外的皮膚上。爲了這個理由，把每個人腳上的髒東西洗掉的骯髒工作就落在家中最卑微的僕人身上。任何一個洗客人腳的僕人，都自然的被別人當作「不算、不重要、可丟棄的奴僕」，也往往公開地受蔑視。

馬利亞所做的敬拜是何等美麗的圖畫，她放下了自己的榮耀——她的頭髮，來洗去祂腳上動物的殘渣。我們個人的公義和榮耀算不得什麼，都是破布，只能用來擦祂的腳。^(註7)

如果你實在要貶低和羞辱一個到你家的人，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叫你的僕人不要洗他的腳。這在法利賽人的家尤其真實，因爲外表的乾淨對他們來講比一切都重要。耶穌清清楚楚地說，當祂進入西門的家時，沒有人洗祂的腳（參路

七44)。就好像西門只要耶穌在那裡，但他並不想要榮耀祂。有多少時候，我們希望神與我們的聚會同在，可是卻拒絕（或忽略了）用我們所應有的態度來敬拜祂。

我們的聚會是為神還是為人？

長久以來，教會祈求神的同在，但是卻從來沒有把神的同在歸回到應有的榮耀地位。這表示我們真的想要的是祂的「技巧」，我們要祂屬天的醫治、超自然的恩賜，以及其他所有祂能做的神蹟奇事，但我們的裡面卻沒有真正要榮耀祂的意念。我怎麼能這樣說呢？問問你自己，我們教會的聚會是設計來娛樂人還是敬拜神？哪一件事比較重要？是一個有頭有臉的男士或女士離開時，說：「哦！真好，我享受這樣的聚會。」嗎？

當神在過去進入我們的聚會，我們有多少時候放下我們正在做的事來榮耀祂？或者，我們認為祂的來到干擾了我們好的聚會程序，雖然祂的介入是好的，但是最好是適可而止？我懷疑，當馬利亞把裝有寶貴香膏的玉瓶打破時，她是否注意到她的眼淚滴在我們的主那沒有洗過、沾了灰塵的腳，這些淚水是不是在腳上形成了乾淨的條紋？她是不是忽

然感到耶穌雖是被邀請的客人，但卻受到如此不尊敬的對待？我想她是，她為此心碎。她的悲傷加速了她的眼淚，最後好像開了一道大門。她流了那麼多的淚，以致她能用自己的頭髮來洗去沾在祂腳上動物的污穢。

馬利亞能用什麼來擦去主腳上所沾動物的污穢呢？在那個地方，她不是個有名譽或權位的人，她不能要求別人給她毛巾。她手上沒有東西，僕人或主人也沒有給她毛巾。馬利亞解開了她的頭髮，用她的榮耀來擦耶穌的腳。她把那家主人對主的蔑視、公開的不敬拿走，把這些攬到自己的身上，用美麗的頭髮把每一個對祂公開拒絕的證據都除去，好像這些是她自己的一樣。你能想像她這樣做時神的心會如何反應嗎？耶穌在公開責備請祂的主人時，祂把祂心中的感受說了出來，使我們能夠有些了解。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地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路七44~47）

你該放下自己的榮耀來事奉祂

神告訴我：「馬利亞放下了她的榮耀來事奉我。」如果所有的門徒都在場，那麼那天至少還有十二個人在那房間裡，但是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與主有親密的關係。門徒們錯失了機會，甚至包括彼得、雅各、約翰那樣的好人。請聽，朋友，你可以忙得像門徒一樣，做著各樣的工，但卻失去了敬拜！你真的相信神需要我們為祂做工嗎？祂豈不是那位鋪張穹蒼，把七海撈在手中的創造者嗎？豈不是神塑造大地使群山隆起嗎？明顯地，祂不需要我們做任何事情，祂所要的是你的敬拜。耶穌在井旁告訴撒馬利亞的婦人：「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四24）

今天教會裡許許多多的長老、執事、牧師們，當他們面對這樣真誠對神飢渴的人，他們和門徒們一樣感到緊張：「來人哪！阻止這女人。」但耶穌介入說：「不！終於有人做對了事情，你們不可阻止她。」教會不會留個空間給帶著玉瓶香膏的馬利亞們，因為當他們在眾人面前開始放下自己的榮耀、驕傲、自尊時，使得我們其餘的人感到緊張。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自尊、自我中心在這樣謙卑的環境裡像閃爍的火焰一樣突兀。

神對祂的百姓說：「如果你放下你的榮耀，我就使你親近我。」我一直聽到祂說：「放下你的榮耀，拿下你的自尊，放在一旁，我不在乎你是誰，不在乎你覺得如何，或你認為你多重要，我要你，但是首先你要放下你的榮耀。」爲什麼呢？因爲人的榮耀死去時，常常是神的榮耀誕生。

馬利亞必定走到了一個地步，她的決心讓她說：「我不在乎誰看見我做這事。」當你讀這些話時，你心中可能只是動了一下。如果這是真的，我幾乎可以保證你是已經學會了如何保持一張拉直的臉孔繼續往前走，然而心裡卻覺得想要跪在主的腳前，請求祂的憐恤和赦免。你必須讓你的愛突破掩飾真正的你的面具。神要你公開的勇敢地讓這世界知道你愛祂有多深——甚至，你必須在滿屋子瞧不起你的門徒面前，放下自己的榮耀。做一個打破玉瓶的人吧！把裝滿你寶貴香膏的玉瓶打破，在眾人面前把自己的情感流露出來！

神不需要你教條式的聚會，祂要你的敬拜。祂所能接受唯一的敬拜是出於謙卑的敬拜。所以如果你要見祂的面，你必須放下你的榮耀，用你的眼淚來浸濕祂的腳。老實說，這不是你的榮耀所能做唯一的一件事嗎？我們的義在祂的眼裡都如破布一樣。（註8）

一個受膏者或是膏抹者？

我們尊崇神所膏抹的人。誰是神所記念的呢？耶穌說馬利亞所做的將被述說，「以為記念。」（太廿六13）我們喜歡「受膏抹的人」，祂喜歡「膏抹人的人」。這些人是在祂的眼前，祂的腳下，他們是把香膏倒出來的人，是以淚洗腳的人，是謙卑地愛祂，勝過愛祂東西的人。

我相信馬利亞實際上膏抹了耶穌兩次，她要第三次膏抹祂。首先她以罪人的身分來膏耶穌的腳，不計任何代價渴望得到赦免（參路七），然後她在祂地上福音工作結束前膏抹了祂的頭（太廿六；可十四）。想想看祂被掛在十字架上，懸在天堂與地獄之間，不值分文又被眾人所唾棄，在那裡痛苦地呼吸著。

但是祂聞到了什麼……這味道比祂扭曲的臉所流下鹹澀的血腥味還濃，比十字架下抽籤的吵鬧聲還強，勝過了猶太人祭司的嘲笑。這是過去敬拜的香氣，留在祂的髮梢間……祂聞到的是玉瓶裡面香膏的香味！一個膏抹過祂的人的敬拜在祂的腦海裡，加強了祂的決心，然後祂完成了祂手上的工作。

在祂生命中膏過祂的婦人見證了祂被釘十架，說：「我

不能讓祂死後沒受膏抹。」於是她帶著另一瓶寶貴的複合香料來到了墳墓裡要膏抹主的身體，但她發現墳墓空了，她的心因這空墳而難過地開始流淚哭泣。哦！一位膏抹者的愛，他們甚至願意為死去的夢來膏抹。

耶穌正離開這墳墓往施恩寶座去灑祂所流的血，祂聽見了這熟悉的哭聲。這可能是耶穌所行最重要的事，因為祂是完成了地上祭司在聖潔和潔淨的事上從來沒有做成的事。以色列的大祭司必須非常小心以免在禮儀上玷污了自己，所以完全不能讓女人來接觸他們，而就在耶穌開始要往上升要到天上真正的施恩座前灑下祂的血時，祂看見了這位放下自己的榮耀，洗淨祂的腳的膏抹者。也許祂一腳已經踩在雅各天梯的底層，祂突然停了下來說：「她要再來膏我了，她帶了寶貴的香料和讚美的奉獻，只是我不能在那裡接受它。」所以祂停下了祂所要做最重要的事說：「我不能留她在那裡，而不讓她知道我要做的事。」

如果你是一個敬拜神的人，你真的可以抓住神的計畫和旨意。耶穌停下了祂的工作而來到了一個曾經打破玉瓶用香膏膏抹祂的人。祂聽到她哭時，停了下來，走到她後面站著，最後祂說：「馬利亞！馬利亞！」

有罪女人的哭泣抓住了神

什麼使聖子這樣做呢？爲什麼天上的大祭司停止了祂往施恩座的路，而被曾是妓女者的哭泣所留住呢？我可以告訴你，祂如此做是爲那「名人走廊」。首先馬利亞並沒認出祂來，因爲祂改變了。她說：「你把祂挪去哪裡？你把我熟悉常見的人放在哪裡？」她以爲榮耀的基督是看園的（好像今天我們中間許多人，就是神的榮耀在我們眼前時，我們竟不認得祂）。

最後，馬利亞停止了哭泣，而在祂叫她馬利亞時才真正地聽出祂的聲音來。祂的外貌已經從會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祂的容貌從屬世的變成屬天的，祂很快地說：「馬利亞，不要碰我！我不想再經過十字架犧牲的道路，所以不要碰我。但是，馬利亞，我必須讓你知道我很好，去告訴門徒們！」^(註9) 祂必須告訴她不要碰祂，祂這樣說，因爲祂知道她會這樣做。祂又得站得足夠近，以致她若想要摸祂，她就可做到。好像耶穌這位大祭司是爲了敬拜祂的人而冒了被玷污的危險。

爲了打破玉瓶的敬拜者以及膏抹者，神會把祂預定的心意以微聲告訴他們。在祂至高的榮耀裡爲了那些放下自己榮

耀、自尊、爲了分擔祂的恥辱，把祂的羞辱當作自己的來看待的人，祂會爲他們轉過來。

你是否等候神微小的聲音？

就某一方面來講，耶穌是爲了一個放下她榮耀的敬拜者而把父神的旨意放在一個危險的地位。這是爲什麼祂要小心地說：「不要碰我！」祂對她有何等程度的信心！你是否好奇某些人似乎和神有很確定的聯繫，好像有某種原因，神一直和他們很親近？我告訴你，不是因爲他們講道講得很好，也不是他們歌唱得很好，乃是因爲他們知道如何放下他們的自尊和榮耀。他們把這一切都放在一旁，在破碎和謙卑之中來到祂的腳前敬拜祂。爲了這寶貴的少數幾個人，神祂自己停下祂升上天堂的腳步，微聲把祂的心意告訴那些等待的心。

你注意到神並沒有打破馬利亞的玉瓶嗎？馬利亞必須做這事。如果你想有那樣與神相遇經驗，你必須將自己打破。最高、最深的敬拜來自破碎的心，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捷徑或妙方可以幫助你「達到頂端」。沒有人可以幫你做這件事，這是只有你能做的，但是如果你做了，神會爲了你停下

來，花時間和你同在。

如果祂聽見你把自己的寶貝玉瓶打破的聲音，如果祂注意到你放下自己榮耀的響聲，你將會使祂停止祂正在做的事情，因為神不會放過一個憂傷痛悔的心。(註10) 祂將排除萬難，花時間與你同在。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有些教會有復興？為什麼有些人跟神特別親近而其他大部分的人卻沒有？答案在於他們是破碎了的人，你心裡破碎的聲音將抓住神的耳朵和眼睛。而這些的起頭就在於你對祂的愛，超過你對別人如何看待你的懼怕。你不可能在尋求祂的臉的時候，還要保留你的臉。你個人榮耀的結束、放下，是祂的榮耀的開始。

附註：

1. 參閱腓立比書三章5~6節。
2. 參閱詩篇九十一篇1節。
3. 我借用這個詞句，是從本仁約翰 (John Bunyan) 所寫《可接受的祭》(The Acceptable Sacrifice) 或《破碎心靈的高貴》(The Excellency of a Broken Heart) 書中，借用了「殘障的心」(Disabled heart) 這一詞。本仁約翰在他最新的書裡發現了這一真理，他認為《可接受的祭》一書是他寫作的最高潮，比先前

的著作包括《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都更重要。如果你很有興趣與神摔跤的話，我鼓勵你讀這本書。這本書可從God Chastersinetwork, P.O. Box 355, Pineville La 71361買到，(Sterling, VA: Grace Abounding Ministries, Inc., 1988 reprinted from the 1958 edition of Mr. O.G. Pearce, The Retreat, Harpendon, Herte, England)

4. 參閱馬太福音二十六章6~7節、馬可福音十四章3節。
5. 參閱詩篇五十六篇8節。
6. 參閱哥林多前書十一章15節。
7. 參閱以賽亞書六十四章6節。
8. 參閱以賽亞書六十四章6節。
9. 參閱約翰福音二十章17節，三天後耶穌回來向其餘的門徒顯現，那時他們可以摸祂，因為祂已經完成了往施恩座的使命。
10. 參閱詩篇五十一篇。



第10章

追尋榮耀

治死老我

當神告訴我們：「你們不能見我的面」時，我們中間就有人認為，盡上教會的責任，然後很快地回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就夠了。當我們發現神最好、最深的寶藏需要付上「向自己死」的代價時，我們時常停了下來，不再進一步來追尋神。我們並沒有問一下該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祂的同在不是價廉物美的？也許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那是無關緊要，或者是因為我們害怕祂的答案而不敢問。摩西的堅持讓他學到一件事，就是為了神的緣故來追尋神，是神最喜歡而且最最期盼的事，不能掉以輕心。

這種想要與神面對面的熱切渴望，是開啓復興、實踐神在地上旨意的重要鑰匙。我們要仔細回顧以色列的祖先——摩西追尋神榮耀的一千五百年歷史。前面第四章提到，摩西要求神：「給我看祢的榮耀！」神說：「不行，摩西，只有

死人能見我的面。」幸好，摩西沒有就此打住。不過不幸的是，今天的教會就停在那裡，不再往前追求。

摩西很可以滿足於神第一次的答案，但他並非這樣。摩西並不是自私或傲慢無禮，他不是尋找個人的名聲或物質的東西，甚至不是在尋求神蹟或恩賜（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教導我們要羨慕最大的恩賜）。摩西是單單地要神，而這是我們能夠給神最大的讚美和禮物。然而，摩西必須追尋神，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摩西說：「求祢顯出祢的榮耀給我看看！」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出卅三18~23）

在摩西與神進行這樣的討論時，以色列人卻因為神要他們靠近西乃山而害怕地跑得遠遠的，唯有摩西勇敢地走進神同在的雲中。百姓因為自己罪的緣故在害怕和顫抖中，要求摩西和亞倫的祭司們站在他們和神之間。摩西時常走入被雲

彩遮蓋的會幕，甚至還勇敢地向神作更進一步的要求。

我們尋求大眾的認同還是神？

當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在山頂上追尋神的時候，他的哥哥大祭司亞倫卻在群眾的壓力下屈服，而同意為以色列人造了一個金牛犢給他們敬拜。摩西在山上觀看神的手指把十誡寫在兩塊石板上，而百姓卻在山谷中作樂。就是在這事之後，祂仍然應允以色列人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但他們必須由神的使者來引領進入該地。神說：「我自己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項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出卅三3）摩西回答說：

祢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叫我知道祢要打發誰與我同去，只說：『我必按你的名認識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祢眼前蒙恩，求祢將祢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祢，好在祢眼前蒙恩。求祢想到這民是祢的民。」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出卅三12~15）

摩西和以色列人看見了也經歷到神超自然的供應與作為。今天的教會至少也略有過相似的經歷。

如果有一個機會讓我們能獲得講道的大能，或是能得到神願與我們同行的應許，我們中間很多人大概會趨之若鶩。然而誰說我們真的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呢？摩西很智慧地回答神：「如果祢不領我，我就哪兒都不去。」他明白神與他同去是好的，但更好的是他與神同行。神和摩西商量：「我給你安息。」我想聖靈所賜超自然的恩賜，使我們能在最少的努力下對主的教會作最有效的事奉，這就滿足了神賜教會安息的應許。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1至12節說：「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祂曾對他們說：『你們要使疲乏人得安息，這樣才得安息，才得舒暢。』他們卻不肯聽。」我相信聖靈的恩賜（包括方言）是這裡所說的安息。神用比喻的方式說：「摩西，我要給你恩賜，就是安息。」而摩西所說的是：「我不要恩賜，我要祢。」然而，今日教會卻迷戀於聖靈的恩賜，而不認識賜恩賜的聖靈。我們很有興趣地把玩著神的恩賜卻忘了感謝祂。我們身為神的兒女所能做最好的事情，就是放下祂的禮物，花段時間坐在祂的膝上。追尋施恩者，而不是追尋恩賜！追尋祂的面，而不是追尋祂的手！

摩西要神的同住而不是祂短暫的停留

以色列人很少花時間來感謝神大能的作為。因為他們忙於編列「需求表」好正式地抱怨有關他們身體上的或私人慾望未得滿足的項目；今天，我們大部分的人也在進行相同的事情。不過摩西在某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他經歷了神蹟，祂聽見了神的聲音，也見證了祂所施行的大能，甚至在某些時刻裡也經歷神顯著的同在，但是他所看見所經歷的每一件事告訴他，在雲彩之後還有更多的豐盛等著他。他渴望神的「同在」超過祂「短暫」的拜訪。他不滿足於看見神的手指、聽見從雲中或燒著荊棘裡神說話的聲音，摩西已經超越了對神的懼怕而進入愛神的境界。神的同在成為他日夜的渴望，這是為什麼他向神祈求：「我尋求祢，求祢顯祢的榮耀給我看！」（出卅三18）

摩西想看神的臉，神為了以色列人的緣故很快地應允了摩西的請求。但祂不是直接回應摩西迫切想求的，祂的榮耀仍在前頭領導以色列人。首先神說祂要把祂一切的恩慈彰顯從摩西的面前經過，並且祂也按他的名認識摩西。然後神向摩西解釋：「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卅三20）這句話好像是拒絕了摩西，但不知是什麼

原因，摩西好像察覺到神另有一個方法。耶和華告訴摩西說：「看哪，在我這裡有個地方，在那裡你可看見我，等我過去，就得見我的背！」（參出卅三21～23）

大部分的人若得到這樣的應允，就已經非常高興了，然而摩西在嘗到了與主同在那種屬天的喜樂之後，他要求嘗嘗那種在安全距離之外才能滿足的味道。飢渴在他裡面點燃，驅使他冒著在主面前死亡的危險，為要得到那種滿足。那飢渴注定了要橫跨一千五百年，直到死亡的來臨才得結束。

耶和華告訴摩西，要他第二天早晨上山到祂的面前來，在祂的榮耀經過時，祂會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這是個很有意思的過程。神說的是：「在我未到之前，我將及時伸手遮掩你，等我過去。在我過去之後，我將收回我手，你就可以伸出你的頭來朝我走的方向觀看。然後，你可以看到我漸漸遠離的背影。」（參出卅三22～23）

如此，神在祂的榮耀裡以光速或比光速更快的方式來到山上，宣告祂的聖名，然後在祂的榮耀裡離去。祂把手從磐石穴中挪開，摩西因而可以看見神漸漸遠去的背影。雖然這次有如閃電一樣短短的顯現，卻在摩西的身上有深遠的影響，使得他能夠為後來的世代筆錄創世記、祂的背影，或神過去的作為，描述他所見到創世的異象。

問題在於你還活著

摩西看到神的過去，他看見神在創造時間和進入時間的蹤跡。然後在他眼見神撤回祂的榮耀時的那一點亮光，讓他能有超自然的洞察力來追述人類的歷史。就是在這樣的經歷之後，摩西還想再多得神的榮耀，但是神的話仍然與他同在：「摩西，你還活著，你不能見我的面。」

摩西知道，在會幕及他從神所領受的每一件事情的背後都有更大的旨意。他感到一個驅使他要認識神的需要，他要看見神永恆旨意的應驗。摩西知道唯一的方法是尋求神的面。「我要見祢的榮耀，我要見最終的成果。」摩西的心發出了一個禱告，他的堅持使時間、空間、永恆黯然失色。

如果你是如此地飢渴地要祂，你是在追尋祂，祂必為你做祂不為任何人做的事。

這個故事的結局不能在舊約中找到，你必須往後跳一千五百年左右，來到新的時代，一個新的約，在那裡尋找出埃及記裡從摩西的生命所發出的飢渴結局。摩西裡面有一個消耗他生命的飢渴，這飢渴產生了被我稱作「難以忘懷的禱告」。摩西要見神榮耀的禱告，日復一日，週而復始，年過一年，好幾個世紀不斷地在神的耳中迴響，直到幾個世代之

後，耶穌告訴祂的門徒有關祂要上以色列的一座山為止。從摩西的心中所發出屬靈的禱告，這是件永恆的事，並不受時間的限制。它並沒有在摩西嚙下地上最後的一口氣時消逝，它繼續在神的寶座那裡迴響，直到這禱告蒙了應允。

這蒙應允的時辰是在耶穌在地上傳道的後期來臨。那一天，祂帶著三個最喜愛的門徒上了一座山，上到頂端。當時耶穌已經開始在祂的門徒中作「除草」的工作，祂說：「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十六25）（這句話仍然讓我們不舒服，因為句子裡有死亡的字眼。）

耶穌已經開始把祂的生命傾倒給門徒們，但他們似乎不明白耶穌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喜歡祂的教導，但是他們好像不懂祂所說的。他們喜歡看見祂行神蹟，可是卻從來沒有抓住神蹟背後更大的目的。門徒們只是四處跟隨著祂，試著去明白一點祂的作為。

在禱告會中幾乎所有的門徒都睡著了

這一天，耶穌帶著三個門徒到山上去禱告。我相信第一世紀的門徒和今天二十世紀的門徒沒有兩樣，因為他們都在

禱告會中睡著了。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正禱告的時候，祂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祂站著的兩個人。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裡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說這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裡就懼怕。（路九28～34）

這裡雲彩再現，好像在說：「哦！如果他們醒來，將會看見這『榮耀』。快！雲彩快來遮蓋我們。」

你有沒有注意到，神把耶穌基督的榮光從肉體的覆蓋下釋放出來的時候，是門徒睡著的時刻？今天我們稱那山為「變像山」。因為聖經說主的衣服變成潔白放光，希臘文「放光」這個字眼是「*exastrapto*」，表示如閃電一樣的光芒、閃爍、明亮。（註1）當門徒睡著的時候，耶穌基督在沒有人看見的情形下，把祂的榮耀顯現出來。藉一件放光的袍子，祂用萬古之先神榮耀的光輝籠罩著大地。

是看見我的時候了

在那時候，好像主說：「好了，現在米迦勒、加百列兩位天使長，去把摩西接來，現在是他看見我榮耀的時候了。」在天堂的走廊上，他們把雅各天梯清一下，把它伸到地上，於是摩西走進了一個地方，是他從來沒有去過的——神給祂百姓的應許之地。在他的肉身中，摩西被判定只能站在約旦河旁的曠野地，遙望應許之地而不能進入其中。他曾經向主禱告要見神的榮耀，但他不能見到，只有在他死了之後才行。這一天，就在他死後一千五百年，在他難以忘懷的禱告日夜不停地在神的耳中迴響之後，摩西這位「活著的死人」看見神榮耀的顯現。

你要知道，在你死後，你的禱告仍然活著。因為過去一千五百年摩西的禱告持續在說：「讓我看見祢的榮耀！讓我看見祢的榮耀！讓我看見祢的榮耀！」直到它打動了神的心，祂必須安排一個屬天的約會，定一個日子，讓永恆和有限的時間、空間相遇。「摩西，現在你已死了，我想我必須應允你的禱告。」

這是為什麼當我讀到主裡先我們而去的人忠心持久的禱告，就覺得興奮的原因。當我看見今天我們中間的聖徒加入

了麥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和威廉·西摩（William Seymour）等人熱切禱告的行列，我靈裡就受到激勵。這兩人時常在阿蘇薩街上把他們的頭埋在裝蘋果的大箱子內，為神的榮耀降下而禱告。

當神百姓的禱告聯合在一起，盈滿到一個程度，最後在神的耳裡達到了最高的迴音，使得神不能再等下去了，祂不能不理會那些爲了要見祂的面而在憂傷痛悔中禱告的人。最後，時候到了，神從祂至高的寶座上說：「夠了！」

阿根廷的復興就是這樣發生的。愛德華·米勒（Edward Miller）博士和他的五十個學生，他們用熱切的代禱，開始抓住了神的心，正如我們前面讀到的，在一九五〇年代裡，據愛德華他們的了解，阿根廷是個屬靈的荒原，他說他只知道當時全國只有六百位聖靈充滿的信徒，但是一間小小聖經學院的學生開始代禱，他們開始以超乎自然、充滿聖靈所給的愛心，爲這根本不知道有他們存在的國家哭泣、禱告。神迅速回應了阿根廷人的禱告，相同的事情在全球各地發生，復興就像不滅的野火蔓延開來。我們已經疲倦於用人的方法來做事，我們要「天父」的顯現，就是我們在破碎和悔改中死去，也要看見這事發生。

摩西祈求「讓我看見祢的榮耀！」一千五百年之後，他

的禱告蒙了應允。那裡有三個睡著了的門徒，他們因摩西的禱告而受益，但他們落入了威脅今日沈睡的教會相同的陷阱內。摩西那天來到了這山，見到神榮耀的揭開。當他要離去時，門徒終於醒過來，這正好是要結束的時候，耶穌正和他們告別。三位門徒在這退去的榮耀裡，得見極短暫的光輝。他們因而被懾服。他們要就地蓋三個棚子住在那裡，但是聖父從天上攔阻說：「不！這還不是我所要給你們的，你們還沒有看見我所要給的呢！」（參路九34~35）

有時我們可以暫停一下

我們中間有些人在祂要我們進入祂更深的隱密處時，卻相反地在祂短暫的啓示上努力成長。祂喜歡應允像摩西那樣持久的禱告，但是祂實際上會攔阻我們為祂建造三座棚的企圖，因為祂的榮耀還沒有完全彰顯，也更因為我們未曾付上禱告的代價、沒有在「破碎自己」這個祭壇上死去。

我們喜歡速成、容易和便宜的東西——微波爐式的復興。神知道這樣的復興不會在我們裡面產生神的屬性。祂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性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十六24~26）

我曾經無力地試著解釋那不能解釋的事情，但我所知道的是「我死的愈多，就愈靠近神」。我不知道你對神的認識有多少，但是如果你願意向自己死去，祂就會把自己愈多的啓示給你。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2節說他認識一個人（其實是他自己），被提到第三層天去。這位保羅不是僅僅知道有關神的事，祂是認識神的人。他怎能有這樣與主親密的關係呢？他說：「我是天天死去。」（參林前十五31）

許多現代的聖徒花很多時間尋找得神榮耀的捷徑，我們希望不花代價就能有收穫。我們希望我們的城裡有復興，但我們不想聽任何人告訴我們復興只有在人們飢渴慕義，在教會為城內許多從未見過面的人的靈魂禱告，為他們所犯的罪求赦免時才來到。保羅說：「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九3）

你讀這本書的時候是由於神的安排，在某處，有一個「難以忘懷」的禱告，而今天得到了應允。但有可能你正在逃避那個死亡，你正企圖逃開神擺在你前面那個犧牲的祭壇（不必擔憂，我們都是如此）。最大的祝福並不是來自神的

手，它來自親密的交通內所看見那榮耀的臉。當你終於在祂的榮耀裡看見祂、認識祂時，你就找到了所有能力的真正源頭。

你死去愈多，祂就愈親近

現在讓我告訴你在「死和破碎」這祭壇後面的好消息。雖然在祂的榮耀裡，所有的肉體都得死去，但是同時發生的是，在祂的榮耀裡，靈魂永遠活著。你身上的靈魂可以如願永遠活著，但是你的肉體卻要死去。容我這樣說：你的肉體攔阻了神的榮耀。摩西的神今天願意把自己顯明給你，但是這將不是一個「廉價」的祝福，你必須躺下來死去，你死得愈多，祂就愈能親近你。

你必須忘掉你身邊的人對你的意見與期待，需要放下所有「宗教常規」的想法。神對肉體只有一個模式，就是死。神要重新定義教會，祂正差遣祂的火，要把不是從祂來的統統燒掉，不過，除肉體之外，你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神並不是尋找宗教人士，祂是在尋找追求祂心意的人，祂要那些「要祂」的人，那些「要施恩者過於恩賜」的人。

我們可以尋求祂的恩賜，把玩祂給的玩具（恩賜），或者

我們可以說：「不，父啊，我們不是只要恩賜，我們要祢，我們要祢與我們更親近！摸我們的眼，摸我們的耳，摸我們的心！主啊，改變我們！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滿，我們知道如果我們能先被改變，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國家就能被改變！」

你願讓祂更親近嗎？

我相信這個世代是很接近復興的，但我不願僅僅眼睜睜地看神經過我們的街市，而到那些人們真正要祂的地方去。「復興將要在某處發生，主啊，如果不是我們，是誰呢？我們不滿足於祢的恩賜，恩賜是奇妙的，但是我們要祢！」復興的方法仍然沒有改變：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七14）

「父啊，我們尋求祢的面！」

當神重新定義教會時，這個從神榮耀的雲彩中出現的新教會，非常可能和你我所想的教會大大地不同。這是會發生的，因為神再度擁有教會，把教會引到祂那裡。

我們敢更靠近祂嗎？神實在想要以色列人和摩西一同上到山上，從祂直接領受十誡，但是他們從神面前逃跑。今天教會也在同樣的危險中。我們可以冒著死去的危險而勇敢地來親近祂的榮耀，或者我們轉過我們的背，回到我們人的傳統，藏在教條主義的安全感或人所操作的聚會裡面？做個友善的追尋者沒有人會反對，但是做個聖靈的追求者卻是惹火上身的。

讓我們用一個悔改的敬拜來創造一個神得享受而人不得舒服的地帶。我們的教會中令人滿足的豪華東西，多過了應該把肉體全拿掉而使神得到滿足。

因為害怕死亡，以色列人把自己從神的親密同在上劃分出來，孤立自己，以策安全；相反的，摩西卻走近隱藏神榮耀的幽暗中。現在是教會真正擁抱耶穌十字架的時刻，我們的飢渴必然推動我們越過肉體的死亡，進入神榮耀的生命和光輝中。這是永生神的教會的目標，但這只在我們放下由宗教行為所產生的「新律法主義」的安全感，以及我們小心地處理表面上不能確知的超自然來訪，並冒著活在與超自然的神面對面的風險裡才能達到的。

神不願意我們離開祂的榮耀，而去為那些我們從未用淚水換來的片段啓示，造個不足為道的紀念碑。救恩是白白的

禮物，但神的榮耀卻是我們得花上一切代價才能得到。祂要我們進入並且住在祂永恆的榮耀居所，祂要我們完全被祂的同在和榮耀所浸透，以致不管我們這一生無論去到哪裡，我們身上都有祂的同在，而這可能是那無可言喻的神的榮耀可以臨到購物中心、美容院、雜貨店的唯一方法。

這是神所預定祂的榮耀要遮滿全地的方法，而神已經在某些地方開始了這項工作。肉體的活水泉必須被打開，正如天上的窗子也要打開一樣，因為神的榮耀要像河流一樣，開始湧流，覆蓋全地。耶穌說：「從祂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七38）如果祂的榮耀要遮掩全地，我們應該快快把自己全然擺上才行。

恩膏和榮耀的分別在於神的手和神的臉，而那條領我們到神榮耀的路，把我們帶上一個祭壇，在那裡我們放下一切，並且死去。最後，我們將發現我們與主面對面，好像在一個「活的死人」的國度裡擁抱著祂的榮耀。我們不再有什麼需要，沒有什麼是必須的。當神的兒女把他們的玩具放下來，爬到祂的膝上來尋求祂的面，這時麵包之家將再次滿了新鮮的麵包，以及各樣美好的恩賜，飢渴的人將找到他們長久尋找的食物而得到永恆的滿足。

祂不會令我們沮喪，神允許祂自己被我們追上，正如一

個父親和他的孩子玩老鷹抓小雞的遊戲一樣，他讓他歡笑、可愛的孩子抓到他。我們在天上的父也如此允許祂自己被我們抓到。事實上，當你在絕望，感到疲憊時，祂會轉過來抓住你。他要被我們的愛所吸引，祂渴望我們在喜樂和愛裡面與祂相遇。自從伊甸園之後，祂已經失去了那種時光。追求神的人應該知道，他們願意追尋那「不可能抓住」的，因為知道那「不可能的」會來抓住他們。事實上，一位著名的追尋神者如此寫到：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腓三12）

保羅抓到了祂，你也可以！來加入這追尋神的行列吧！

追尋正進行著呢！

附註：

1. W. E. Vine 所著《新舊約注解字典》第一冊第二七二頁對「眩目的」（dazzling）的解釋。（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81）

GodChasers.network

GodChasers.network is the ministry of Tommy and Jeannie Tenney. Their heart's desire is to see the presence and power of God fall—not just in churches, but on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How to contact us:

By Mail :

GodChasers.network
P.O. Box 3355
Pineville, Louisiana 71361
USA

By Phone :

Voice: 318.44CHASE (318.442.4273)
Fax: 318.442.6884
Orders: 888.433.3355

By Internet :

E-mail: Contact@GodChasers.net
Website: www.GodChasers.net

追尋神

我心緊緊跟隨祢

作 者／湯米·田尼

譯 者／黃子犀、李素妮

出版發行／Integrity Media Asia Pte Ltd.

Newton Post Office

Add: Newton P.O. Box 223

Singapore 912208

E-mail: sales@integrityasia.com.sg

<http://www.integritymusic.com>

製作暨台灣區代理發行／國度出版團隊

地 址／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345巷4弄15號B1

電話：02-2781-3336

傳真：02-2781-3064

郵撥帳號：05863634

出版日期／二〇〇一年九月一版一刷

ISBN 981-04-4486-9

·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

The God Chasers

“My Soul Follows Hard After Thee”

Copyright ©1998 by Tommy Tenney

Destiny Image Publishers, Inc.

P.O. Box 310

Shippensburg, PA 17257-0310

U.S.A.

這是一本改變生命的書！

追尋神的過程就如同一個小孩追尋著所愛的父親，直到父親的膀臂突然把他摟住，追逐者反成為俘虜，被追的反成為追逐的。

追尋神的人的腳蹤縱橫在人類的歷史裡面，從不善言辭的摩西，到歌唱的大衛，到巡迴佈道的保羅，到現代的人如陶恕、雷文·依兒，以及無數同樣飢渴、想要更認識他們的主的人，這些人因為不懈怠地、熱心地追求基督，以致在別人的眼中他們好像是愚蠢的，然而就在嘗到祂的美善，得見祂不可見的真光之後，就再也沒有其他東西能滿足他們了。

把你的名字加在這名單上吧！做一個追尋神的人。誰知道，也許你正是祂回頭抓到的人呢！



湯米·田尼 Tommy Tenney，一位追尋神的人，是他家中三代事主裡面最年輕的一位。他生於一九五六年，十六歲時開始傳道，有十年的時間牧會，十七年以上的時間巡迴佈道。他曾經旅行美國各地，也在三十多個國家分享神的信息。

湯米是知名的奮興家，他被神使用做點燃或幫助復興之火燃燒的工作。他曾經經歷神蹟，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在神面前謙卑、與神有親密關係的價值。他生命中最明顯的堅持，是追尋神顯然的同在。最近，他成立了追尋神的連絡網 (GodChasers.network)。


INTEGRITY
BOOKS

ISBN 981-04-4486-9



9 789810 444860